

## 第一章 结婚式

### 1

“畜生”这个词，现在随处可见，无论在哪家报纸或杂志上刊登的文章中，都常常看到报道各种事件中夹杂着“畜生”这个字眼，就连电视节目中的主持人也常常顺口说出“畜生”这个词。

父亲为女儿投保 总额为 1 亿日元 女儿随即被人杀害

报道中所说的父亲是一位叫池内昭次郎的男人，今年 55 岁。

被杀的女儿叫弓子，今年 25 岁。

池内昭次郎的妻子早年病故，他带着三个女儿生活。后来他的长女和二女儿结了婚，分别住在京都府和静冈县。

三女儿弓子在一家玩具公司工作，住在公司的女职员宿舍。池内昭次郎目前住在一家几乎要塌了的廉价的公寓里，房间只有 6 张草席大小，一个人独居。

但不管怎么说，池内昭次郎和三女儿弓子还都是东京都的市民。

池内昭次郎已没有职业了。由于他得了风湿病，所以就没了收入，但享受社会福利的救济。

池内昭次郎早先就是个好逸恶劳的人，过了 30 岁以后就从没有过固定的职业。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据说他也是靠老婆养活的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生来懒怠的男人。要说活动，也就是去去弹子房，要么就是蜷在公寓里闲呆着，吃饭时去外边吃，几乎没有任何人际交往。

要说他的“优点”，就是他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他也不搞女人。不过，他很喜欢赌博，如赛马、打弹子球。

当他身无分文的时候，他便闯到三女儿弓子工作的公司或女职员宿舍，一次总要“抢”走 5000 或 1 万日元，然后扬长而去。

弓子的同事们都对她的这个父亲怀有憎恶感，而且不知哪个同事还知道了弓子的人寿保险是她父亲强行办理的。因此有人怀疑，也许早晚“弓子会被她父亲杀死的”。

池内昭次郎几乎不与人交往，但却十分意外地与一名能说会道的、在弹子房认识的本间亲近起来。这个本间一无固定住址，二无职业，还自称入过 12 次大狱。当初他同池内昭次郎在谈到杀害弓子一事时是这样说的：

“女儿要是死了，你就可以弄到 1 亿日元的保险金呢！”

“要是那样，有人会说是我杀死了女儿。”

“那也难怪。”

“不过，她可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嗯。”

“我怎么会用杀死亲生女儿的办法弄钱呢！”

“也许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没有别的办法也不能这样干呀！”

“不过，你可能下不了手，但若有这个打算，便可以雇人干嘛！”

“这么说，你简直是个魔鬼，或是个畜生了！”

“怎么样，同意吗？”

“不，还没有说好报酬呢。”

“一半吧？”

“什么，你要5000万！？”

结果是这个叫本间菊治的男人答应了动手杀害弓子。

一个星期后，本间菊治下手了。这一天，弓子下夜班，在从公司返回女职员宿舍的半路上，本间袭击了她。

本间菊治用铁榔头朝弓子的头部猛击了数下。池内弓子因脑内出血持续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于第二天死去。

得到噩耗后赶到医院的池内昭次郎伏在女儿的遗体上放声痛哭起来。

搜查总部十分关注那1亿日元的人寿保险金。对弓子来说，池内昭次郎简直不是父亲，他禽兽不如。而且侦察人员也从弓子的同事口中一再听到这样的议论：这种恶父也许会对亲生女儿下毒手的。

但是，池内昭次郎有确凿的不在现场证明。而且，上述议论中夹杂了许多感情色彩。对池内昭次郎来说，目前毫无作案证据。

事情到底还是有了头绪。5天后，本间菊治因犯别的罪被警方逮捕了。在对他进行刑事调查时，听他的邻居讲，“最近他好像突然有了一大笔钱，添置了不少东西。”

在警方对他进行审讯时，他暴露出了杀害弓子的事实。于是警方立即把他移送调查池内弓子被害事件的总部，并对他进行了重新调查。

本间菊治很快就坦白了他受池内昭次郎的委托，残忍地杀害了弓子的事实。

早就对池内昭次郎怒不可遏的侦察人员立即逮捕了池内昭次郎。

10月5日上午，池内昭次郎彻底进行了坦白。于是，从下午起，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上就频繁地出现了“畜生”这个词。

在人世间，亲子之间相互残杀的事情也有发生，但人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池内昭次郎的这一罪恶事实。

北御门水江也是其中之一。她很早就产生了对目前世风日下，为一些小事轻易地动刀杀人等等社会问题的忧虑。

从最单纯的意义讲，此案使北御门水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首先，她对于无辜的女儿成了其亲生父亲谋财的牺牲品抱有极大的遗憾和同情心。

另外，她对自己与死去的池内弓子都是25岁这一点也深有感触。和池内弓子比起来，自己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个幸福的女孩子了吧。

一想到这些，她就仿佛受到一阵阵强烈冲击。对于池内弓子的红颜薄命，她从内心深处感到无比同情。

此时北御门水江站在窗前，透过窗玻璃眺望着窗外秋天的景色。她的家位于中野区鹭宫三丁目，南面是西武新宿线的鹭之宫站，北面是新青梅街道。

从外表上看，自己的家是一幢再平常不过的二层小楼。但仅仅凭着硕大的院落和大门，就不能说是一家小户人家。北御门水江十分喜欢这幢生养她的房屋。她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她最美好的中学时代。

尤其二层的这个房间，是属于她自己的，她更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在这间屋子里，只要走到南面的窗户边，就可以一览西南方向的全部风景。如果来到阳台上，那么就会全身心地陶醉在那无限美好的夕阳风景之中。

但是，这间给她带来无限幸福感的房间即将成为过去的历史了。她将不得不告别曾经在她人生轨迹上刻有深深印痕的天地了。

因此，当她再向窗外眺望那总也看不够的景致时，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惆

怅感来。她要 and 这间房子告别了，这种酸楚时时地冲击着她的心扉。

下个月她将要搬出这间房子了。

再有一个月，北御门水江将为人妻。

未婚夫此时此刻正站在她的背后。他叫紫乃原顺一，今年 33 岁，是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部医师。“紫乃原”和“北御门”这两个姓在日本人中极少见。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两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他们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后，双方家长也马上承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半年后，这种关系便升华到了恋人这一公开的程度，而且还订了婚约。紫乃原顺一打算成了父亲的法定继承人后就和水江结婚。

紫乃原顺一是个养子，养父母住在群马县的高崎市。他的养父是医师，在高崎市经营着一家有内科、外科、整形外科、泌尿科、妇产科的综合性医院。

也就是说，紫乃原顺一要做为养父的法定继承人回到高崎市，要么当上紫乃原医院的院长，要么先当一段副院长，全面挑起这家医院的实际工作。

无论哪种形式，先决条件都是回到高崎市的时候就是和水江结婚之日。但是，目前养父的态度还十分不明朗：他既不提出自己引退的日期，也不提及让紫乃原顺一当副院长一事。

和紫乃原顺一认识都过了三年了。今年水江已经 25 岁了，到 12 月就满 26 周岁了。于是，水江的父母开始对自己女儿迟迟不结婚感到担心了。

因此，水江的父母决定在 11 月举行订婚式，将此事公开确定下来。这个时间正是大学附属医院繁忙的时间，研究课题和学术讨论安排得满满的。从建立家庭来看，这段时间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去做准备，而且，目前顺一收入也不多，在这个时候结婚也是不太适宜的。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11 月订婚或结了婚，过上两三年再买公寓搬出去住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还可以不在群马县住，而是暂时搬到东京去住。想到这一点水江就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她并不喜欢紫乃原顺一去那么个高崎市当什么院长。

水江从玻璃上看到了紫乃原顺一的表情，她想戏弄他一番。紫乃原顺一已离开了窗户，坐在了沙发上。他的脚交错地搭在一起，并开始闭目养神，好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水江回过头来：

“顺一……”

她笑着招呼道。

紫乃原顺一像被惊醒一样，突然睁开了眼睛。在他那原本就是一副美男子的脸上，时时显露出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性风度。然而，此时紫乃原顺一的表情看上去是带有愤怒的严峻。

“刚才睡着了吧？”

水江紧张地问了一句。

随后她又像一个孩子撒娇般地噘着嘴看着紫乃原顺一。这是她的习惯动作。

“不……”

紫乃原摇了摇头。

“我刚才打了个盹儿……”

水江坐了下来，坐在她用了10年、已有了极深感情的摇椅上。

“这么多天总是不够睡，有点儿累了。”

说着，紫乃原顺一用一只手压了压两眼的眼皮。

“实在对不起啦，我不该把你吵醒了嘛……”

水江边说边摇晃着摇椅。每当她坐在摇椅上晃动时，心情就变得异常舒畅。

“不，没什么，难得有今天这样的空闲在一起嘛。”

紫乃原可连笑也没有笑。

“这么说，顺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看着紫乃原顺一不高兴的样子，水江有些担心。

“这是什么话！如果你父亲看见了，我这成什么样啦！”

紫乃原近乎发怒了。

这和平日的紫乃原可太不一样了，好像心绪特别乱，目光也异常敏锐。不知为什么他今天的表情特别吓人。也许太累了，也许在医院里碰上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

“父亲说过，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先去他的公司医务所工作。我想暂时去不了高崎，这也不妨考虑一下。”

“嗯。”

“顺一，除了大学的附属医院外，你愿意去别的医务部门吗？”

“当然可以了。医院里的工资很低，光靠这点薪水是不能养家的。而且医院里的其他大夫，每个星期都有两三天去外边行医，赚点外块呢！”

“可你一直总在医院里忙呀！”

“搞研究花费的时间多，不过我想这样还是值得的。”

“可你家里不是很有钱吗？能不能要求高崎的家给你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呢？”

“不，我要独立地过一段艰苦的日子。”

“可是，我父亲不希望你总是一个人过的呀。”

“对你父亲来说，那是当然的了。”

“不管什么时候结婚，靠父母的接济去生活终归不是办法。我父亲也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了别人的妻子之后，能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便生活的很好。”

“是啊，我非常理解你父亲的心情。”

“所以他才想把你调到他的公司里的医务所嘛。他的医务所里的工资很高呢。我父亲那个人可是个有名的怪人，可他对你却十分器重。”

“那太感谢了。”

“你可以每个星期去三次，两天下午，一天上午，就像专家门诊似的。这是我父亲说的。如果你答应，我马上就去对父亲讲。”

“那我就要和别的大夫调整一下值班表才行。”

“这么说，你答应了？”

“那别的事情就请你从中通融通融了。”

“放心吧，父亲就是考虑到你的收入才这样做的。其实，他也非常注意公司里职员的健康状况，所以才想让你负责十分重要的内科保健呢。”

水江又情不自禁地向窗外望去。

此时此刻，窗外已变成了无数明珠点缀般的夜景了。

“好漂亮啊！”

紫乃原顺一此时才露出了保护得很好的洁白牙齿笑了。

2

水江的父亲北御门英男是日本东西运输公司中负责总务的董事。东西运输公司在日本各地都形成了运输网，具有传统的优势。

这家公司以首先开创了送货取货到户的先河而再度闻名全国，而且业绩蒸蒸日上。

尤其今年4月以后，该公司又在日本运输界的排名榜上名列了第二位，显示了它的极大潜力。

东西运输公司的总部位于新桥的一幢大楼里。公司内有一个房间宽敞、设备完善的医务所。总部和关东地区的分公司以及各营业所的职员的健康、平日的诊断治疗，都由这个医务所负责。

医务所的医师和护士也是满员的。但是，医师的平均年龄稍稍高了一些。而且，由于公司是按职员的人数比例确定招募医师的数量，所以在诊断、治疗上都呈现出公式化的形式。因此，有必要打破一下这僵化的环境。如果每周能有三次请来一位大学的医师出门诊，至少会给公司职员一种希望感：大医院里的大夫总归是见识多、技术高，而且大夫年轻会富有工作热情和朝气，还可以借此影响和带动那些老的大夫。所以，做为负责总务的北御门英男，自然而然地想到要把紫乃原顺一“挖”过来。

紫乃原顺一是毕业于医学院的科班医师，会给自己挣面子。另外，由于可以给他以高薪酬劳，这样便能一举两得了。

“难为令尊大人想得这么周到，真是感激不尽。”

紫乃原顺一长出了一口气，好像卸下了一副重担一般。

“我父亲像给自己办事似的，拼命争取的呢！”

水江又提高嗓门说了一句。

“你有这么一个好父亲，就显得你更加可爱啦！”

说完，紫乃原顺一又闭上了眼睛。

“多看我两眼也累不着你吧！”

水江露出了常常在她满足时才表现出的笑意。

水江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兄妹三人中最小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父亲英男对她格外偏爱。

在这一点上，她的母亲几代就不同。几代任何时候都是以一种慈母的形象出现在家庭当中，但却丝毫不溺爱每个子女。在这三个孩子看来，他们与母亲总像是有一定的距离。

当然，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冷静或是冷淡。她温文尔雅、不温不火，孩子们似乎也挑不出她的什么毛病来。家中有事情时，商量起来她十分认真，而沉默的时候她又如同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也许这就是几代的做人标准，也是她的“人情味”之所在吧。

水江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可体形没有几代那么“宽大”，个子也比几代高一些。但是，水江的脸却和年轻时的几代十分相像。

她的皮肤白皙，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总使男性产生勾魂般的迷人感，睫毛长长的，和戴了假睫毛一样，小巧的鼻子向上耸着，嘴唇红润、轮廓分明，完全像动画片中画的美少女一样清纯可爱。

她那乌黑的泛着青春光泽的秀发梳成披肩发，也和她本人一样，显示着健美的青春活力。虽然她说不上像电影明星那般漂亮，但给人一种气质高雅、极有教养的感觉。

有父亲的偏爱和母亲的美貌遗传，水江感到自己太幸福了。她庆幸自己天生有一对好父母，因此每当看到父亲英男时，便禁不住去和那个畜生父亲池内昭次郎相比，她感到真是有天壤之别。

“昨天，那个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池内昭次郎被抓起来了！”

水江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话题。

紫乃原无言地点了点头。

“那样的人也配当父亲，真把我吓坏了。我以为凡是父亲都和我父亲一样呢！”

水江说完，把身子向后倒去，大幅度地摇晃着摇椅。

“按照你的父亲标准，你的父亲可是一流的了。世界上所有的父亲都在你父亲之下呢！”

紫乃原睁开了双眼，看着虚无缥缈的空间。

“不是这样吗？不过……顺一，你父母也挺好的吧？”

这时，水江想起了紫乃原的头发早已花白了的双亲。

紫乃原的养父母都70多岁了，由于40岁后还没有生出孩子，便死了心，领回了紫乃原做为养子。

“可我实际上没有亲生父母呀！”

紫乃原表情沮丧地说道。

“这，这是什么意思？”

“我像亲儿子一样要迎合他们的笑脸，寄人篱下呀！”

“所以……”

“所以在旁人看来，我们倒是一家十分和睦的家庭呢！”

“那你常常要做出这种姿态吧？”

“是的。”

“不过，这和女婿不也一样吗？‘一个女婿半个儿’，你也不必心情太沉重，就当是倒插门过去的女婿不就得了吗？”

“可感情这东西是无法改变的。”

“那倒是。”

“我从1岁起就由养父母抚养，所以我有那种亲情感。”

“比起生身父母来，养育之恩更深哪！”

“可我是上了中学后才渐渐地知道了这一切，并且内心世界开始不平衡。我当然一直是把他们当成我的亲生父母的呀！”

“如果没有人给你点破这一点，你一生都不会产生这种想法的吧？”

“嗯，绝对不会的。从户口本上看，我从1岁时就是紫乃原大造和铃香的儿子呀！”

“那是你母亲对你说的这些？”

“是我的亲生母亲。她很早以前已经去世了。”

“可是，当你听到这些话时，你不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吗？一个有头脑的、上了年纪的人，干吗要特意告诉你这些事，这不是故意给人增加烦恼吗？”

“不该隐瞒的就不要保密。我毕竟不是养父母亲生的儿子，也许这就是

我生母要对我说的理由吧。”

“简直是恶作剧嘛……”

“不，对于亲生母亲来说，孩子总是心头肉，她不希望一直隐瞒到底的。而且，一般人过了40岁再有的孩子，大多是抱养的。反正我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的亲生母亲从来没有对你产生过亲生儿子的感情吗？”

“我们不在一起住，几乎很少见到她。所以我想她不会产生那种所说的‘舐犊之情’吧。大概也就和我现在的情形一样，无非也是一种养父母的感觉吧。”

“你觉得你母亲很可爱吗？”

“当然，我并不反感她。她所以告诉我，是因为年纪大了，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她和我毕竟有血缘关系。对她来说，我当时已完完全全成了别人的孩子。”

“可长时间的在一起生活会产生出感情来的，比起有没有血缘来，这一点更重要吧？”

“我是别人的孩子，一旦要真正继承紫乃原家的财产时，他们总会要考虑的。当我上中学一年级时，我养父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奶奶，就对我说了，我是他们家的养子。”

“那你当时一定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吧？”

“不，首先发火的是养父母。我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直到现在，我对当时的情景还不敢相信呢！”

“就算不是亲生父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不过，当我长大之后还对我隐瞒这件事可就不应该了。如果相处的好，也许义子比亲子的关系还要好呢！无非在人的潜意识中，总认为没有血缘上的关系罢了。”

“这就是成年人的一种成见吧。一种……少年时代是天真无邪的，仅仅是亲情……”

“不过，比起亲生父母来，我的养父母的确待我不错呀！”

“是吧，这一点并不限于亲生父母吧。你看，那个叫池内昭次郎的男人也是亲生父亲，可竟然能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

“嗯。”

紫乃原站了起来。

“那个被害的弓子，为什么被杀好像还不是特别明白吧。她那短暂的25岁人生就这样被人毁掉了，被她的亲生父亲杀死了……”

水江盯着走近窗户的紫乃原说道。

紫乃原默默不语，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的夜景。他穿着那件平时很少穿的黑色西服。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显得他的个性十分鲜明。

这是一个个头很高、静静站立的背影。从这个背影上看去，给人一种孤独的感觉。不，水江觉得今天的紫乃原与平时是有些不同。

紫乃原对水江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几天来一直睡眠不足。但是，水江对这一点有点怀疑，因为紫乃原的表情显露出的不仅仅是身体的疲劳，而且还有一种心情的压抑。

他的表情和眼神儿十分朦胧，情绪也很沉闷，这和平常比起来，紫乃原显得有点儿心绪不宁。但由于他对任何人也没有说明原因，因此看上去在沉

闷中还有点恼怒。

水江从内心相信紫乃原。她坚信两个人的爱情是牢不可破的。她连一次都没有怀疑过紫乃原。

假如紫乃原在她之外真的还有第二个女人，水江也不会相信，而且她也没有嫉妒的经验。

昨天晚上 9 点多时，水江往紫乃原的公寓里打过电话，然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对水江说，紫乃原还没有回来。

“我是北御门，如果顺一先生回来了，请他给我打个电话来……”

水江丝毫没有因这个女人的出现而产生出嫉妒情绪来。

“噢，您就是下个月要和紫乃原先生结婚的小姐吧？我叫鹿田。”

说完，这个女人爽朗地笑了。

“鹿田”像是个女人的名字，但她说的是“路田”还是“鹿田”就不好说了。水江对此没有兴趣，也没有细问，便挂上了电话。

一小时后，紫乃原打来了电话。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刚才那个女人的事儿。

水江对他说了“父亲希望你明天来家里吃晚饭”这句话后便挂上了电话。

但是，她一直在想着此前 9 点多了还在紫乃原公寓里的那个女人的事情。

那个叫“鹿田”的女人是什么人？为什么那么晚了还在顺一的公寓里？

紫乃原还没有从大学附属医院里回来，但这个女人却进了他的房间。她一定是另有一把钥匙，否则不可能自由出入他的房间。

能够随意出入一个独身男人房间的女人，一般说来是与这个男人有特别关系的，可就连水江也还没有从紫乃原手中得到过钥匙。大概是因为他们俩人从未冲破婚前的界限，没有发生过肉体关系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叫“鹿田”的女人肯定和紫乃原有过了这种肉体的接触。下个月就要结婚的紫乃原，仍然与另外一个女人有着肉体关系，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这也只能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紫乃原今年 33 岁，是个健康的男人。这样的独身男人没有女性为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做为紫乃原来讲，他具有的一切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充满魅力的。

他有了一个叫水江的恋人，也是他的未婚妻。但是，他们之间却一次肉体接触都没有。

如果在紫乃原独身期间有女人和他有过性接触的话，这并不为怪，而且，这也并不限于独身时代，即使结了婚，他也未必会与这种女人一刀两断的。

但是，他与那个叫“鹿田”的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也许是他无法摆脱掉的一个女人？如果是一个要求他赔偿她“青春损失”费的女人的话，这可就是一件相当难办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他和水江的婚礼将于下个月举行。于是，紫乃原陷入了焦急和苦恼之中。也许不是这个原因，因为如果是那样，在和紫乃原相恋之初，水江就会对他产生怀疑了。

想到此，水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问起了他。

但紫乃原并没有回答，只是肩膀稍稍抖动了一下。

从窗玻璃上，水江看到了紫乃原那张十分狼狈的脸。

关于那个叫“鹿田”的女人，紫乃原顺一并没有多说什么。其实，说不上也不那么重要了，水江已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决心对她有所隐瞒了。

“如果我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你是不会相信的。”

紫乃原仍旧背对着水江说道。

水江明白，紫乃原是不会彻底“坦白”的了。

昨天晚上，北御门水江给紫乃原的公寓打电话时，明明白白地是一个自称“鹿田”的女人接的。在水江请她转达了回电话的事情后，大约一小时紫乃原打来了电话。

因此，无论如何紫乃原已无法回避那个叫“鹿田”的女人的存在了。

当然，水江也料到了，紫乃原会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也许这是事实。

水江没有吃醋的本事，她又不是那种容易嫉妒的性格。她的哥哥和姐姐都说，在这一点上她很像她的母亲几代。

但无论如何，她具有女性的人情味，为人直爽。直到现在，她的心中也没有任何嫉妒的心情产生出来。

她要努力消除心中即将要产生的一点点的嫉妒心理。

“如果您这么说，我会完全相信的。”

水江的眼睛一直盯着紫乃原的背影。

“鹿田是姓，写成‘志方’。”

紫乃原又继续说下去。

但是，他的表情还是十分沉闷，尤其他的眼神十分暗淡。

“我知道了。”

和预想的一样，水江没有任何惊讶。

“全名是志方绫子。”

紫乃原没有回过头来，只是把视线转向了天花板。

“志方绫子，这个名字很美呀。”

水江口中喃喃说道。

“年龄……”

“噢，女人吗，年龄不说也不要紧。”

“不，还是说清楚的好。她今年35岁。”

“那……”

“是的，是这个年龄了。”

“噢，这点倒让我惊讶。”

“水江，你认为是个比你年轻的女人吧？”

“嗯，听声音也就十八九岁……”

“是的，从声音上来看，这个女人很有魅力的。”

“可她比你大的呀……”

“还有一点。”

“什么？”

“志方绫子应当称为志方夫人。”

“志方夫人……？”

“对，她是一位妻子。”

“是夫人？”

“是的。她的丈夫叫志方刚毅，是医学博士，肝脏病的专家，现在在赤坂的‘志方诊所’当院长。他是我上的东京医大的高年级同学，也是比我义父低好几年的学生……”

“是你在高崎的义父的晚辈……”

“我父亲 71 岁了，志方先生小我义父 11 岁，今年 60 岁。我义父好像过去曾因为十分喜欢他，还让他去高崎的医院工作呢。大概他一直因为这一点想报恩吧，在东京医大当助教时，他就对我有特别的好感和帮助。”

“那么，他现在也和你的义父关系十分密切吧？”

“好像志方先生因为我的什么事，对我义父说过什么。志方夫人也给了我许多的帮助。”

“就是这样的关系吗？我可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志方先生和他夫人的事情呀！”

“那是因为我感觉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事没有多大关系。”

“噢，那我明白了。是我不好，让你说了这么多你原本不打算说的事。”

“其实，这是因为我没有这个兴趣说这类事，没有什么意思。”

紫乃原顺一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不过，已经那么晚了，你不在公寓，却有一个女人呆在那儿，我实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说着，水江用左手的中指和食指轻轻地夹了一下左耳廓，然后稍稍歪了一下头。这是她最得意时的习惯动作。

“那是志方夫人把我爱吃的东西送到了我的公寓。事先我也不知道。所以，当时我也不在。后来我问了一下，志方夫人是从公寓管理员那里拿到的钥匙。因为过去她就常去，公寓的管理人员谁都认识她，所以她能很容易地拿到钥匙。”

紫乃原接着说下去。

水江对他滔滔不绝的说明静静地听下去，她并不认为这是紫乃原的辩解。

“原来是这样。”

水江一边微笑地看着紫乃原说着，一边在头脑里想像着志方夫人的模样。

水江完完全全地相信紫乃原说的这些。如果她多多少少有点儿吃醋的话，她是不会完全相信的。

例如，水江对紫乃原所说的“公寓的管理人员谁都认识她”这句话就毫不怀疑。她没有反问一句：志方夫人是不是哪一位公寓的管理人员都认识？

紫乃原住的公寓位于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

“志方诊所”位于赤坂七丁目。不过，那是诊所的所在地。志方夫妇会住在另一处的。但是，他们住在哪儿呢？

关于这一点，看样子紫乃原有意识地“省”去了。

其实，志方夫妇的住宅也在世田谷区深泽的一丁目。如果说得具体点儿的话，他们住的公寓和紫乃原的公寓相距还不到 300 米远。

这样一来，说是送什么吃的东西或顺路去看看就有点儿说不通了，因为

不到 300 米远的路程步行就可以了，用不着 9 点多钟还呆在别人的公寓里。

也就是说，志方绫子常常去紫乃原的公寓，因此公寓的管理人员都知道了一位住在附近的大夫的妻子。

但是，一个有夫之妇总是频繁地到一位独身男人的公寓里，恐怕当地人会有风言风语的传说的。难道紫乃原或志方绫子对这一点一点儿也不忌讳吗？

而且，还有那句“志方夫人是从公寓管理员那里拿到的钥匙”，紫乃原说得是不是实话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们会不会采用一种不让第三者知道的秘密幽会的办法呢？

志方绫子手中有一把紫乃原房间的钥匙。她可以在任何时间自由出入那个房间。昨天晚上，当往紫乃原的公寓里打电话时，水江凭直觉感到那是一个有配好的一把钥匙的女人。这一点应当是正确的。

相反，紫乃原却说了谎话，还企图让水江相信。

关于志方夫妇有没有孩子，紫乃原没有对水江说起。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 35 岁的有夫之妇，紫乃原恐怕会和这种“有闲太太”有更深的接触的吧。

尤其水江没有想过志方夫妇之间的年龄差别。关于这一点，紫乃原没有隐瞒，但水江也未曾注意。

水江并不是那么俗气的人。当今社会风气就这样，老夫少妻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丈夫 60 岁，妻子 35 岁，这是紫乃原在介绍这对夫妇时说出来的。也就是说，这对夫妇之间相差 25 岁呢！

仅仅年龄相差还不算什么。然而，丈夫 60 岁却正好是不能满足 35 岁、正在成熟的妻子的性欲的年龄。

这对夫妇间的差别会招致什么呢？妻子会心甘情愿地花钱吸引一个年轻的男性来满足她的性欲，这在世间不算什么稀罕的事。

恐怕熟知紫乃原和绫子之间交往的人中，有 90% 以上已察觉到了这种危险了吧。然而，在水江的意识中，却还没有对这种“把戏”的认识。

对水江来说，妻子和丈夫以外的男人有那种肉体的关系只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奇迹。这种不伦的事情是决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

“昨天晚上，志方夫人还送了一个奇妙的礼物呢。”

说着，紫乃原拉上窗帘，快速转过身来。

“奇妙的东西……？”

水江像一个孩子一样，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一把匕首，也就是说是一把菜刀。”

紫乃原一下子变了一种口气说道。

“什么，给了你一把菜刀？！”

水江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一把匕首，或是菜刀，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水江对此是又吃惊又糊涂。

“当然啦，志方夫人就是这样的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常常对朋友做出一些令人吃惊的举动来，但她却认为是常事。”

“可为什么要送一把刀呢？”

“也许是一时高兴买来的吧！”

“让你用这把刀吗？”

“不，大概是说结婚后让你下厨房用的吧！”

“好奇怪的礼品呀！”

“而且还是三把一套的。”

“什么？三把？！”

“对，有烹调刀、雕刻刀和西餐刀。”

“噢？全是做菜用的。”

“西餐刀我知道，是……”

“是用来削水果皮和加工水果造型的刀子，刀子很小呢。”

“对，刀刃也就7英寸长。那把烹调刀可有19英寸长呢。”

“这些刀在做菜时可以说是万能的呢。”

“对，可以用来切肉、鱼、蔬菜、水果等等。雕刻刀更有20英寸长呢。”

“雕刻刀，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其实，那不是用来雕刻水果造型的，是剔骨头用的，应当叫‘剔肉刀’。用它剔鱼肉十分锋利。”

“哎呀，听起来太可怕了。”

“反正这就是志方夫人的习惯，她就爱这样做。”

说着，紫乃原来到了水江身边。

“不过，这位夫人可当成件乐事儿呢！”

水江抬头看了看紫乃原。

水江已经在感情上接受了这个叫“志方”的女人，并完全相信了紫乃原的话。因此，她力图把心中还残存的一点点疑惑尽力清除掉。

“水江。”

紫乃原一下子拉住了水江的手腕。

“嗯？”

突然，水江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柔媚起来。

像被紫乃原的目光吸引过去了一样，她的身子轻飘飘地向紫乃原靠过去。

水江从摇椅里站了起来。

紫乃原适时地搂住了水江，水江感到体内产生了一股不可名状的冲动。

“我好爱你呀！”

紫乃原一边说着，一边把脸靠了上来。

“我也……”

水江喃喃地说着，然后把头靠在了紫乃原的胸前。

他们的嘴唇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这是紫乃原教给她的接吻技法。紫乃原说他从未接吻过异性，不过是从书本上看到的。水江想到这一点就有一种幸福感。她愿意把自己从今以后全部托付给这个男人。

好像今天晚上紫乃原比平时的冲动更加强烈。于是，水江便慌忙推开了紫乃原。

她要保留到结婚的那一天。

11月12日是个星期六，皇历上这一天是“大安”。这一天，他们将在赤坂的饭店里举行500人的订婚发布会，不，不仅仅是订婚，完全就是结婚发布会。

除了紫乃原，水江谁也不嫁，当然，紫乃原也是这样对她说的。

这天的晚餐时，大家开怀畅饮，笑声不绝。水江的双亲、独身的哥哥、姐姐、姐夫以及紫乃原和水江，全都到齐了。

话题还是紫乃原去不去东西运输公司的诊疗所当客座大夫的事情。

英男一口咬定，要紫乃原去，并希望水江也和他一同前往。

“已经同意了，请多关照吧。”

紫乃原向英男低头行了个礼说道。

于是，紫乃原决定去东西运输公司上班了。英勇十分兴奋地笑了起来，哥哥和姐姐、姐夫也鼓掌表示欢迎，大家共同举起酒杯，为紫乃原的这一决定祝贺。

水江感到无限的幸福。

但是，饭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是紫乃原在情绪上发生了变化。这是除了水江之外，任何人也没有察觉到的变化。

饭后，大家接着聊了起来，话题一个接一个，都是些十分简单而平凡的事情。但是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话题从股票谈到了赚钱的门道。

后来，话题又渐渐地转到了最近电视节目中揭露的各种丑闻上。

其中就谈到了为了钱财不惜杀害自己亲生女儿的畜生池内昭次郎。

话题还谈到了一家周刊杂志中的调查，说有30%的有夫之妇有外遇。

然后他们又争论起大米和面包哪个热量更大来。

后来，大家又谈起了紫乃原和水江的新婚旅行地点大洋洲的斐济，从那儿又聊到大海，从大海又聊到游泳。

上述这些内容，并没有涉及到谁的什么不快的事情，但水江隐隐感到紫乃原渐渐地不自然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紫乃原不断地插话，但那也没有逃过水江的眼睛。

他在拼命地强作欢颜，在迎合地笑，也在发表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所以，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了紫乃原的内心深处的变化，只有水江感到了。

“我是个旱鸭子，要不就是块水泥块儿。要说游泳，无非就是在水面上移动一下，而我在水面上连一秒钟都呆不住，所以我从小就怕水呢。”

当大家聊到游泳时，紫乃原是这样对大家说的。

但水江知道在他心里掩饰的是什麼。他这时的表情和水江问他那个叫“鹿田”的女人是什么人时的表情是一样的。

他的目光是虚无的。

他像漫无边际地寻觅着什麼，向远方眺望着。

他心慌意乱、心绪不宁。

他常常像如梦初醒一样，思绪被大家的笑声一下子拉了回来。

虽然这些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但水江还是感觉到了他的神情中有绝望的成分在里面。

紫乃原肯定处于一种苦恼之中，他似乎想要拼命地挽救回什麼。他那双紧紧地盯着天花板的眼睛中，分明流露出乞求帮助的神色。

志方绫子——

水江在心中再次念叨了一下这个女人的名字。

刚才人们不是说到了有夫之妇不伦的事吗？会不会因此紫乃原想到了志

方绫子的事情呢？

这种推理，并不是出于水江对志方绫子的敌意和嫉妒，她从一开始就没有让自己陷入这种没有根据的苦恼之中。

水江从紫乃原的表情中察觉到他和志方绫子之间有那种不伦的可能性，否则就无法解释紫乃原目前的精神状况。

到了后来，水江更加感到自己的猜测是没有问题的了。

10月6日晚上是紫乃原最后一次出现在北御门家中。

不仅如此，水江和紫乃原从未发生过的连续10天不见面的事情也发生了。在那之前，水江曾提出要去顺一深泽的公寓看看，紫乃原却没有答应。

于是，水江便选择深夜或天刚亮、上班之前的时间往紫乃原的公寓里打电话，但许多时候都是没有人来接。但这个时间他应当在家呀！

也许他把电话扔在了寝室外边，或用毛巾被裹起来塞到了床下。在他的身边肯定还有一个女人的笑脸。

这个女人长什么样，水江不知道，但她认为肯定是那个叫志方绫子的。水江的头脑中常常浮现出那个女人会心的笑脸。

但是，即使这样，也丝毫没能引发水江的嫉妒心理。对于志方绫子的出现，水江想得更多的是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

然而，对于紫乃原这么多天躲避自己一事，水江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这是她心中唯一的苦恼。

水江把紫乃原躲避她的理由排列如下：

在伊豆的热海，有一个高校时代的同窗会；

被请去参加同事的婚礼；

按约定在福冈召开一次消化器官的学术会议；

他必须出席在京都召开的国际血液专题座谈会；

有关他主持的一项关于输血的特别研究课题使他脱不开身；

伤风感冒什么的，身体不舒服；

准备结婚，去高崎通知一下养父母；

其它等等。

水江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

于是，她给东京医大附属医院第一内科打了电话。果然，对方告诉她紫乃原去福冈或是京都出差未归。

但是，水江却并不认为这是事实，因为已经都快20天了，紫乃原可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和水江幽会的。

10月29日。

距11月12日要举行的发布会还剩整整两个星期了。水江已经开始忙活自己一方的准备工作了，而且北御门家的全体成员，包括亲朋好友，也都已处于紧张的忙碌状态。

但是，事情都到了这种地步了，紫乃原还迟迟没有露面，水江不免有些心焦了。时间越临近，她心中越发产生出一种近乎恐怖的感觉。

为什么他要躲着我呢？和我结婚是躲不过去的，否则以后怎么办？他和志方绫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紫乃原还被那种苦恼缠绕着吗？

水江不停地考虑着这些事情。大概“车到山前必有路”吧，水江自己这样安慰着自己。她不得不承受着这种无名的重压，而且还要准备接受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

“和顺一有 20 多天没见面了。”

水江没有办法，只好试着向母亲几代说。

“他很忙吧？”

母亲笑了笑，不以为然地又要去忙她的事了。

“不，好像他在有意躲着我。”

“真的？女婿躲着新娘子？这可是件稀罕事呀！”

“我想了好多理由，可还是觉得他是有意地躲着我。”

“我说，差不多就行了，别整天这么胡思乱想的。可没有多少天了。”

“可妈妈……”

“算了，你们一直不是打得火热的嘛，马上就要结婚了，还那么粘粘糊糊地怎么成？结婚可是人生中一件大事呀，也许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去交待的。”

“这我不会反对的。”

“结婚对女人来说是重要的，对男人来说何尝不是重要的呢！你们都要与今天的生活告别，重新开始新的一页嘛。对一个男人来讲，他更要认真地处理一下这些年来身边的各种事情。”

几代把手搭在水江的肩头上，安慰般地说道。

几代坚持己见，根本听不进水江的意见，这和她那种天生的乐观性格有关。

“好了，好好收拾一下吧。”

水江早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就是不知道紫乃原那边还有什么事要做。也许妈妈说得对，紫乃原需要处理的事情中，就包括了和以前的女友如何分手之事。

但是，水江把这个话题又咽了回去。说出这种话，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勇气的。而且，这些都是假设，何况妈妈一点儿没有担心的样子。

夜里 10 点以后，水江又想起来要打个电话。如果是紫乃原接的话，一定要问清楚。今天水江出奇地有了勇气。

“喂喂，这儿是紫乃原。”

一个声音甜美的女人来接的电话。

这是水江永远也无法忘却的志方绫子的声音。

一瞬间，水江的头仿佛一下子炸了一样。

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志方绫子还呆在紫乃原的家里，而且这会儿已经都 10 点多了，她居然还像紫乃原的妻子一样说“这儿是紫乃原”！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水江对志方绫子的存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

从一般的常规来看，这也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一个有夫之妇常常到一个独身男人的家中，而且像主妇一样处理日常事情。

因此，就目前的这种状态，再说两个人之间是很普通的关系就说不通了。还有两个星期，紫乃原将成为有妇之夫，而在此之前的这段时间，水江还不能以主妇的身份来追究这一责任。

“我是北御门。”

水江尽可能地保持冷静的态度，但她的呼吸还是十分急促。

“啊，是水江小姐……”

志方绫子笑了起来。这笑声又增加了几分使人可爱的感觉。

“紫乃原先生在吗？”

其实，水江知道这话等于没问，对方肯定会说他不在的。

“顺一出门了。”

志方绫子果然这样回答。

水江称“紫乃原先生”，而志方绫子却十分亲切地称之为“顺一”，这是多么奇妙的讽刺啊！

“他还在医院吗？”

水江定了定神儿，坐在了电话机旁。

“不，今天下午紫乃原先生就回高崎的老家去了。”

志方绫子马上改了口，不再说“顺一”，而改称“紫乃原先生”了。

也就是说，她马上意识到自己称呼“顺一”有点太那个了吧。如果志方绫子真是担心这一点的话，那就足以证明她与紫乃原一定有着鲜为人知的关系。

“是吗？”

“他明天要赶回来，要参加大学研究室的一个研究项目。他最迟也会于明天中午赶回来的。他打电话来说的。”

“是吗？”

“从内科方面说，紫乃原在血液专业上可是个专家呢，因此他在大学的附属医院里，主要负责消化器官的疾病研究。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对血液病中的一个课题进行研究呢。”

“是的。”

“而且，他还要出席输血学会和一个国际血液学会的座谈会。”

“是的，这一点我知道。”

“我想尽可能详细地答复您……”

“今天是紫乃原先生亲口对您说他要去高崎的老家的吗？”

水江一下子打断了志方绫子的话问道。

“不，你误解了，我一次都没有接到紫乃原先生的电话呀！”

“那你……”

“我给大学的附属医院打过电话，这才知道了他的这些事情。”

“那么，您听说紫乃原先生去了高崎老家，就决心留下来替他听电话的吗？”

“多少有点儿这个意思吧。我想给他热好饭菜，等他回来后可以吃上。不过，不知道他今晚能不能回来。过一会儿我也就要回去了。”

“我还有一件事，想，想问……”

水江终于鼓足了勇气，对着话筒说道。

“什么事？”

也许是由于紧张吧，水江觉得志方绫子那甜美的音调一下子消失了。

“您可以随意出入紫乃原的公寓，是另有一把钥匙吧？”

水江问完这一句，感觉自己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当然了，事先配好的嘛！”

没料到，志方绫子竟然爽朗地大笑起来。

这证明了，紫乃原说志方绫子的钥匙每次都是从管理员那儿借的是假话了。

水江马上下定了决心，要见一见这个志方绫子。

志方绫子很痛快就同意了和水江见见面。也许她并不认为水江含有明显的挑战态度吧。

她们约好后天，即 10 月 31 日下午见面。这是志方绫子的要求。10 月 31 日，星期六下午 3 点，地点在赤坂的“东洋饭店”。这是因为志方绫子的“志方诊所”下午没有门诊。

怀有紧张心情的倒是水江。是她下定决心见一见这个叫志方绫子的女人，但是，却又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在陪伴着她。

对一个女人来说，任何一个年长于她的同性对她都是一种压力。这一点与男人不同，男人对比自己年长的人总有一种轻蔑的态度。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水江想到自己 25 岁而对方 35 岁这个差距，就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畏惧感来。

10 月 31 日的中午，水江头脑里越发强烈地产生出马上就要见到志方绫子的那种感觉。她像患了心动过速一样，十分紧张，不得不反复做深呼吸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好容易挨到了下午，水江的心情倒好像稍稍平静了一点儿。北御门水江开着自己的车，离开了位于中野区鹭宫三丁目的家。她仿佛不是去见一个人，倒像是要出征打仗一样，这真令水江自己也哭笑不得。

她开车到了赤坂四丁目。这儿离赤坂七丁目的“志方诊所”不足 1 公里。这儿有一幢刚刚竣工的高层饭店。

水江把车开进了饭店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来到了大厅。大厅的里边有一间面积很大的茶室，这儿不供应啤酒，只供应各式茶水。

下午 3 点整。

水江又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便信步走进了茶室。她在面对门口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她认为，志方绫子应当认识自己。

在紫乃原顺一的房间里有自己的照片。志方绫子哪怕每次只看上一眼，也会记住自己的模样的。

然而水江却一点儿也不认识志方绫子。所以，为了让她能很快找到自己，水江挑了这么个容易被人发现的位子。

她死死地盯着门口。没过 5 分钟，一个像是志方绫子的女人出现了。

当这个女人一走进茶室的一刹那，水江凭直觉就确定了她就是志方绫子。同时，水江又对她那绰约的风姿惊叹不已。

不仅仅是在周围的男士当中，就是在—群衣着华丽的女人们中间，志方绫子也肯定会有鹤立鸡群那样效果的美。不，不仅仅是美，简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尊贵气质贯通于她的全身。

这完全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魅力和妖媚的美貌。这种美对男人来说有着摄魂夺魄的力量。

她身穿一套深蓝色西服，这更加衬托出了她那白皙的肌肤。

她的肌肤既如同白色人种一样洁白无瑕，又像日本少女一样有着诱人的滋润。她的个头儿比水江略矮一点儿，但身体匀称、恰到好处，简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她那成熟女人的曲线，更显示着有极强吸引力的性感。

“是北御门小姐吧？”

她信步款款朝水江走过来，仿佛是老熟人一样，并冲水江笑了笑。

看上去她不过 30 来岁，或者更年轻一点儿。大概她没有生过孩子，或是

保养的极好。她面部皮肤十分白嫩，牙齿也洁白、整齐，如一口碎玉一般。

“是的。”

水江站起来，还了一个礼。

“您就是志方女士了。”

绫子笑了笑算是回答。

她肯定知道自己笑的样子很美。也就是用这种笑，她征服了許多人。

“我叫北御门水江，请多关照。”

“也请您多关照。”

随着志方绫子向前欠了欠身子，她那秀如瀑布的长发也随之摇曳了一下。

两个人都没有使用日本人第一次见面时的“初次见面”这句话。也许由于已在电话中打过两次交道的缘故吧。如果再说“初次见面”会令人尴尬的。

“您很忙，实在对不起。”

水江以像是要压倒志方绫子的气势抢先说道。

“不，我不太忙。不过，您果然和照片上长得一样，完全是个小姑娘的样子。”

志方绫子边说边坐了下来。

“夫人也很美吗，真令我吃惊呢。”

水江也坐了下来。

“啊，您真会说话。”

志方绫子冲她嫣然一笑。

这时，女服务员走了过来。志方绫子要了一份饮料，然后看了看水江。水江也要了一杯叫“蓝色太平洋”的饮料。

“前天晚上，紫乃原先生回来了吗？”

水江开门见山地问道。

“没有哇，好像他是昨天才回来的呢。”

志方绫子幸灾乐祸地看着水江答道。

“昨天吗？”

刹那间，水江的表情凝固了。

“噢，他是昨天凌晨2点才回来的，所以我说他前天没有回来。”

像是要夸耀胜利似地，志方绫子说完笑了笑。

“凌晨2点？”

水江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回来了！”

水江的头脑中马上闪出了这个念头。她并不是对紫乃原回来的时间生气，她是不能允许志方绫子一直在他的公寓里等到凌晨2点这一事实！

要说自己有什么能够压倒志方绫子的力量，水江还不敢肯定，但水江已对此无所畏惧，因为志方绫子已用她那冰冷的表情向水江说明，她是一直呆在紫乃原的公寓里等到他回来的。

志方绫子似乎在故意激怒水江，也许这正是她对水江的应战或干脆说是挑战吧。水江打算采取严厉抗议的态度，她是不会轻易罢手的。

水江的心中涌出了一股争斗的好胜心，她甚至准备在这儿和志方绫子痛痛快快地大吵一架。

水江用僵硬的目光盯着志方绫子。

“紫乃原先生是乘出租汽车从高崎一口气跑回来的。”

志方绫子若无其事地笑着说道。

“夫人一直在他的房间里等到凌晨 2 点的吗？”

水江的目光中明显地充满了敌意，这是她第一次产生对这个女人的憎恨。

“嗯，是的。”

志方绫子仿佛怕水江听不懂似地又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可前天我打电话时，夫人不是说一会儿就要回去了嘛。”

“是的。不过，好容易来了，又等了这么长时间，万一他回来了我不在怎么办？”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

“您丈夫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在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里呆到凌晨 2 点？”

“噢，我回家时已经是凌晨 3 点了。紫乃原先生回来后，我给他沏好了茶，又帮他收拾了行李，然后为他准备好了洗澡水，之后……”

“在您回家之前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有什么？！紫乃原先生的公寓离我的住处只有 300 来米，这不算什么！”

“什么……”

水江气得想不起说什么好了。

“你们家住的地方也不错吧？”

“你们都在同一个深泽的一丁目吗？”

水江没有回答绫子的问题，却反问了一句。

“是啊。紫乃原的那个公寓离我们很近，他父亲曾交待过，要我们好好照料他。”

“是吗，现在我总算全明白了。”

“还有哪，你不是说我丈夫对我整夜不归会不高兴吗？”

“是的。”

“可他从前天就不在家里了。直到今天他还在伊豆的温泉医院呢。”

“温泉医院？”

“我丈夫已在伊豆的温泉定了合同，每星期的四、五、六或一、二、三去那儿疗养。”

“可这段时间志方诊所怎么办？”

“我雇了 3 个年轻的专家应付门诊，我丈夫不在时也不必担心呀！”

“啊？！”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里我丈夫有 3 天时间呆在伊豆的医院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家中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家的保姆一到夜里 10 点也就休息去了……”

“真的？”

“不过，今天傍晚时，我丈夫要从伊豆回来，所以我还要去志方诊所的。”

“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您在您丈夫不在的时候离开家，不会不让别人知道的吧？尤其从道义和伦理道德上来讲，夫人这样说、这样做不是有点儿不可思议了吗？”

“你是说我这样做违反了人类的伦理道德了吗？”

“是的。从一般的伦理常识来说，您不认为这样是太过分了吗？”

“是呀，不过我并不是瞒着我丈夫照顾紫乃原先生的呀！我丈夫不但不反对而且还鼓励我这样做呢。我丈夫在年轻的时候就答应过高崎的紫乃原先生，也就是紫乃原顺一先生的义父，要好好地照料和帮助紫乃原顺一先生的。因此我照料紫乃原先生也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水江小姐你却不认为我有恩于你吗？”

“但是，从‘照料’这个字眼上来说，那应当是我呀，因为再过12天我就要和他结婚了，你不是也知道吗……”

“恭喜恭喜。我当然知道了。”

“因此，我希望夫人不要再靠近我丈夫了。”

“什么？真的吗？那好吧。”

“什么？”

“我太迟钝了，没想到水江小姐嫉妒了。”

“不，这不仅是出于我感情上的反感，我更不希望在我马上就要与紫乃原先生结婚的时候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

“水江小姐，你嫉妒时的样子十分可爱呀！我不会在你和紫乃原先生之间制造什么麻烦的。我不会于那种不仁不义的事儿。”

“不仁不义的事儿？”

“当然了。水江小姐，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你猜一猜，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很遗憾，并不是紫乃原先生，而是我的丈夫。如果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的前途将变得一片黑暗。这种感觉，水江小姐再过10年就会明白的。对于30多岁的女人，最重要的是一位有钱的丈夫。我这么自傲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我引以为豪的就是我丈夫很有钱。”

“所以您不想失去您的丈夫？”

“可以这么说吧。对我来说，贫穷是无法忍受的。如果现在我失去了我的丈夫，我就不得不破落成一个穷人。不，不！我绝不希望我出现这种困境。如果像水江小姐所说的那样，我背着我丈夫干出了不伦事情的话，我丈夫会马上宣布和我离婚的。那时，我将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一切，那我就彻底完了！我说水江小姐，你看我像是那样愚蠢的女人吗？”

志方绫子依旧笑吟吟地看着水江。

那完全是一种妖媚的笑，又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笑，仿佛她把水江看成了一个极易哄骗的3岁孩子。

“对您这样的回答，我感到很高兴。”

在绫子否定了这些事情后，水江意识到自己应当及时停止和她的“斗嘴”。

这时她们要的饮料送来了。由于心情异常激动，水江感到十分口渴，便马上端起来就喝。

喝了几口，水江感到自己的情绪安稳了许多。她下意识地把自己身上的西服和志方绫子的西服比较了一下。

虽然同是蓝色的，但用料的质地显然不一样。

志方绫子穿的是进口面料，样式也是正统的女式西服，大概是在不远的一家专做女活儿的服装店做的吧。

水江的西服用料却很考究，是一种山羊绒，并且是在一家高级时装店内加工的。两套服装价格当然相差甚远。因此，水江有了一种奇妙的优越感，

由此她又产生了一种完全可以战胜对方的意识。

但是，水江万万没有料到，她完全败在了志方绫子的手里。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是她根本没有料到的。

## 6

水江之所以败北，原因是紫乃原顺一突然死了！

紫乃原顺一的尸体于第二天早上9点钟被人发现，地点在目黑区八云三丁目的“大洋游泳俱乐部”里。

虽然这个地点是在目黑区，但实际上它离世田谷区的深泽一丁目并不远。

从位于深泽一丁目紫乃原的公寓向东大约100米，正好是世田谷区和目黑区交界之处。过了这条区界就是目黑区的八云三丁目。

从那儿再向东南方向走约400米的样子，便到了“大洋游泳俱乐部”的大楼。

它位于目黑大街与自由大街交叉点。

“大洋游泳俱乐部”是一家专供俱乐部成员游泳的地方。这儿的池水使用循环加温消毒设备进行处理，是一处理想的室内游泳场馆。同时，它还有一处供夏季使用的室外游泳池。

这是个长度为50米的游泳池。它在整个8月份是禁止使用的，但并不将水排放掉，因此到了9月、10月时，池水已完全变成了污浊的黄绿色。

室外游泳池的周围是一大片茂盛的草坪，再远一点儿就是矮的灌木丛和庭院树木，外围是一圈儿高达1米的栅栏。

这高达1米的栅栏对想进来的人根本不能构成什么“障碍”。

这天早上，住在附近的3个少年便是越过栅栏进到游泳池院内的。他们打算绕着这个四周草坪已经枯萎了的游泳池做几圈儿晨跑。

但是，这3个少年进来后还不到5分钟便发现了浮在这黄绿色池水水面上的一具身穿西服的男人尸体。当即他们便确认了这是一具尸体，都吓得脸色苍白，便飞快地跃过栅栏逃了出去。

时间是11月1日、星期日、上午9点左右。

这3个少年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洋游泳俱乐部”的事务所。警卫人员当即来到室外游泳池，也确定这是一具尸体。

由于“大洋游泳俱乐部”立即报警，碑文谷警察署刑事搜查一科的人员马上赶到了事发地点。虽然星期日仅有不多的值班刑警，但搜查一科的刑警们从直觉意识到这是一桩杀人案。

警方赶到现场后立即展开了调查。

他们紧张地拍照，确定尸体在水池中的位置，然后将尸体打捞上来。同时，他们在游泳池的一侧发现了少量的血迹。

死者左胸有两处、颈部的右颈动脉三角区有一处有被锋利的刃器刺伤的痕迹。

由于死者的上衣口袋里装着名片和身份证，因此马上查明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为东京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一内科的医师紫乃原顺一，现年33岁，住所在世田谷区，距离出事现场仅为500米。

碑文谷警署的刑警立即赶到了他在世田谷区深泽的住处，但在他的公寓601室内没有任何人。

房间的房门没有锁，公寓的警卫人员立即带领刑警进入了房间里。

紫乃原的房间是一套两居室的房间。室内各处没有凌乱的样子，连床上也不像有人睡过，只是在枕头上放着一条领带，像是随手扔在那儿的样子。紫乃原的尸体穿的是西服，但没有打领带。警方认为枕头上的这条领带正是他摘下来的。

在同一幢公寓里住的邻居们谁也不知紫乃原的家族成员住在哪儿，他不但独身，而且也很少与公寓内的人来往，因此了解他的情况的人很少，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好像连志方夫人常常来访的事他们也并没有注意过。

刑警们没有罢手，立刻与东京都医大的附属医院进行了联系。虽然星期日大夫们大多都回家休息了，但有几名教授因接待德国来访的同行正好在院内。

其中就有一位第一内科的教授。紫乃原死亡的消息这时已经传遍了整个医院。这位第一内科的教授知道后大吃一惊，并且马上派人打电话通知了高崎的紫乃原医院。

紫乃原顺一的双亲亦即他的义父义母，在准备东西上东京的时候，又给东京北御门家打了电话。电话是几代接的。但是，由于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因此也无法对北御门家说清楚这件事。

几代好歹听明白了，说是警方找到紫乃原顺一的医院调查他的死因。但是，几代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过了一会儿，北御门英男也过来听了电话，他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不久，东京都医大附属医院也打来了电话，做了具体的说明：今天上午9点钟左右，在目黑区的“大洋游泳俱乐部”的室外游泳池发现了浮在水面的紫乃原顺一的尸体。

是意外溺水死亡吗？

紫乃原顺一头天晚上是9点钟离开东京都医大附属医院的，当时是和同一科的大夫宝木医师在一起。紫乃原没有自己的车，而有车的宝木医师恰好住在世田谷区的尾山台，因此正好和他顺路。

几乎每次两个人赶在一块儿下班时，紫乃原都搭宝木的车回家。根据警方对宝木的调查，紫乃原是在车开到目黑大街和驹泽大街的交叉路口，即离深泽一丁目很近的地方下的车。从下车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他住的公寓了。

时间是晚上10点零5分左右。

从时间上来看，紫乃原应当是在10点过后打开了自己住的公寓601室的大门。但是，警方并没有发现他回来后吃饭或是洗了澡的痕迹。

宝木医师还回答说，他记得当时紫乃原系了一条红色的领带。

另据公寓的一名警卫人员反映，他在夜里11点半时，即紫乃原回到公寓1个半小时后看到他急匆匆地离开了公寓。

当时紫乃原是一个人。

他没有喝醉过酒的历史，这是因为他对酒精过敏，所以他顶多每次喝一杯啤酒。而且，据调查，当晚他也没有喝过酒。

这都说明，紫乃原的死并不是事先有所准备，而是有人预谋，把他骗到了“大洋游泳俱乐部”的室外游泳池边，用锋利的匕首刺死他后，又把他的尸体抛进了池水中的。

所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溺水死亡案，而是一次蓄意谋杀。

而且，10月31日或者11月1日这种季节，因狂饮失去控制而溺入水中死亡的案件是极少极少的。

池水由于几个月没有更换，早已变得混浊不清了。

紫乃原死时脚上是穿着鞋的。

自杀吗？

他根本没有自杀的动机。

在认识他的许许多多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会自杀。

他连一份遗书也没有留下。

如果是自杀，干吗非要到这么个不干净的游泳池来呢？

由于他临死前被匕首刺过，因此警方并不排除游泳池不是第一现场的可能。

死因肯定不是溺水。这虽然还要等尸体解剖结果而定，但警方已认为紫乃原是被刺伤后因出血过多而死亡的。

除溺水死亡之外，如果说是自杀，疑点也很多，因此警方首先排除了自杀这种可能。

他杀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了。

如果是他杀，那么大洋游泳俱乐部的游泳池边可能是第一现场。当时，这一带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附近的行人也很少，再加上有一圈灌木丛，偶尔从这儿路过的人也不会看到里面的情况。

因此，这个地方对凶手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地点了。紫乃原就是被凶手骗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的。

警方排除了意外溺水和自杀的可能性，认定这是一起谋杀案。

碑文谷警察署认定了这是一桩杀人案后，马上向警视厅搜查一科请求支援。

碑文谷警察署设立了特别搜查总部，他们与警视厅的搜查一科开始了严密的调查。

首先，紫乃原的尸体解剖确定了由东京大学医学系法医学教授第二天上午进行。

此事已通过东京都医大附属医院通知了紫乃原在高崎市的双亲。他的义父母立刻赶来了东京。

这一天水江外出了，直到下午4点才回到家中。她还没有进到门厅里，便被面色苍白的母亲拉住了。

水江不知所措地看着母亲几代。她从未见母亲这样惊慌过。

“水江，你要挺住呀！”

几代把水江拉到会客厅门口，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门把手。

她嘴唇哆哆嗦嗦，呼吸急促，额头上已微微渗出了一层汗珠。

“您干吗呀？”

水江露出洁白的牙齿问道。

几代本想要安慰水江，而自己却显出十分慌乱的样子，语无伦次地说道：

“你要挺住，千万，求求你了。”

这和平时沉着冷静的几代判若两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您快说吧！”

水江也越发紧张起来，连鞋也忘了脱在门外边了。

“也、也不是、什么大事。”

几代咽了好几次唾沫，就是说不出口。

“您慢慢说，别慌。”

水江这才发现，自己的脚边有两双男性的皮鞋，而且她也听到了，在会客室里有男人的说话声。是两个男人在与英男谈话，而且，看样子原来几代也在屋里，听到水江回来才马上赶出来的。

“紫乃原先生……他、他死了！”

说完，几代闭上了眼睛。

“什么？！”

水江不相信自己耳朵似地瞪大了眼睛。

“是的。连我也不相信，可这是真的呀！我说水江，紫乃原先生真的已经死了呀！！”

几代痛哭起来。

“里面的客人是哪儿的？”

水江问道。

“是警察，是来调查关于顺一死亡一事的案情的。”

几代抽泣着，不停地用手背去擦眼角的眼泪。

“被人杀死的？”

水江又问了一句。

水江对紫乃原的死像是并不感到怎么样，相反，似乎她认为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在她的头脑里，马上映出了一个人的形象：志方绫子。

“今天上午9点左右，顺一的尸体在目黑区八云三丁目的游泳俱乐部外边的游泳池里发现了。”

几代慢慢地恢复了平静，安慰似地把双手搭在了水江的肩头上。

“我上午正好出去了，这么快就发生了这件事儿？”

水江的心跳加剧了，面部表情也变得僵硬起来。

“目黑区，离顺一住的公寓不远嘛……”

她又喃喃地说了一句。

“是的，死在了游泳池里。听说是被人刺了几刀后扔进了游泳池中的……”

“被人刺了几刀？”

“这两个警察说的。”

“用什么？”

“什么？”

“用什么凶器？”

“不知道。据这两个警察说，凶器可能扔到了什么地方，也许沉在游泳池底了。反正在水池底找到了一把新的做菜用的刀。”

几代的双手在水江的肩头不停地颤抖着。

“做菜用的刀……？”

水江自言自语地说着，伸手把几代的手从肩膀上推了下去。

她想起了紫乃原对她说过话：志方绫子送给了紫乃原三把一套的厨房用刀，当时放在了深泽公寓的桌子上。

于是，她本能地认定，一定是志方绫子杀死了紫乃原。这时她才突然意识到，紫乃原真的死了。她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胡说，紫乃原没有死！他根本就没有死！！”

水江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7

15 分钟后，水江在会客厅里与两名警察相对而坐。

桌子上放着两张名片：

警视厅搜查一科

碑文谷警察署

水江死死地盯着这两张名片。

警视厅搜查一科的警察有 40 多岁，而碑文谷警署的警察比他年轻一点儿。

他们向水江说，他们是在深泽的公寓里了解到志方绫子这个女人的，而从这个女人的口中得知了水江与紫乃原的关系，因此前来了解一下情况。

当然，志方绫子成了“一号”嫌疑人。从她的口中得知 11 天后水江将要和死者紫乃原结婚，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使她成了重要的嫌疑人。

为此，设在碑文谷警署的搜查总部，马上派出两名警察，赶到了位于中野区鹭宫的北御门家。

警察在从志方绫子的口中得知水江与紫乃原的关系时，尤其感到了其中有什么奥妙之处。

“是图财害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紫乃原遇害，目前还不清楚。”

年轻的警察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会是什么原因？”

水江的面色变得像纸一样惨白，也同样失去了表情。

“我们必须找到线索。不过，我们认为，由于怨恨、憎恶或是关系破裂，都可以导致行凶报复。”

年轻的警察显然在暗示着什么。

“啊？！”

水江不觉心头一震，她死死地盯着这个年轻的警察。

“那么，您做为死者的未婚妻，难道没有什么线索吗？”

“嗯——”

“当然了，对您来说，您是最悲痛的人之一，但实在对不起，还是要问您一下，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简单地说，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这些天我一直忙着 11 月 12 日的发布会……”

水江说道。

“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必须对您进行例行公事的调查。”

“连我这种受打击最大的人也要这样对待吗？”

“是的。实在对不起。请问，您昨天夜里一直呆在家里吗？”

这名警察一本正经地问道。

“什么，要‘不在现场证明’吗？”

“是的。请您回答。”

这名警察依旧冷冷地问道。

“难道要怀疑我吗？！我在电视中看到过，有的未婚者在结婚前一个星期杀死了对方，可我对顺一并没有反感，我是决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水江愤怒地说道。

“这一点我们知道。”

警察不紧不慢地说道。

“我和他恋爱了有两年半呢！我一直等着今年11月12日的结婚发布会呢！我怎么能希望顺一去死？！你们怎么会连我这样的人都怀疑呢！？”

水江大声抗议道。

“小姐，请您安静一点儿，我们是例行公事。向您询问、调查，不等于怀疑您，您只要回答我们的问题就可以了。”

“从昨天下午3点钟，我一直和志方绫子女士呆在一起。分手的时间是一小时以后，即4点钟。”

“是的。志方绫子女士也是这样说的。”

“回来时我没有坐车，是一直走回来的。回家后我就一直没有出去。”

“这一点您母亲也证明了。不过，您是几点休息的？”

“11点左右。”

“没有给紫乃原先生那儿打电话吗？”

“没有。”

“为什么？”

警察追问了一句。

“为什么？！”

水江有点恼怒了。

“是的。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结婚了，难道您不每天晚上和未婚夫通个电话吗？”

“因为好几次这么晚给他打电话都是志方绫子接的，弄得我心情很不愉快，因此我不想打电话。”

水江的两只手相互绞在一起答道。

“噢？”

这两名警察相互对视了一下。

在一旁的英男和几代也是第一次听到水江这样说，不禁也吃了一惊。他们听说女儿的未婚夫家里每晚有一个有夫之妇呆在那儿，多少有点儿吃惊和气愤。

“志方绫子女士的‘不在现场证明’怎么样啊？”

水江反问了一句。

“她说她也在家中，但没有证据，也就是说，她的‘不在现场证明’还不能成立。”

上了年纪的警察答道。

而且他还说了以下情况。志方绫子的丈夫志方刚毅昨天没有回到东京。当水江她们在赤坂饭店分手后，志方绫子就回志方诊所了。

但是，在绫子回到志方诊所30分钟后，从伊豆的伊东温泉医院打来了电话，说志方刚毅将于第二天下午返回东京。

没有办法，志方绫子只好离开了志方诊所，在赤坂界限的一家夜总会玩儿到7点才回到了位于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的家里。

绫子家的保姆休星期日，绫子到家时保姆已准备回自己姨家了，因为当时已经是星期六晚上了。

也就是说，昨天夜里，保姆晚上9点多离开的。因此，志方绫子的丈夫和保姆都不在家，她身边没有第二个人。

绫子回家后，便去洗了澡，洗完澡后上床休息。她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喝着饮料，11点半左右睡的觉，直到今天早上8点多还没有起床呢。

这些就是志方绫子自己说出的情况。但是，这究竟是不是事实，却没有一个人能证明。

包括从昨天下午与水江分手后至回家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人能做证明。

也许她在深夜离开了自己的家，去了紫乃原住的公寓，或是与他一块儿去了大洋游泳俱乐部的现场，这些都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能证明她没有去。

紫乃原死了，又没有目击者，那么，志方绫子的说法就毫无证明的价值了。

“恐怕不是什么不清楚，而是她根本没有‘不在现场证明’！”

水江想起昨天下午的会面，气就不打一处儿来。她盯着警察说道。

“是的，她的‘不在现场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那个上了年纪的警察也有点儿生气地说道。

“我怀疑是志方绫子干的！”

水江用肯定的口气说道。

“水江，别这么说！”

“不要把话说那么绝。”

英男和几代都说了水江一句，弄得她有点儿下不了台。

但她并不后悔：自己所爱的人被志方绫子永久地夺走了，最起码也是因为她的原因。紫乃原死了，再不会回来了。大概除了把志方绫子做为凶手抓起来，水江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她已经感到自己对志方绫子有了明显的、牢固的敌意。

“您为什么怀疑是志方绫子女士干的？有什么证据吗？”

警察从容地问道。

“不是在水池底下发现了一把做菜用的刀吗？”

“是的。”

“这是凶器吧？”

“还不能断定，不过，百分之九十九是的吧。”

“我认为这是顺一的东西。我可以确认一下吗？”

“是的。我们调查了紫乃原先生的住所。在他的厨房里，我们看到过一个专门用来放赠送刀具的纸盒，里面应当有3把刀，是一套，但有一把已经不在，正好和水池底下的那把相似。”

“刀的长度是多少？”

“据说超过19英寸长呢。”

“我认为就是叫做‘雕刻刀’的那种。”

“‘雕刻刀’？”

“对。在那个赠送刀的纸盒里，一共有3把刀，一把叫‘雕刻刀’，一把叫‘烹调刀’，另一把叫‘西餐刀’。”

“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年轻的警察问道。

“这是我从顺一那儿听说的。他还说，这三把刀是志方绫子送的礼物……”

“什么，志方绫子女士送给死者的礼物？”

“是啊。”

“一个女人送给男人做饭用的刀子，这、这有点太那个了吧？”

“由于顺一并不打算用，也不想看见它，便把它放进了厨房的碗柜里。”

“是吗？”

“因为志方绫子说是她放进去的，所以我认为也一定是她拿出来的。”

“嗯。”

两名警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而且，志方绫子女士手中有一把配好的601室的钥匙。”

“噢？……这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认为她配了一把钥匙，是为了他们两个人出入方便。”

“这么说，志方绫子女士和紫乃原顺一先生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啦？您也这么认为吧？”

警察那锐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水江。

似乎他们也同情水江的处境，也感到这个问题对她太残酷了一点，好歹她是在十多天后要和死者结婚的姑娘啊。

“你们认为从外表来看，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水江痛苦地反问了一句。

她也开始认为紫乃原与志方绫子这个有夫之妇之间肯定有超越了自己和他的关系的关系了。至少在这一点上，志方绫子肯定和此案有关。

但是，如果此事是真的，那自己也太惨了：自己成了未婚夫与他的情妇之间的小丑、配角，而自己却还在全心全意地爱着这个男人！她无法忍受这种屈辱。

这种情绪，反而引出了水江一种异常的兴奋感。她感到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呼吸也急促起来。

过了一会儿，她感到有点儿支持不住了，好像发生了贫血一样，眼前一片金星四射，头也一阵阵眩晕，胸口发闷、恶心。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您认为紫乃原顺一先生与志方绫子有一种什么关系？”

警察又掏出了笔记本，一边看着水江的表情，一边小心翼翼地问。

“我从顺一那儿什么也没有听说过。我只是嫉妒志方绫子，而她也嫉妒我和顺一结婚。至少我有这种感觉。”

水江的面色更加苍白了，她语气十分沉重地答道。

“这种感觉？”

这个警察犹豫了一下又轻声问道。

“是的。我想志方绫子会威胁顺一的。”

水江感到头晕得更厉害了。

她的舌头沉重起来，双唇也如铅重，张开十分困难。她感到周围的人离她远远而去，眼前出现了一层浓重的雾气。几代慌忙过来搂住了她。

“威胁？！”

警察大声说了一句。

“ 嗯。 ”

水江的眼睛再也不想睁开了。

“ 为什么要威胁他？ ”

“ 因为他要和我结…… ”

“ 是要求他取消和你的婚约吗？ ”

“ 是的，她希望我们只是维持着恋爱关系，而不结婚。我感到顺一好像也是这个态度…… ”

“ 但是，您却不愿这样维持着而不结婚吧？ ”

“ 是的。所以顺一为了我和她发生了争吵，也许在一气之下，志方绫子因为愤怒而产生了杀意…… ”

水江说着，身子猛地向前打了个趔趄。

“ 要挺住啊！ ”

警察见状马上站了起来。

这时，水江突然感到眼前一黑，顿时昏了过去。她如同一摊泥一样，一下子从沙发上溜到了地上。

几代惊叫一声，马上抱起了水江。

英男也立即拨通了“ 119 ”，然后从客厅快步走了出去。

两名警察也随其后走出了客厅。

## 8

水江很快被救护车送到了一家石油公司办的医院。这家医院离北御门家很近。

由于水江是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导致昏迷的，因此一入院便被送进了单间。

几代整整守候了她一天。院方为了恢复水江的正常精神状态，安排了一系列治疗措施。

首先，为了使她保持安静，医院给她使用了镇静剂。但由于水江所受的精神刺激过于严重，半夜里她还是有一次突然的惊醒，大声哭叫起来。于是大夫又做了紧急处理。

由于用了大剂量的镇静药，水江在清醒之后一直表情冷漠、少言寡语。当然，这并不说明她内心世界已经安宁。但是，她已不那么激动，思绪也不那么混乱了。

第二天中午，水江已基本恢复了正常。她又回忆起了昨天的事情。

“ 顺一已经死了！ ”

她低声地念叨着。她清楚地回忆起那两名警察对她询问的过程。

“ 是志方绫子杀死了紫乃原顺一！ ”

水江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这样说。

紫乃原再也不会回来了——此时此刻，水江又回忆起他给过她的温情，心情又不禁一阵阵地悲伤起来。同时，她心中又涌出了对志方绫子无比的仇恨。

但是，无论如何水江再也不会像昨天那么激动了。她发誓要找到证据，证明是志方绫子杀死了自己的未婚夫的证据。她发誓要复仇！虽然她此时尚不能冲动，但那冷静却如刀刃一样尖锐、锋利。

目前的水江已经感到内心十分空虚。她认为失去了紫乃原后，自己的存在也已成了多余的了，似乎一阵风就可以把自己吹垮。她甚至在考虑是不是也随紫乃原而去。

她对照料她的几代也无话可讲。几代知道女儿受了太严重的精神刺激，所以也尽量避免和水江交谈。

“我爸爸……”

水江有气无力地问了一句。

“在赤坂的东洋饭店。”

几代没有笑容地答道。

“干吗去东洋饭店……”

不知为什么，水江的表情有点儿吃惊。

“是的。”

几代有意避而不答。

“前天下午我和志方绫子就是在东洋饭店见的面。”

水江第一次提到了“志方绫子”的名字。

“昨天夜里高崎的紫乃原先生和夫人来到了东京，就住在了东洋饭店。今天一大早打来电话，约你爸爸去见见面。”

几代知道无法瞒下去了，只好向水江说了实话。

几代不想对水江多说什么，怕再给她精神刺激。她很怕水江意识到紫乃原的父母是来取儿子的遗体的。

“同是一个东洋饭店，多么浪漫的巧合呀！”

水江的声音低沉而且无力。

前天在东洋饭店的茶室里，她与志方绫子尖锐对峙的情景，犹如就在眼前。这是她一生都无法忘怀的。

“爸爸也去了东洋饭店呢。”

几代苦笑了一下。

“去和亲家说说话。”

水江依旧毫无表情。

对她来说，爸爸和紫乃原顺一的亲人说说话也会引起她的悲伤。

紫乃原的死伤害了两家人，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尤其是紫乃原顺一的双亲决定从东大医学系领回儿子的遗体，英男也会同行的。英男肯定要代替女儿处理这些善后的。

护士送来了大夫规定的饭菜。水江一点点地、艰难地吃着饭。但她只吃了两口菜，面包却一点儿也没有动。

在护士的劝导下，她总算喝下了牛奶。这时，探视她的人来了。

其中有一名是昨天见过的警察，那个年纪大一些的。

他递上了一张名片。这回水江看清了，他叫大形新太郎，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的部长。从她躺的床上向上看去，这个男人十分魁梧。

他的身高足有1米8以上，肩也很宽。

水江感到，“大形”这个姓真是名如其人。她苦笑了一下。

这位部长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

“大形先生上午来过两次，因为你没有醒，他都又回去了，这次是第三次来看你……”

几代对水江说道。

“是吗？麻烦您了。”

水江欠了欠身子，想要坐起来。

“大形先生觉得因为向您问了有关情况，使你受到了刺激，因此一直觉得过意不去。”

几代连忙把床头的摇把摇了几下。

水江的床头慢慢翘了起来。水江凭借它形成了一个半仰卧的姿势。她还是第一次知道这种床有这样的功能。

“不，这不能怪警察先生。”

她那双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大形。

“不，不，因为太急了，所以让您受惊了。这都怪我们考虑不周。”

大形部长苦笑了一下。

他的面部如同雕刻一般，刚毅、英俊，是个相当精干的男人。但是，今天他的表情也不那么兴奋，好像也有什么忧虑似的。

“我太经不住事儿了。”

水江说得是心里话。她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生气。

“不。不过，我今天也有点儿不舒服，可不能不来。”

说着，大形部长一边用右手捂着右下腹，一边坐在了床边。

“您哪里不好？”

水江问道。

“我的肝脏不好……”

说着，大形部长闭上了眼睛。

“肝脏……”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肝火特别旺，做事也特别心急，今天早上就因为我这个脾气没有和志方绫子谈好。”

“对她您还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吗？”

“今天早上我去了志方绫子的家，问了她两三个问题，但她总是跟我兜圈子。”

“是的，她那个人是挺滑头的。我和她打过一次交道。”

“可是，这次她把我惹火了，我还冲她发了脾气。所以，她通过她的律师向搜查总部提出了抗议。”

“什么抗议？”

“说我使用威胁的语言要她回答问题，侵犯了她的人权尊严。”

“如果她是凶手，当然……”

“我的上司婉转地对我说，要我好好休息，不要累坏了。也许明天就让我退出调查休息去了。”

大形部长撇了撇嘴，心中明显地不满。

“我想，若有了解剖和搜查的结果，请通知我一下……”

水江换了一个话题。

“您不要紧吗？”

大形部长看了一下水江和几代。他担心水江再听到新的事情，又会经受不了的。

“不要紧的。为了今后能和志方绫子决斗，我要做好一切准备，请放心吧。”

水江慢慢地但非常坚定地說道，并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从哪儿说起呢……”

大形部长踌躇着。

“死亡的时间……”

“根据解剖的结果，是11月1日零点至凌晨1点之间。”

“死因呢？”

水江又问道。

大形部长看了一下她，又慢慢地说道：

“没有毒物反应，也没有查到酒精反应和安眠药残渣。死因是由于刺伤后失血过多……”

“刀伤是几处吧。”

“是的。左胸有两处。虽然没有刺中心脏，但由于太深，出血量估计不少。更严重的是颈动脉三角区的那一刀，成了致命伤。”

“颈动脉的三角区……”

“是的，那儿是一个大动脉比较浅的地方，凶手够残忍的。”

“……”

“死者的颈动脉完完全全地被切断了，因此导致了大量出血。”

“犯罪现场是游泳池边上吗？”

水江又问道。

“是的，由于池边有不少血迹，我们推断那儿可能是第一现场。”

“第一现场已经定了？”

“是的，那儿不是第二现场。也就是说，死者在那儿死后被人扔进了水池，不是从别处运来的。不过，他是被人刺后推入水中，还是他在池边倒进水中的这一点不太明白。不过，这一点不太重要了。”

“凶器呢……”

水江又接着问下去。

“我们在池子底部找到了，是一把做菜的厨刀。经过鉴定，刀刃与三处刀口的口径是一致的。后来，我们还从刀柄上查到了血迹和指纹，因此我们就断定这把刀是凶器了。”

“指纹是谁的？”

“共有两种指纹。”

“两种指纹都是谁的？”

“一种是死者的。”

“他接受过这刀做礼品，当然会印上他的指纹。”

“另一种指纹与我们在深泽的紫乃原先生公寓里找到的一种指纹一致。这种指纹在他的公寓里到处可见，虽然还没有最后确认，不过，我认为是志方绫子的应当没错。”

“可这样也不能把她当成杀人凶手吗？”

“是的，因为还没有人证，她也不会承认的。搜查总部全体都是这样认为的。另外，做为物证，能拿到法庭上还有一段距离呢。”

“不过，她的‘不在现场证明’不也没有证实吗？当时她丈夫和保姆都不在……”

水江有些急了。

“是的。但是，这个‘不在现场证明’不能成立是唯一的证据，除此之外，还没有找到对她来说是致命的证明。”

大形也有些沮丧似地。

“那怎么办？”

水江又问道。

“有一个证明，对她非常不利。”

“什么？”

“11月1日凌晨1点左右，玉川警察署的巡逻车曾在深泽一丁目的大街上发现了志方绫子，并把此事报告了搜查总部。”

说到这儿，大形部长好像一下子又想起了什么似地，马上站了起来。

“你……”

水江看了大形部长一眼。

“当时，这两名巡警在车上一直盯着志方绫子。因为那么晚了，一个女人单独行动，这对警方来说是十分反常的线索。虽然他们不认识志方绫子，但由于这个女人一直走到志方绫子的住宅门口，掏出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因此认定那个女人肯定是她了。当时她还穿了一件大衣，里面还有一件结婚礼服。”

说到这儿，大形部长学着外国人的样子，两手一摊、两肩一耸。

“志方绫子穿着结婚礼服？！”

水江突然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顿时，她感到心中涌起了一股无名怒火。志方绫子穿着结婚礼服杀死了顺一！

这意味着死亡婚姻。这样一来，从形式上看，虽然紫乃原死了，但他永远属于志方绫子了。她绝对地独占了紫乃原，任何人也无法将他夺走了。

从形式上看，志方绫子是作为新娘和紫乃原顺一见面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紫乃原受到了欺骗，被志方绫子杀害了，同时也满足了她的愿望，任何人也不能从她的手中夺走紫乃原了，因为他临死前是志方绫子的丈夫了。

水江想到这儿，气愤地几乎要咬碎自己的牙。她永远地失去了紫乃原，而且，永远地失去了在10天后要和紫乃原举行结婚发布会的可能了。

仅以这一点，志方绫子就足以是水江不共戴天的死敌！

## 第二章 毕业式

1

11月12日到了。

如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话，那么这一天对水江来说将是她一生中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紫乃原顺一将和水江在这一天公开订下终身大事。可以说，这件事的可能性是99%的。

不、不能说是99%的，不可能认为还有1%是不可能的。

任何人都相信这一点。直到11月1日这个发布会都在顺利地准备着。按照事先的计划，发布会是从中午开始进行的。

从下午1点开始，会有500名的客人来到大厅。在赤坂的饭店的宴会厅里，水江将在这个人生最高的欢庆舞台上度过她那幸福的时光。

发布宴会结束后，几位朋友将分别乘坐十几辆汽车，把新娘新郎送到成田机场。他们将乘坐当夜的航班，去斐济欢度蜜月。

这些都是当时的计划。

但是，此时，11月12日的夜里，水江仍旧呆在中野区鹭宫的家中二层楼上自己的房间里。紫乃原顺一，她的未婚夫，将再也不会来了。这是紫乃原死后的第11天了。7天的忌日早已过去，水江出院也已6天了。

夜色朦胧。

晚秋的寒雨毫无声响地下个不停，像是怕打扰了水江的思绪。

这场秋雨是从傍晚才开始下的。假如发布会能按计划进行，那天气是不会有影响的。想到这儿，水江的心里又是一阵苦楚。

她的胸中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感慨，但只是没有悲伤。大概是心中的泪水已经哭干了吧。

结婚发布会和新婚旅行都没有了，都取消了。

紫乃原顺一死了。这一切都如同梦一般，来的那么快。

然而，杀人凶手还没有被逮捕。

水江觉得这一切都来得那么不可思议。紫乃原顺一的确死了，而杀人凶手志方绫子还没有被逮捕。

她应当被抓起来，而目前好像她连嫌疑犯都不是。因此，水江突然觉得紫乃原顺一还没有死。

紫乃原是被志方绫子杀死的——

这些天来，水江经常在梦中梦到各种各样的场面。只有在梦中，她才可以见到活动的紫乃原，因此她不希望自己醒过来。

在梦中，她还梦见了若无其事的志方绫子。为什么她还没有成为囚徒？

她还只是个重要的嫌疑人，而且据说这两三天里，警察再也没有去她家找过她，也没有把她叫到搜查总部去。

也许搜查总部想让志方绫子再自由几天吧。水江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

为什么搜查总部对这个案件如此慎重？

答案是简单而明确的：警方目前还没有找到志方绫子是凶手的致命证据。尽管她有杀死紫乃原的动机，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推断而已。

她的“不在现场证明”也是如此。因为虽然没有她可以说明当时自己身在何处和在干什么的证明，但也没有找到当时她在杀人现场的证据。

而且，关于这个案件，至今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当然更不会有人在杀人现场看到志方绫子的了。

虽然从凶器上查验出了志方绫子的指纹，但这一条也不能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因为这是她送给紫乃原顺一的礼品，上面当然可以有她的指纹。

而且，当时她送给紫乃原这套礼品时，曾经打开盒子，向紫乃原介绍过这三把厨刀的用法，也可以留下她的指纹。

不过，从她的角度来看，也有对她不利的地方。

无论如何，假话对于一个有嫌疑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关于她的“不在现场证明”她就撒了谎，这就使她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水江认为，正因为她是杀人凶手，因此她才不得不撒谎。

晚上7点多，她回到了位于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的家中。这天夜里，她的丈夫志方刚毅还住在伊豆的伊东温泉医院里。

她家中的保姆大神旗江也因为第二天是星期日——她的法定休息日，在9点以后，收拾完离开了志方绫子的家，住在了市内姨姨家中。

除此之外，她家中再无旁人。也就是说，从晚上9点以后，志方绫子一个人呆在家里。她洗过澡后就躺在了床上，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看电视。

从11点半左右开始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8点。

这就是志方绫子从一开始就坚持的谈话内容。

当然，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完全是谎话。也就是说，从保姆大神旗江9点多离开后，后面的话全是编的。

根据玉川警察署的两名巡警在当夜凌晨1点左右发现过她这一事实，她的谎言不攻自破。大概她不能否定当时她穿了一件结婚礼服吧。

她不能说是另外一个女人来到她的家门口，取出钥匙，打开房门走了进去。而且，第二天这两名巡警又到过志方绫子的家中，确认了当时就是她本人。

于是，搜查总部的调查露出了一线希望，侦查人员认定这足以戳穿志方绫子的伪装，而且可以确认，杀人凶手就是她！

但是，目前还不能用逼迫的办法对待她。

在事实面前，志方绫子果然低下了头。她承认当时她对警方撒了谎。

但后来她又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10月29日我在家整理旧衣服，找出了一件穿过的结婚礼服。这不是我和我丈夫结婚时穿过的衣服，也不是我的，而是我母亲的。我母亲在1950年结婚时穿的就是这件。后来，我把这件衣服做为母亲的遗物留了下来，也不知过了多少年，一直放在柜子的里面。那一天，我偶然找到时，心情十分激动，它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在当时的年代，生活还十分贫困，有这么一件结婚礼服也算是很豪华的了。我至今也没有一件自己的结婚礼服。我和我丈夫结婚时都是租用的。这是我母亲穿过的，因此当时我就穿上了。当然，您可能认为是很奇怪的，不过，女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我希望警察先生能够理解……”

当时志方绫子在回答问题时，两眼炯炯有光，精神奕奕。后来她的保姆也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志方夫人穿着这件衣服是事实了？

“是的。10月29日下午3点左右，夫人开始整理柜子里的衣服。她打算处理掉一些旧衣服，其中就找到了这件旧的结婚礼服，她说看见这件衣服就想起了她的母亲……”

——当时她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这在当时来说就算是一件很讲究、很高档的衣服了，夫人十分兴奋。我想试一试夫人都不愿意呢。”

——志方夫人到底穿没穿这件衣服？

“啊，穿了。”

——什么时间？

“两天后，10月31日夜里。”

——你认为她为什么在那天穿这件结婚礼服呢？

“噢，找到这件衣服的第二天，志方夫人就对我说了，她要穿上这件衣服吓一吓紫乃原先生去，因为紫乃原先生不久也要结婚了，她要和他搞个恶作剧……”

——你认为志方夫人常常爱搞这种恶作剧吗？

“是的。当时她很兴奋，想做出让大家吃惊的事来，而且说要去紫乃原先生的公寓，好好逗一逗紫乃原先生呢。”

——那么，志方夫人打算是在10月31日夜里去做这件事吗？

“是的。7点左右夫人回来后，说老爷今晚还住在伊豆的温泉医院，她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去闹一闹。”

——那天夜里你也外出了吗？

“是的，当时我不在了。因为我休息星期日，平常一到星期六我就回姨姨家。”

——你姨姨住在哪儿？

“台东区驹形二丁目。”

——你什么时间离开志方家的？

“9点5分或6分吧。”

——那时志方夫人在干什么？

“在化妆。”

——你事先知道志方夫人要出门吗？

“是的，夫人洗完澡后就开始化妆，还要我帮着她穿好结婚礼服。我记得她说得非常清楚，等我走后她也马上赶到紫乃原的公寓里去。”

根据大神旗江的证言，又向志方绫子进行了核实，志方绫子也再没有敢撒谎。她在那天晚化妆完以后，就穿好了那件结婚礼服，并给紫乃原打了电话。

紫乃原来接的电话。志方绫子告诉他马上到他那里去后就挂上了电话。

她又在结婚礼服的外边套上了一件大衣，提着手提包和照相机离开了家门。当然，也是她锁上了大门的。

她步行了约5分钟，于10点30分左右到达了深泽的公寓。

她打开了601室的房间后，确实让紫乃原大吃一惊。

随后的一个小时里，她把紫乃原的房间当成了舞台，他们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志方绫子感到了莫大的满足，然后又穿着礼服，让紫乃原照了几张照片。

到了11点30分，紫乃原突然说他有急事要出去，并说见一个人，15分

钟后就回来。志方绫子没有多问，便把他送出了房门。

她倒在沙发上等着紫乃原回来，但不知什么时候，她渐渐地睡着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猛然醒了，一看屋里没有紫乃原。

电话响着，是铃声吵醒了她。打来电话的是大神旗江。

“对不起，夫人。”

“什么事？”

“我的工资袋好像不见了，是不是掉在您家里了。”

“没有丢，你忘了拿走了。”

“在吗？”

“在。在门口花瓶旁的书架上边。”

“那太好了，实在对不起您。”

于是，大神旗江挂上了电话。

这时，志方绫子一看表，已经快凌晨1点了。平时她也常常在这儿留宿。但今天家中不能没有人，于是她决定马上回去。

她便穿好了衣服，离开了601室。因为当时紫乃原走时没有带钥匙，于是她便半掩着门离开了。

## 2

从深泽的公寓到志方家，大约有300米远，快步走5分钟也就够了。

她来到家门口时，也就是1点左右。

这个时间和玉川警察署的两名巡警所说的时间是一致的。

“上述事实就是这样的。不过，我穿着母亲的结婚礼服，去和紫乃原先生闹着玩儿，希望能够理解。我们之间很熟，这样做不算什么，但摊上了这件案件，确实很麻烦。另外，我一开始对警察说了谎，这也是万不得已，实在对不起。”

上述就是志方绫子的辩解。

在搜查总部，一般认为她的辩解还可以信任，与前后的证言并不矛盾。

从几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牵强附会的地方。她一开始对警方撒谎，也是可以理解的。

加上大神旗江的证言，看来志方绫子说的都是实话了。

——志方家什么时候给你开工资？

“每月的30号。”

——10月30号给了吗？

“给了。”

——当时你打算拿着工资袋回家的吗？

“是的，每次我都这样。把工资存在姨姨家，请他们帮我存一下，并将其中的一半给我姨，做为我的生活费支出。”

——那么你是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发觉工资袋不见了的？

“到了姨姨家2个小时之后，当时姨夫全家人包括我在内都已吃完饭、喝了酒，然后我们就都准备休息了。当只剩下我和姨姨两个人时，我便从手提包里掏工资袋。每次我都是交给姨姨的。可当时我发现工资袋不见了。”

——你认为丢在哪儿了？

“是的。我每次都把工资袋放在手提包里，所以，这次也许是掉出去了

或是被人掏走了。当时我也喝醉了，不过我还是想到，也许根本就忘了装进提包里，我对姨姨就是这样说的。”

——因此你往 601 室打了电话？

“对。”

——都那个时间了，你认为志方夫人还会在那儿吗？

“是的。我开始往志方家里打，但打了半天也没有人接。由于志方夫人说过要去紫乃原先生的公寓，所以我就又往紫乃原先生的公寓打了电话。”

——紫乃原先生公寓的电话号码你以前就知道吗？

“是的。”

——是志方夫人对你说的吗？

“是的。夫人说过，有时她要去紫乃原先生的公寓，万一有急事可以向那儿打电话。”

——这么说，志方夫人去紫乃原先生的公寓并不对你有所隐瞒了？

“不仅对我，连老爷她也不瞒着，好像她认为这事儿没有必要当成秘密。”

——那么你知道她的理由是什么吗？

“听说紫乃原的父母曾拜托志方一家帮助照料他们的儿子，因此老爷也对夫人这样要求过。如果再偷偷摸摸的，不就更让人生疑了吗？”

——听说你的工资袋忘在了志方家大门口的书架上了。

“是的。听夫人告诉我之后，我才放了心。”

——记得打这个电话的时间吗？

“记得。都已经过了 10 月 31 日了，是 11 月 1 日的凌晨快 1 点的时候吧。”大神旗江的证言的最后部分，提供了有利于打消对志方绫子怀疑的证据。她说自己是在 11 月 1 日凌晨快 1 点时打的电话，而接电话的人正是志方绫子本人。

这就是说，11 月 1 日凌晨快 1 点时，志方绫子在深泽的公寓 601 室。

而紫乃原的死亡推断时间是 11 月 1 日凌晨 1 个小时之内。

按大神旗江所说，她打完电话后再有十二三分钟的时间就到 1 点了。那么，绫子用这十二三分钟去目黑区八云三丁目的大洋游泳俱乐部，在那儿的游泳池边杀死紫乃原，然后回到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的家中，从理论上讲是绝对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志方绫子应该是在接完大神旗江的电话后不久便沉着地走回家去。她花费七八分钟就可以走到。

这样一来，她所说的时间和玉川警察署的两名巡警看到她本人的时间就对上了，说明她没有说谎。

因此，如果绫子是杀人凶手的话，那么她必然是在大神旗江打来电话之前就杀死了紫乃原，然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死者的死亡时间对不上号。

她也没有必要再返回深泽的 601 室。

因为她如果在大洋游泳俱乐部杀死了紫乃原的话，应当马上回家。

她为什么要再回公寓的 601 室呢？

可以认为，杀死紫乃原时，她身上沾了不少血迹，她要尽可能地避开人，去洗净身上的血迹。

那么，她当然要尽可能快地赶回家了。家中才是最安全的。然而，她却

返回了紫乃原的公寓吗？

在那儿，志方绫子十分冷静地接了大神旗江打来的电话。难道一个杀人凶手可以很平静地在死者家里若无其事地接电话吗？

不，做为一个女人，志方绫子能在杀人之后还返回死者的家中，这可是个难解之谜了。

搜查工作陷入了困境之中。

还有别的，也构成了对志方绫子有利的一面。

例如，调查的结果，没有发现志方绫子有杀完人后处理过身上所沾染的血迹的疑点。不光是她那件浅紫色的大衣，就连里面那件白色的结婚礼服居然也一滴血迹都没有，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她不可能有那么富裕的时间去洗涤衣服，尤其是一件大衣或纯白的结婚礼服，短时间内是无法洗干净的。

尤其是后来志方绫子主动提出要求警方对其住所进行检查时，在她浴室内也并没有查到有氨基苯二銑一胼的血迹鉴定反应。

紫乃原的三处刀伤均是出血凶猛之处。尤其是他的颈动脉被切断后，大量的血迹会喷射而出。杀人凶手的身上是不可能一滴血也沾不到的。

另外，志方绫子出人意料的冷静也是否定她为凶手的重要依据之一。就算是非常老练的老手，也不可能在刚刚杀人之后有如此沉着平静的表现。

就算她是一名演技高超的演员，也不能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尤其是无法骗过经验丰富的刑侦人员。从大神旗江的证词来看，志方绫子不会是杀人凶手。

她丈夫的证词也是如此。他根本否定了妻子有任何的情绪不安定、心理动摇、与平时不同的言论和行动，甚至不曾听到她在梦中说过什么梦话。一个从未有过前科，尤其是没有过杀人劣迹的家庭主妇，如果真杀了人后是不可能如此沉着冷静的表现的。

志方刚毅是一名大夫，从他的眼光来看，人们认为此事与其妻子有关，无非是出于以下原因：

说其妻子是杀人犯的论点，更多的是从感情出发导致了方向性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案与志方绫子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尽管如此，当然还会有人坚持这一论点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恐怕那只有水江一个人了。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大形新太郎。不过，他的这种认识的出发点与水江不同。虽说他还不会马上否定自己原先的看法，但他肯定也已对自己坚持的观点发生了动摇。

七天忌日的法事活动当然是在高崎市紫乃原家进行的。但是，因为这一天也是水江刚刚出院的第二天，所以她没有出席。

于是，她在鹭宫自己的家里设立了灵堂。屋内挂上了紫乃原顺一的遗像，摆上了香案、供品，和办理法事的规格一样。

当北御门家也在为紫乃原做法事的第二天，大形部长又来了。

他首先站在紫乃原的遗像前，双手合十、低头祈祷，然后扭过头来，向水江表示了歉意。

水江感到自己与这么大个子的男人站在一起显得十分渺小，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已经决定让我休假了，而且我必须离开这个案件了。”

他用大大的眼睛看着水江，并无可奈何地双手扶着头。

“从什么时候开始？”

水江同情地问道。

“今天。”

说完，大形部长又习惯地撇了撇嘴。

“为了有个好身体，这样也好，不过，我看你好像很不高兴呀。”

水江低下了头。

她觉得大形的目光刺得她有些晃眼。也许是因为警察长年与罪犯打交道，自己这时感到很不自在。

“对我来说太遗憾了。不让我做工作，心里比什么都难过。”

“不能拒绝吗？”

水江又问道。

“不行，因为这一次不是和我商量，而是下了一道命令。”

“怎么，休息还有强制性的？”

“当然了。由于我的询问使你受到刺激住了医院，在处理志方绫子时又让她抓住了把柄，提出了抗议，这两件事儿是我明显的败笔，因此上司说我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再做这项工作，所以……”

大形部长无力地说道。

“是这样呀！”

“在三天前的搜查会议上，由于我一再坚持志方绫子是杀人凶手这一观点，惹得上司和其他同事都不高兴。”

“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她是凶手的证据？”

“不是没有找到，他们说根本就不会有。他们只信紫乃原是在那天夜里也就是10月31日11点30分被人叫出去的线索，并认定打电话的人才是杀人凶手。”

大形有些气恼地说道。

“可这都是志方绫子说的呀……”

“那也没有办法。咳，从今天起一直到12月一个整月，我就成了闲人了。不让我再过问搜查总部的事儿了，还不允许我与有关人员进行来往，因此，我想请你帮帮忙，再找个人谈谈。”

“找谁？”

水江问道。

“大神旗江。”

“我也正想见一下这个人呢。”

水江一下子来了精神。

“那就这样定了。”

大形部长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摆成一个“V”字，也兴奋地说道。

随后，水江立即和大神旗江进行了联系，提出想和她见一面的要求。不料，那个保姆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时间订在了11月15号的中午。

三天后和大神旗江见面时会有什么结果呢？

水江不停地问着窗外那哀愁的秋雨。

墨田区的东驹形二丁目，有一家叫“美食屋”的专门做清炖嫩鸡肉的老店。就在这家餐馆的二楼，水江第一次和大神旗江见了面。

大神旗江脱去了外边的一件白色的短外套，但她穿的西服、长裤袜，以及她带着的手提包全是黑色的。也许她认为穿上这么一身黑色的衣服符合自己的气质，并充满了自信吧。

她的容貌一般，尤其没有什么女性魅力。只是在她一笑的时候，才能多少有点儿靓。对于男人来说，也只有她这一笑，才能吸引男人。

可是，水江认为这个人的气质并不高雅。水江问了她一下，她的年龄和自己相同，也是25岁，但看上去大神旗江的人生阅历却比不上水江。

虽然看上去她不那么老成，但也给人一种已是成年人的感觉。她的表情比较丰富，并且会随着谈话内容会心地笑一笑。水江从直观上认为，大神旗江的脑瓜儿并不迟钝。

“我没有想到您会和警察一块儿来。”

大神旗江看了一眼同席的大形部长，不自然地笑了笑。

“很遗憾，现在我不是警察了。”

大形部长稍稍有点儿紧张，他担心这事传出去会影响以后的工作。

“现在他已不担任警察的职务了。”

水江又补充了一句。

但大神旗江却认为这名警察老手是在开玩笑，仍然笑吟吟地看着两位。

“啊，这样说也许更准确一些。”

大形部长赞同地看了一眼水江说道。

“因为身体不好，我要去休养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

“真的吗？我从夫人那儿听说您让她生气了。当然，您的肝脏不好，这也难免。”

“是的，我接到的命令是让我在今年内一直休息，因此，今天的事情与搜查总部没有关系，所以也不是昨天的警察了。”

“可为什么今天您和她坐在了一起？我可是接受了北御门水江小姐的邀请才来这儿的。如果她和一位警察一块儿来，这可有点……”

“因此，今天我是做为个人来的。也就是说，今天是我的私人行动。”

大形解释道。

“私人行动？为什么要来这儿？”

大神旗江又问了一句。

“因为我和北御门水江小姐是很好的朋友嘛，因此今天当然是私人的事了。所以我和水江小姐一块儿来了。”

“这、这不是有什么阴谋吧？”

“阴谋……？”

大形假作不明白地反问了一句。

“就是说，今天你们两位想从我嘴里打听出什么来呢？关于这次事件，我可什么也不知道呀，恐怕你们会失望的。”

“别开玩笑，我们又不是搜查人员……”

“所以，我们坐在这儿是为别的目的了？”

“好啦，我不希望今天我们在一起弄得不愉快，如果发生什么争吵，也

许又会受什么刺激的。我对您没有什么恶意。”

大形部长说着就自斟自酌起来。

“我们两人，大形和大神，名字中都有一个‘大’字，这也是缘分吧？”

大神旗江明快地说道。

一瞬间，大形部长十分狼狈地晃了晃手中的啤酒杯，一口干了后，又把杯子放在了桌子上面。

连大形部长也感到迷惑不解。“大形和大神，名字中都有一个‘大’字，”无形中好像有了一种亲切感。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取出一本事先带在身上的幽默连环画看了起来。

从大神旗江来看，这第一步大形就输了。

这个女人并不简单，她很快就可以抓住对方的弱点，她的脑瓜儿转的是非常快的。

必须要花费心机才行，水江一边想着一边向窗外看去。窗外的栅栏完全是古朴风貌，使人感到了一种田园风光的景象。但是，遗憾的是，不远的前方，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破坏了这朴实的风景。

对面就是隅田川。在驹形桥和厩桥之间的对岸的驹形二丁目，住着大神旗江姨姨的一家。从墨田区的东驹形二丁目可以看到台东区的驹形二丁目。

湛蓝的天空高阔无边。也许是由于正午的阳光照射，天空的蓝色十分鲜艳。在东京市中心，是难得看到这样纯晴的蓝天的。

这会儿的东京，已人满为患。

11月15日——今天是成人节，又赶上星期日，许多孩子们的化妆活动充满了市内众多神社。加上许多家长的带领，到处都是人头，几乎挤不到神社的牌子前，使人感到城市人太多的压抑感。

“哇，好香呀！”

大神旗江忽然盯着清炖鸡肉的锅，两眼兴奋地闪着光。

这是水江第一次看到大神旗江这种天真无邪的样子。看上去旗江似乎非常喜欢这种小吃。因为在东驹形才有这唯一一家制作清炖鸡肉的老铺子，因此这次大神旗江指名要来这家叫“美食屋”的店子。

“你很喜欢清炖鸡肉的呀……”

水江一边劝大神旗江喝啤酒一边说道。

“嗯，它比什么都好吃啊！小姐不吃吗？”

大神旗江用双手接过杯子答道。

“我说，你叫旗江，我叫水江，名字很接近，所以别叫我小姐了吧？”

水江往杯子里倒着啤酒说道。

“那我叫你水江吧？”

大神旗江说完，一口干了一杯啤酒。

“行啊。”

水江漫不经心地看着大神旗江。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说完，大神旗江又喝了一大口啤酒。

在一旁的大形也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旗江的嘴唇边上沾了不少泡沫，看来她也很能喝酒。

“这儿的清炖鸡肉很不错，您多吃点……”

水江又冲着大形说道。

大形听到后，抬头看着水江点了点头。

“您像关东人嘛。”

大神旗江一边调节着煤气炉一边说道。

“是吗？”

水江在想，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要说清水炖鸡，还得数博多的最有名。”

“噢，我也听说过，不过……”

“博多从古代起传入了中国的做法，又加以改造，加上了不少日本风味。”

“那么说，清水炖鸡还要数博多最好了？”

“那当然。这家店子的前几代人，就是从博多那儿过来的。据说这家店子用的汤，就是祖传秘方，所以才与众不同哪！”

“旗江对清炖鸡肉知道得真多呀！”

“这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呗！”

“可是，你好像不是生在博多的吧？”

“离那儿很近。”

“很近？在什么地方？”

水江问了一句。

“山口县呀！”

大神旗江答道。

“哎呀，和福冈县是邻县呀！”

“是的。”

“山口县怎么样呀？我只知道山口县的下关市和萩市很有名哪。”

“我在山口县的须佐町。须是必须的须，佐是佐藤那个佐……”

“须佐町呀。”

“就是在萩市和益田市中间的地方，正好位于北长门海岸边上的国定公园东侧，离大海很近呢。”

大神旗江十分熟悉地说道。

“萩市和益田市之间，那儿不是山阴地区的沿海地区吗？”

水江又问了一句。

“是啊，三面是山，一面临海，山阴本线和 191 国道正好从市中间穿过，居民就顺着这一小块平原的走势分散居住着，这个镇子也很小呢！”

大神旗江答道。

“山阴本线？特快列车也在须佐停车吗？”

“是的，特快也停，不过……”

水江连忙插了一句：

“那么，也是观光胜地啦？”

“是啊。每年的 5 月到 10 月，观光旅游的专用船就从须佐湾出发。但因镇子小，人也不那么多。12 月到来年 3 月，天气不好，海面上也常起大风浪，所以这个小镇子也显得很冷清呢！”

“原来这样。”

“小姐，不，水江，您想听这些事儿，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问完，大神旗江狡黠地笑了。

“不，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水江感到旗江的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一种极力猜测的样子，便马上戒备起来。

“要不就是有什么事儿？”

旗江边问边用筷子去夹一块鸡肉。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今天只是想见见你。”

说完，水江做出很自然的样子笑了笑。

“那你和大形先生是毫无目的地来和我聊天来了？”

旗江夹着一块鸡肉，在佐料盘里蘸了蘸，又问了一句。

看来她确实喜欢清炖鸡肉，而且吃起来也很在行，但同时她似乎心里也明白，今天出来不单单是吃饭的。

水江和大形想了解这次谋杀事件的种种细节，尤其关于志方绫子，他们希望能发现新的情况。

当然，旗江完全知道今天让她出来的目的。她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笑着、聊着，一边还开心地吃着。一个25岁的姑娘，居然老练到这个程度，完全像是一个成熟的嫌疑犯。

“我听说你对清炖鸡肉很在行，所以我非常想和你见个面，好好聊聊。”

水江也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大神旗江说道。

对这一点，水江也不是外行。

“那我还接着说下去吧？”

旗江恶作剧般地看了一眼水江和大形说道。

“行啊。”

水江也半开玩笑地附和着说了一句。

“我家在须佐町，开了一家很小的食品店。我们都是女孩，姐妹3个人，我是最小的……”

“你是最小的？”

水江吃惊地看着旗江。

“是啊，我两个姐姐很早就结婚出了家门，而我现在还独身一人呢！”

“那你一直住在须佐町吗？”

“是啊，一直住到高校毕业。”

“那高校毕业后呢？……”

水江又追问道。

“我就进了山口市护士学校的宿舍里，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我偶尔也回一下须佐町的家。可后来，我还没有毕业，父母就双双去世了，所以我就再也不想回须佐町了，我一个人住在那里是不行的……”

“那你就再也没有回去了吗？”

水江问道。

“是啊，我把那处住房卖给了别人，人家也把那儿改成了餐馆。”

旗江的语气也低沉了下来。

“那你就只能在山口市住着啦？”

“是呀。不过，我从山口市的高等护士学校一毕业，就到了东京。从那时起，我就在我的一位老师工作的妇产医院里住了下来，在那儿干护士，一干就是两年。后来，我又到志方先生家做保姆。我这前半生就干过这么两种职业。”

“两种职业？你在给志方先生家当保姆时，还在他的‘志方诊所’里当

护士吧？”

“咳，是那么回事儿。‘志方诊所’的护士不够或病人多时我才去帮忙，10天里有8天是当保姆呢！”

“不过，这种职业也很有意思呢！80%的时间当保姆，20%的时间当护士……这么说，他们给你的工资一定很多了？”

水江饶有兴趣地问道。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找一份工作，钱不钱的并不重要。而且，有了钱我就存起来，为了将来。我觉得光为了钱就没有意义了。”

旗江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水江感到，这是大神旗江说的心里话，但无意当中，也说出了她为了自己的将来，希望能有一大笔钱的愿望。

“存钱倒不是个坏主意。”

水江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

但水江马上感觉到大神旗江的脸上流露出了不快的神情。她用一种卑俗的目光向水江看过来。也许这正是大神旗江的性格表现吧。

#### 4

志方绫子和大神旗江在什么地方有点儿相似——

水江有这样的直感。

到底在哪些地方相似呢？

心计高？或是更注重事物的合理性？但又有一种明显的拜金主义。

水江感到志方绫子和大神旗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她们都不想把自己的人生与“贫困”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人生的第一条件是物质的丰富，生活上的奢侈是不会嫌多的。

她们每日每时在分析着生活中的目标，计算着行动。在这些方面，志方绫子和大神旗江是一类人。

水江听说过，志方绫子是豪门贵族出身的大家闺秀。她的爷爷直到昭和二十年，即1945年还称作子爵，虽然那时这种爵位的人仍不少，但这多少说明她家也是有相当身份的大户人家。

到了绫子母亲结婚的时候，她家的境况就开始破落下去了。爷爷一代的风光也名存实亡了。在昭和二十五年，即1950年，绫子的母亲结婚时，她最值得骄傲和显示身份的就是那件结婚礼服了。因为在当时战后那特殊的物质严重缺乏的年代，这件结婚礼服可算得上是相当豪华的奢侈品了。

以那时为分界点，绫子的家开始走下坡路。绫子从小就有了苦难生活的经历。据说直到大学毕业时，她一直处在风雨飘摇的生活中，连上大学的费用也是勉强应付下来的。

因此，从学生时代绫子就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起码要嫁个有钱人。

后来，绫子在一家制药公司里就职，然而，由于她是个普通工人，没人瞧得起，恋爱的季节一晃就过去了。虽然也有人向她求过爱，不过因为都不是她所希望的富家，所以一事无成。

如果对方有钱，所有其它条件都不成问题，绫子择偶的唯一标准就是钱。因此，后来经人介绍，她与志方刚毅结了婚。

志方刚毅是再婚。他早在25岁时就娶过一房太太。他当年已经51岁了，

而绫子在 26 岁时还不知道做一个妻子是什么滋味。

从那之后过了 9 年。夫妻之间一直没有孩子。丈夫比她大 25 岁，那么，丈夫也许会早早地先妻而去的。

也就是说，如果志方刚毅 70 岁病故的话，绫子才刚 45 岁。那么她就会继承丈夫留下的一大笔遗产。

“我这么自傲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我引以为豪的就是我丈夫很有钱。”

当时在东洋饭店见面时，绫子就是这样对水江说的。

与其说是“不好意思”，倒不如说她讲得都是事实。志方刚毅的确是一个有钱的人。

他是一名医师，又是肝脏病的权威，就凭这一点，他的收入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准天文数字了。

他还被当地称之为“钱博士”，并被当成名人请去过电视台。

据说他还参与了不少股票生意，还专门买卖不动产。

目前他已成了医学界的一种学派，钱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了。实际上，他已成了拥有一大笔不动产股票的“大款”了。当然，这笔巨款也有绫子的份儿。

对于绫子来说，青春期是一个没有恋爱的荒芜的季节。和年轻的男人结婚、生儿育女做母亲，这些人间乐趣她都未曾有过。可以说，她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过过这种“贫乏无味”的生活。

但是，她和一个比自己大 25 岁的男人结婚，也终于有了自己的结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这一切都是以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生育过孩子为代价的。她的生活信条就是：一直到死也一天不想为金钱而烦恼。

当时，她是这样对水江说的：

“水江小姐，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你猜一猜，对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很遗憾，并不是紫乃原先生，而是我的丈夫。如果失去了我的丈夫，我的前途将变得一片黑暗。这种感觉，水江小姐再过 10 年就会明白的。对于 30 多岁的女人，最重要的是一位有钱的丈夫。”

“对我来说，贫穷是无法忍受的。如果现在我失去了我的丈夫，我就不得不破落成一个穷人。”

“不、不，我决不希望我出现这种困境！”

“如果像水江小姐所说的那样，我背着我丈夫干出了不伦事情的话，我丈夫会马上宣布和我离婚的。那时我将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一切，那我就彻底完了！”

“我说水江小姐，你看我像是那样愚蠢的女人吗？”

这就是绫子，她是绝对不会干这种蠢事儿的女人。当时，水江认为绫子说的是真话，她所希望的就是一生都过令人羡慕的生活。

绫子肯定就是这样想的。至于大神旗江，她比绫子更甚，因为她和绫子一样，信奉同样的人生哲学。

大神旗江也是把存钱做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是会不择手段的。

水江已经看出了大神旗江隐藏在她心中的这个野心。如果说得严重一点，她是不惜为了钱而丧命的。

这么说，大神旗江会不会是那种容易被人收买的人呢？如果绫子给了旗

江一大笔钱的话，她也许就会对她所知道的一切事情保持沉默的吧。

尤其是涉及到了杀人案件。尽管旗江知道绫子是杀害紫乃原的凶手，她也许会做绫子的“不在现场证明”的证人的。这样，旗江也就成了同谋犯。

如果说单纯是为了得到一笔钱，那是不会轻易成为杀人案件中的同谋犯的。除非这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能构成做同谋犯的理由。

“水江小姐这会儿认为夫人是凶手吧？”

大神旗江双肩一耸问道。

“这个吗……”

水江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知为什么，水江的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一个念头：旗江肯定是从绫子那儿得到了一大笔钱，因此心甘情愿地为绫子作伪证。

“您甚至都不仅仅只是认为她是凶手，而是已经坚信不疑了吧？”

旗江一边说着一边把盘子中剩下的几块肉和菜一股脑儿地倒进了锅里。

“不，按目前的情况，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水江的声音变小了，语言也含糊不清。

“对不起，我误解了您的意思。也就是说，现在下结论太早了？”

“是的，这也是搜查总部的看法。”

水江答道。

“我和搜查总部的意见一致，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排除是夫人犯罪。例如，夫人杀害紫乃原先生的动机就没有。”

“不，不是没有动机，而是还没有找到动机。我是这样想的。”

水江反驳道。

“还有一点。”

旗江不顾一切地又接着说道：

“夫人穿的那件纯白色结婚礼服上一滴血也没有哇！”

“这倒是个事实。”

水江点了点头。

“案发当夜的11月1日凌晨零点四十七八分的样子，我往深泽公寓打了电话，电话是夫人接的。随后，夫人很快就回到了府上。当时还有两名巡警也看到了。那时正好是凌晨1点左右呢！”

“紫乃原先生的死亡时间，据法医鉴定是凌晨零点至1点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志方绫子夫人是有‘不在现场证明’的。”

旗江信心十足地说道。

“不一样呀！”

水江反驳道。

“怎么不一样？”

旗江反问道。

“紫乃原先生在凌晨零点40分还往外打过电话呢！”

水江沉着地说道。

“打电话……”

旗江有些紧张。

“是的。”

“往什么地方？”

“高崎市的家里。”

水江仍旧很沉着地答道。

“往高崎市？”

“对。11月1日的凌晨零点40分，高崎市家中的电话铃响了。紫乃原先生的母亲被吵醒后接的电话。她说是紫乃原先生亲自打去的呢！”

“肯定是紫乃原顺一先生吗？”

旗江不甘心地反问了一句。

“当然了。他们毕竟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了，难道连真假还听不出来吗？”

“他在电话中说了什么？”

旗江又问了一句。

“电话的内容记不太准确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事，只是说想打个电话，而且说因为时间太晚了，有些对不起。说了这些就挂上了电话。当时他的母亲还以为儿子喝醉了呢，谁料到第二天……”

“说了五六分钟吧？”

“几分钟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紫乃原先生还活着。因为如果他死了，就不会亲自打回电话的了。”

“那么，顺一先生在11月1日凌晨零点40分时还活着？这么说，他的死亡时间只能从零点40分算起，到1点钟，仅仅为20分钟了？”

“是的。”

水江果断地点了点头。然后她又问了一句：“怎么，旗江对这件事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吗？”

“因为5天前我在搜查总部听到警察是这样对我说的。但这20分钟里，夫人的‘不在现场证明’是完全的呀！”

大神旗江说完，用轻蔑的目光看着水江笑了笑。

不知为什么，水江觉得自己和旗江并不构成敌对关系，也没有必要要决一胜负。而此时此刻，旗江像是要把自己赶进死胡同一样，也许她因此会有一种快感吧。

“您还有什么事吗？”

水江把目光转向了大形。

大形的脸部表情很复杂，他习惯地把左手大拇指放在口中咬着。他是8天前接到了要他休养的命令的，而且明确规定，他在未得到准许之前，是不得以搜查员的身份出入碑文谷警署的搜查总部的。

也就是说，目前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再也得不到新的情报来源了。而刚才所说的，案发当夜，11月1日凌晨零点40分，紫乃原向高崎市的家打电话一事，就是十分重要的情报。

这个情报，连旗江也是5天前知道的，而做为一名警官却是到这会儿才知道，大形感到十分可悲。

“这些照片是从夫人那儿得到的。共50多张，都是紫乃原先生拍的。”

旗江把其中的三张照片摆在了桌子上。

无论哪一张都是快像，而且都是绫子穿着那一身白色的结婚礼服的照片。从照片上看不出这是一件旧了的、过了时的衣服，怎么看都仿佛是新的结婚礼服。

而且还可以看出，这些照片都是精心化过妆以后拍的，人显得很年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水江觉得照片上的人不过才20来岁。在绫子那高贵的微笑中，有一副天真烂漫的可爱神情。

照片的背景是水江十分熟悉的，那是紫乃原在深泽的公寓，是 601 室。绫子摆好了照像的姿势，坐在椅子上照的。

所有的照片都是绫子一个人，和紫乃原合影的一张都没有。也就是说，可以认为这都是紫乃原一个人照的。

“紫乃原和我家夫人，从被害和杀人这两个问题上，都不是因为很深的男女关系引发的。紫乃原先生的母亲也可以做为证明绫子夫人‘不在现场证明’的证人的。因此，再对夫人进行什么调查不就是徒劳了吗？”

说完，大神旗江又满满地盛上了一碗汤。

她一边贪婪地喝着，一边狡黠地笑了。

## 5

11 月 24 日，事情有了变化。

一名与本案有关的人死了。

死者是宝木三郎，今年 34 岁。他和紫乃原都是同一医院、同一内科的大夫。

这位宝木大夫就是在案发的当夜用自己的车把紫乃原送回他住的公寓的人。不仅这一次，紫乃原曾常常这样搭乘他的车。

宝木大夫开车上下班。紫乃原没有自己的车。

由于宝木大夫住在世田谷区的尾山台，回家时正好路过紫乃原的家，两个人下班时间又基本一样，因此紫乃原常常搭乘他的车。

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宝木是不应当被牵连到这桩杀人案中的。当初搜查总部就根本没有理会他在这个案件中的位置。

但是，随着调查的进展，宝木的嫌疑也越来越大了，而这个线索也是在医院里发现的。

第一内科的工作人员的每一个人都守口如瓶，从不议论这个案子。但是，第二、第三内科的人却无所顾及。人们爱议论的毛病促使一些人不说便觉得难受。于是，过了几天后，便有人风言风语地传着闲语。

结果，有了意外的收获。

搜查总部有了新的线索。

“据说在 10 月初，紫乃原先生与宝木先生曾大吵过一架，可在此之前，他俩可是全院闻名的一对朋友呢。”

“不，早先两个人就十分对立。紫乃原是外向型的人，而宝木是内向型，甚至可以说近乎冷酷的人。他们之间是油和水的关系。没有事儿的时候好得和一个人似的；一旦有了矛盾，就会像水和火一样不相容的。”

“他俩发生冲突的事儿，是关于输血研究计划有不同意见而引起的。当时，紫乃原先生认为这项研究没有特别的意义，而宝木先生则激烈地反对，因而引起他们之间的争吵。”

“两个人争吵，宝木先生也有责任。”

“是的。宝木先生使用的方法也不对，别背后使绊子嘛。第一内科被称之为‘利根川内科’，负责人是利根川教授。宝木君利用利根川教授对他的信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他还常常对利根川教授说紫乃原的坏话，紫乃原知道后，便勃然大怒。”

“第一次冲突后，利根川先生进行了调解，双方也没有争论出个是非。

但 10 月二十五六号那天，双方又一次发生了争执。完全是仇人一样的凶恶呢！”

“那时，宝木君便恶人先告状，抢先对利根川教授讲了，说紫乃原对于输血的研究非但没有进展，而且还打算停止研究。因此宝木君打算让利根川教授出面，停止紫乃原的研究，把这项责任归到自己的名下。”

“听到这事儿后，紫乃原不禁怒火满腔。他铁青着脸，还说要杀死宝木呢！”

“这次，紫乃原也找到了利根川教授，说了宝木的不是，说他最近一直酗酒，连早上上班时还满身酒气，不但在输血研究小组里，在第一内科中也到处散布不负责任的话。后来，宝木听说紫乃原跑到利根川那儿告状，火气也上来了。”

“后来他听说紫乃原先生死了，还特地去赤坂一家餐馆大吃一顿呢！”

“10 月 31 日夜里 9 点多钟，是他用车把紫乃原先生送回去的。但当时是不是已经和解了，这可就不知道了。”

“噢，当时我看见了。他们两个是突然碰上的。双方互相看了一会儿，便突然说起话来。当然，后来好像又吵了起来，不过没有动手罢了。”

“当时宝木君还问了一句，说‘你上不上车？’紫乃原先生也不示弱，说了一句‘上’便上了宝木的车，但在车上是不是还在争论就不清楚了。”

上述这些证词都说明了紫乃原和宝木不是一对好朋友。从工作中的矛盾发展到仇人一般，这对搜查总部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紫乃原曾说过要杀死宝木，而宝木又在紫乃原死后去餐馆大吃一顿表示庆贺，这就说明双方都希望对方早死。

这就是所谓杀人动机之始，如果再有了什么机会，两方的导火索便会一触即发，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

尤其是 10 月 31 日夜里，紫乃原上了宝木的车后还争吵不已，也许在盛怒之下，双方决定以决斗方式决一胜负。

10 月 31 日夜里，东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专用停车场上有宝木大夫的私人汽车，他有可能用车把紫乃原拉到紫乃原的公寓门前，便让他下了车。

但是，也可以考虑此时双方已决定下来了准备决斗的事情：

“怎么样，看来我们不能讲和了？”

“是的，我已经说了好多次了。”

“还有什么要讲清的吗？”

“没有了。今晚我们决一胜负吧。”

“好，那我们就回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再见吧！”

这里所说的“准备”即是把各自的皮包和车放回家。他们说好了当天晚上决斗的地点和时间后便分手了。当然，宝木三郎开着车回到尾山台的家去了。

于是就成了志方绫子的证词中所说的那样，“紫乃原说有急事要出去一下。”而当时在这个 601 室里，正充满着志方绫子自导自演的化妆晚会的热烈气氛。

当时，紫乃原为志方绫子拍了不少照片，其中就有穿结婚礼服的。他们尽情地开着玩笑，打闹着。

“但是，11 点 30 分左右，突然来了一个电话。紫乃原先生接过这个电

话后，说有急事要出去一下，还加了一句，是去见一个人，15 分钟后就会回来的。所以我就没有多问，把他送出门去了。”

志方绫子是这样说的。

去见一个人。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宝木三郎？

15 分钟后就会回来的。这种话没有什么时间上的价值，会不会是随口说出来的？其实他并不知道会花费多长时间吧？

11 点 30 分左右，他突然说有急事要出去。也许他和宝木三郎约好的是 11 点 45 分呢。

而且，紫乃原先生为了防备万一，悄悄地带上了那把匕首。然而，他却再也没有回来。紫乃原顺一被他悄悄带去的匕首刺死，被人扔进了池水中。

由于上述看法成立，那么宝木三郎就成了与此案有关的重要参考人，甚至可以说是重要的嫌疑犯了。

于是在医院和家里，宝木三郎多次受到了警方的盘查，但都没有找到什么破绽。

事实上，宝木的“不在现场证明”无法成立，这一点对他极为不利。

宝木家中只有妻子和一个 2 岁的孩子，而那一天，妻子又因为要参加一个祝贺会，住在了娘家。

宝木妻子的娘家在茨城县。她回来的时间是第二天傍晚，也就是 11 月 1 日的晚上。

10 月 31 日夜里，宝木说只有他一个人在世田谷区尾山台三丁目的家中。邻居既没有看见他出去，也没有人看到他一直在家里。

“10 点 5 分的时候，紫乃原君在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的路口下的车。我就开着车回到了我的家。而且一路上我根本没有停车。回到家后，我也再没有出门。我在家喝了有半瓶的威士忌酒便很快睡觉去了。”

宝木三郎曾反复强调。

但是，说来说去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说法，再没有第二个人为他证明这一点，家中也没有第二个人。一个无人的世界。他没有任何的人证或是物证。

邻居也无法做证明。宝木什么时候回来的，是否再次出去，他的车何时回来的，这些都没有一个人能为他提供证明。

宝木三郎的“不在现场证明”无法成立，因此，仅在这一点上他就不能被警方排除在外。

而且，他还有杀害紫乃原的动机。有动机，又没有“不在现场证明”，这是他明显的不利因素。因此，表面上他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人，但在搜查总部里，他已被列为重要的嫌疑犯了。

11 月 20 日，宝木三郎又被要求到搜查总部了解一些情况。但是，他以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到场。

11 月 21 日是星期六。

11 月 22 日是星期天。

11 月 23 日是“勤劳感谢日”。

11 月 24 日是星期二。

宝木三郎一直没有去搜查总部。

没有办法，搜查总部只好求助于东京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第一内科利根川教授出面做工作。

利根川对宝木三郎说，如果不配合警方工作，院方也不好为他说话。

宝木三郎不能不买利根川教授的帐。于是，他答应在 11 月 25 日到搜查总部接受询问。

11 月 24 日晚上——8 点多钟，宝木三郎曾在丘站前的 鱼店出现过一次。这是他一个月必去两次的店子。他很喜欢这家店子的 鱼，因此也是这个店子的常客了。

在那儿，宝木三郎要了威士忌酒，一边喝酒，一边品着 鱼。他大约喝了有 15 杯之多。由于平时他常来，酒量也不小，因此店员也没有在意。

但是，宝木三郎出了 鱼店后，便又到了附近的一家快餐店。他在那儿又喝了至少 15 杯的威士忌酒，11 点 30 分左右，他才离开了那家店子。

随后，宝木三郎就干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当时他的车在从丘站站前向西 500 米的一个停车场上。

他来到这个停车场，钻进了自己的车里。此时，他已喝了 30 多杯威士忌酒，相当于一大瓶法国的烈性葡萄酒了。他醉醺醺地发动了汽车。当然，这完全可以说是自杀行为了。

11 月 24 日夜里 11 点 55 分，宝木三郎驾驶的国产车在 8 号环形线上以每小时 130 公里的速度奔驰着，结果与一辆大型卡车相撞。

宝木三郎的汽车严重损坏，他本人也当即死亡。

据法医和交通部门的鉴定，他根本没有踩刹车。用目击者的话说，他是冲向逆行线上的那辆大型卡车的，而且并不躲闪，笔直笔直地冲向那辆卡车。

是由于酗酒肇事还是自杀行为？

翌日将要接受询问重要参考人不幸身亡八成认为自杀市民一致推理为何醉如烂泥当时已决心自杀一旦自杀只能认为是凶手推理作家们一致意见事发突然，未诉苦闷，未留遗书，酒后肇事更为准确院方为此事不平死者并非自杀几天来，各报纸、杂志连篇报道了上述不同标题、不同内容、反映不同看法的文章。后来舆论基本趋向一致：80%是自杀，20%为车祸。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对碑文谷警署的搜查总部来说，却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沉重打击。

因为此时此刻，唯一有重大嫌疑，甚至可能解开紫乃原之死的谜团的人只有这位宝木三郎了。自从从院方找到了以他为首要嫌疑的重要线索后，搜查总部不少人认为此案破获只是时间问题了。

然而，他一死，无论是自杀还是车祸，都给破案蒙上了一层迷雾。他有动机，又无证人否定，在事故发生前他又毫无理由地拒绝接受调查，在接受了上司的警告后才答应到搜查总部接受询问，但又立刻在当夜身亡。

因此，警方认为，如果此系自杀，那么他就有 100%的可能是杀害紫乃原顺一的凶手。然而，事实和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在没有完完全全弄清之前，宝木三郎却突然死亡了。

难道真的是杀害紫乃原顺一的凶手死了吗？

搜查总部还有必要再查找别的杀人凶手吗？

搜查工作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搜查总部中也笼罩着沉闷的气氛。

时间进入了 12 月。

和往年一样，水江没有感到临近年关的气氛。这大概是因为她的生活中还不太圆满的缘故吧。岁末、新年、除夕、正月，反正哪一天都一样。她用

不着去婆家或想着给孩子买什么新年礼物。

对她来说，这不过是一个万木凋零的季节。没有鲜花，没有温暖的太阳。一直冷到心里的12月，没有什么可高兴的。水江看着墙上的挂历，无动于衷。

每天都要迎来新的一天，这有什么呢？今年过去就成了去年，这有什么意思呢？

志方绫子还在安详地过着日子。她已经完全从警方的嫌疑中开脱出来了，已经是一个与紫乃原事件毫无关系的人了。

宝木三郎则恰恰相反。

绫子没有杀人动机，“不在现场证明”又清清楚楚，而宝木三郎则完全相反。

绫子没有杀害紫乃原顺一的动机，她穿的结婚礼服上又没有沾上一滴血。

因此在嫌疑犯名单中，她轻而易举地被抹去了。

另外，还有几点对她十分有利。然而，对她最有利的就是“不在现场证明”了。

按着紫乃原顺一的活动情况来推断，他的死亡时间是11月1日凌晨零点45分至1点钟。

紫乃原于11月1日凌晨零点40分左右还给位于群馬县高崎市的家中打过电话。当时他的养父母已经睡下，但铃声吵醒了他的养母铃香。

铃香接的电话。

她迷迷糊糊地不知道儿子是从哪儿打来的电话，后来她才知道，儿子是从他住的公寓601室附近打来的。

根据铃香的记忆，和紫乃原先生说了下述的话。

“喂、喂！”

“谁呀？”

“啊，是妈妈吗？”

“是顺一呀！”

“是我。”

“这么晚了，有事吗？”

“您已经睡下了？”

“刚刚睡下。”

“对不起，把您吵醒了……”

“不要紧。有什么事儿吗？”

“不，没有什么……”

“这会儿你在哪儿呢？是在深泽的公寓吗？”

“不，我在外边呢！”

“外边？什么地方？”

“……（长时间的沉默）”

“说话呀！不知道在哪儿吗？”

“我在散步途中呢。”

“什么？大半夜的散什么步呀？”

“噢，我偶尔也出来一下，换换心情。”

“你这个人好怪呀！有什么事儿就快点说说吧。”

“嗯——也没有有什么事儿，就是想打个电话……”

“顺一呀，又喝多了？”

“我想喝醉，可就是喝不醉。如果醉了，不就再也醒不了了吗？”

“醒不了了？这是什么意思？”

“不，没有什么意思。”

“真的什么事情也没有吗？”

“嗯。”

“那你干吗打这个电话来？”

“想在这会儿听一下妈妈的声音。这么晚了，实在对不起。”

“好了，可以挂电话了吗？”

“嗯，就这么着吧，您好好休息吧！再见！”

说完这些，紫乃原顺一便挂上了电话。

这时，铃香一边拿着话筒一边看了一下枕边的钟，当时的时间是零点45分。而且她一直坚信自己的记忆。因此，直到零点45分，紫乃原还活着。

那么，当时他不是在家里打的电话，可能是在目黑区八云三丁目的大洋游泳俱乐部附近打的。从那之后的15分钟里，紫乃原被人杀死在大洋游泳俱乐部的游泳池边。

另一方面，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即零点四十七八分钟的时候，大神旗江往紫乃原的公寓601室打来了电话。电话是志方绫子接的。

打完电话时，已经是零点50分左右了。数分钟后，志方绫子离开了601室。5分钟后，即1点左右，玉川警察署的两名巡警看到了回到家的绫子。

紫乃原顺一于11月1日零点45分至1点之间的15分钟内，被人杀死在目黑区八云三丁目的大洋游泳俱乐部的游泳池边。

同一个时间，即零点45分至1点之间的15分钟里，志方绫子在距大洋游泳俱乐部约500米远的世田谷区深泽一丁目的公寓里，以及在回家的道儿上，这也被证实。

据此，志方绫子的“不在现场证明”已经成立了。因此，她不能是杀人凶手。因此，她与紫乃原顺一被杀案无关。

从那以后，志方绫子便过上了无忧无虑的日子。就在四五天前，大神旗江还给水江打来过电话，但好像并没有什么事要说。而且，她给水江打电话时的口气完全像一个老熟人一样。

“夫人已经完全康复了。她每天早上都在为紫乃原先生祈祷。不过，她说起许多紫乃原先生的事情也不那么悲伤了。”

大神旗江似乎是要挑起水江心中的怒火似地给她透露着这些事情。

对水江来说，最不能原谅的人就是志方绫子。她始终认为，是志方绫子穿着结婚礼服杀死了紫乃原顺一。她是为了永远使他成为自己的丈夫才这样干的。她用紫乃原的死为自己举行了一个结婚仪式。

绫子永远地从自己身边夺走了紫乃原，而让他成了她的“丈夫”，这对于紫乃原的未婚妻的水江来说，当然是断然不能允许的。绫子这么一个人，既不能算是人，也不算是女人，以水江看来，她不过是一个把恶运推给别人的恶魔。因此水江无法忍受绫子作为一个人过着逍遥法外的生活。

绫子是她不共戴天的死敌，她要把这个恶魔赶出人类的世界！而且她希望能把志方绫子做为杀害紫乃原顺一的凶手抓起来。

但是，原以为逮捕志方绫子只是时间问题的水江，却被事实开了一个大玩笑。难道恶魔终究是恶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吗？什么时候又冒出了

个宝木三郎，替志方绫子受过，成了恶魔的替身？

并且这个宝木三郎之死，又给搜查总部造成了一场混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宣布了此案与志方绫子无关。这样，水江只剩下怀念紫乃原的份儿了。

志方绫子一手炮制了“死亡婚姻”，她成了胜利者。这个穿着结婚礼服的恶魔，肯定在得意地笑着，而水江不但失去了做妻子的机会，而且一再遭到惨痛的失败。

想到这些，她心里就十分空虚。

在这个令人世间一切都不安稳的12月里，水江像到了人生旅途的终点一样悲痛不已。她失去了生活的兴趣，周身充满着痛苦和悲伤。

她要向恶魔挑战！

她要让志方绫子戴上杀人犯的手铐！

但是，她无力回天。她连一点儿证据都没有。她万般无奈。

12月13日是个星期日。大形部长又来到北御门家拜访。由于家里没有客厅，水江便把大形让进了自己住的房间里。因为大形感到自己已和水江很熟了，所以也就没有推辞。

目前，水江只有大形这么一个“自己人”了。除了他之外，水江再不可能找到第二个会和自己齐心合力战胜恶魔的人了。于是，她自己的房间便成了他们最好的交谈场所。

“听说搜查总部又重新开始调查了，宝木大夫的事件也要重新开始。”

大形一边说着，一边瞪大了眼睛环视着这间他从未见过的姑娘的闺房。

“那么，志方绫子还有可能被重新进行调查吗？”

水江打开了屋内的音响。

这时，屋内响起了“四季歌”。

“关于这一点，十分遗憾……”

大形边说边坐在了沙发上。

“那个女人在重新调查对象之外？”

水江看着窗外问道。

她多么希望自己的看法是错了呀。

“是啊，因为志方绫子在‘不在现场证明’和其他几点上有明显的有利因素，恐怕不会再重新做为调查对象的。”

“后来您也没有听到对绫子有什么不利的线索了吗？”

“是的，仿佛她现在已是完完全全远离了这个案件，像被冲到海上的一条船似的了。”

“看来，我们也就只好充当为她送行的人了？”

“后悔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手中没有可以追踪她的船。”

“可是……”

“可是？什么？”

“我绝对咽不下这口气！不，不光是感情上，而且我觉得一定会发生什么事的！”

“你发现了什么？”

“不，现在还没有，但我在看着窗外的浮云时，突然感到心中有一种预感：那条已经飘到遥远的海面上的船着火了！”

水江又仔细地向窗外看了看。

“就是说，志方绫子这条船发生了什么故障，停了下来？”

说到这儿，大形的双肩不觉微微一震。

这是突然传来的电话铃声，把陷入了沉思的大形惊动了。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水江。

水江死死地盯着电话机，向那儿走去。她拿起了听筒。

“我是水江……”

水江的背冲着大形。

“您很忙吧？对不起，打搅您了。我是大神。”

大神在听筒那边爽朗地笑着。

“啊，是旗江小姐……”

水江立刻变得僵硬起来，她看了一眼大形。

“好久不见了。”

大神旗江仍然兴奋地说着。

又说打搅了，又说好久不见了，言不对心地打这么个电话来，她肯定是要告诉水江有了什么得意的消息。

“今天是星期日，我们去驹形吧？”

光这声调和语气，就使人感到水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是不好让人拒绝的。

“是吗？我这会儿正在姨姨家呢！”

“在那儿干吗呢？有什么好事吧？听声音你很高兴嘛。”

“是吗？”

让我猜中了吧？”

“嗯，啊……到昨天为止，夫人整整生气了一个星期呢！可我正相反，心情很愉快呢！”

“啊，这有什么，这件事儿也值得让你那么高兴呀！”

“实际上，我并不是因为夫人生气了我才高兴的，而是因为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觉得我像恨不得一步就蹬上天一样。”

“你梦想的是什么事呀？”

“我早就想在萩市内开一家有当地风味的高级餐馆，我要当那儿的老板！”

“可你不是说马上要实现了吗？”

“是的，但这会儿还是个梦呢！”

“不过，那不也很快吗？山口县的萩市不是你的老家吗？在那儿建一家高级餐馆的话……”

“是啊，我想起来都特别高兴，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可太高兴了……”

说到这儿，大神旗江竟然哼起歌儿来。

“这可太好了。”

水江也不禁为大神高兴起来。

大神旗江的目的就是弄到一大笔钱。但是，她怎么会弄到的呢？难道其中有什么奥秘吗？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水江突然想起刚才她的预感。她坚信，那条被冲得远远的船上发生了异常变化。

大神旗江像描述一个美好蓝图一样，对水江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而在旗江背后操纵这个蓝图设计的就是志方绫子。

对于水江来说，这是一个令她震惊的蓝图。大神旗江是绫子的一个忠实走卒，她的目的能实现也肯定与绫子的打算有关。

如果从大神旗江突然给水江打来电话这一点来看，是希望水江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水江未必能这样判断。

这个理由很简单。水江并不认为大神旗江是一流的表演家。如果是在电话里演戏，从情感上水江还认为过得去。

但是，水江认为刚才大神的一席话不是在演戏。正如她对大神的了解那样，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姑娘，她愿意对所有人都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变化。

由于她是处在一种兴奋状态，即使她在“演戏”，也不会让人感到有“造作”的想法。而且，对于处在一种十分自然的状态下的水江来说，更不会有“演戏”的这种感觉。如果是一种不成熟的演技，那么就会现出有意表演的痕迹来的。

然而，大神旗江却不是在压抑着自己的感情。无论是照本宣科也好，是她的演技高低也好，这些都是不可能表演的天衣无缝的。大神旗江是在毫无戒备的状态下，是处在一种忘形的状况时的表现。

这是一种自己梦寐以求了多少年而终于实现了的梦……

仿佛走入了迷雾之中……

大神旗江的话，仿佛是一团迷雾……

想到这儿，水江禁不住一阵战栗。

“连我也不敢相信，但是，她那爽朗的笑声，还有……”

但是，在大神旗江所讲的事情中，一丁点儿夸张的痕迹也看得出来呀。当她说到这件事儿时，真得就和她的性格一样，使人难以怀疑这里面会有一个阴谋的。

然而，就因为这一点，水江有一种预感，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而且，水江坚信这一点。

大神旗江没有撒谎。她说的“自己的梦就要实现了”是确实的。

至少大神旗江本人坚信这一点。因此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给水江打来了电话。

“对不起，特意打了电话打搅您……”

最后这一句，让水江感到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怎么啦，这么高兴，和谁打电话呢？”

妈妈端来了牛奶，水江接了过来。

“不，不是谁，没什么关系……”

那边的大神旗江顿了顿，好像她也觉得该冷静地考虑一下了。

“因为我还有更具体的打算，我再说上两句吧！”

由于水江不想打断正在兴头上的大神旗江的情绪，因此她也没有阻止。

“是啊，这个时候谁都很高兴呀！没关系，你接着说吧！”

“算了吧，我想电话中一下子说不清，等我约你到一个地方再说好吗？”

“那也好！”

水江轻声答道。

于是，大神旗江又兴奋地道别后便挂上了电话。

水江放下了听筒，坐到她十分喜欢的摇椅上，轻轻地晃动着。

她认真地回忆了一下刚才大神旗江的话，然后对大形讲了。

大形盯着桌子上的牛奶杯子，继续沉默着。似乎在他的头脑里也出现了被冲到很远的海面上的志方绫子，像一条船一样，已经渐渐地冒出了火苗。

“在东驹形的‘美食屋’里，大神旗江说过要攒上一大笔钱的吧？”

水江重新坐了坐。

“是的，她还说，因此她不但在志方家当保姆，有时还在他们的诊所帮忙。”

大形说着，慢慢地把手伸向牛奶杯子。

自从得了肝病之后，他把有酒精的饮料，甚至连咖啡都“忌”了。因此水江只能用牛奶来招待他了。

“她希望工资越多越好，现在，她自恃夫人给的工资高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因此……”

水江说着，也端起了一杯牛奶，陪着大形喝着。

牛奶里没有放糖，水江不太喜欢。她喜欢喝加了糖的牛奶，因为她认为加了糖可以去除膻味。

“大把大把地进，一点点地出，这是旗江的支出标准吧？”

和水江不一样，大形似乎很喜欢这种不加糖的牛奶，他喝得很香。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便有意约束自己，把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存在了驹形的姨姨家，并听任姨夫和姨姨负责这笔钱的管理。”

“简直和守财奴一样了呀！她拼命存钱的目的是希望自己过得更好。”

“难道这种储钱的方法没有什么意思吗？我认为这种存钱的方式已经不再是大神旗江的目的了。一笔巨款对她来说是一场梦吧？当然也是她的心愿。梦也是，愿望也好，无论如何也会产生一种结果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为了这个目的，旗江都要努力存钱的。她会像疯子一样捞钱的。”

“说大神旗江是拜金主义也好，说是为了钱不要命的人也好，反正我也认为她为了钱是会不择手段的。”

“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倒是符合大神旗江的性格的。”

“但这个目的……”

“是为了实现她的梦想！”

大形坚定地打断了水江的话。

“是啊！我开始意识到，由于她的这种性格，也许很快就会出现意外了。她太自信了，她太相信她会出现罗曼蒂克的机遇了。”

“是啊，她自认为她碰上了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呢。”

“是啊，她在电话中说，她打算在历史悠久的城下町里以‘萩烧’著名的生产茶道用具的萩市，选择一处风水宝地，开一家高档、豪华的餐馆呢。”

“也许这就是她的梦想，也许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

大形感慨地说道。

“大神旗江说，在她上中学时就和开了一家叫‘六岛’的高档餐馆的老板的女儿十分要好。她几次去‘六岛’里玩过，从那时起，她便发誓，这辈子也要开这么一家高档餐馆，当一回老板。”

“是啊，听说她家在须佐町只开了一家小食品摊儿。旗江和那个老板的女儿是没法儿比的，虽然她们是同学。”

水江接着又说道：

“一直到现在，大神旗江也没有放弃这个打算，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愈发强烈了呀！”

“为此，她就要这样拼命地攒钱吗？”

“是呀，大形先生，她通过这么艰苦的努力，您不认为她已经有了许多钱了吗？”

“可偶然才给诊所帮一下忙，加上当保姆的钱，一个月不过 25 万日元罢了。”

“这也算是不低的了。”

“那么，一年就是 300 万了？”

“是的，按这样推算，在志方绫子家中干上两年，她就可以得到 600 万日元了呢！”

“对，在此之前，她还在一个老师的妇产医院里干过呢。”

“除去吃住的费用，一个月至少要存上 10 万日元呢！”

“一个月 10 万，一年就是 120 万，两年就是 240 万啦？”

“但在这之前，大神旗江在上中学、高中和在山口县上护士学校时，是赚不着什么钱的。”

“可是要加上两年前她在妇产医院时的收入，她至少有 800 多万了呢！”

“不，不，这也太多了，她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存这么多钱。她还要吃、穿、用、住嘛。嗯，我想，至少应打半数折扣，只有 400 万。不过，要建一座一流的豪华餐馆，至少要 800 万的。”

水江很内行地说道。

“这并不成问题。”

大形用手指轻轻地弹着牛奶杯，屋内传来阵阵响声。

“她可以租吗，不一定非要买。”

水江的眼睛盯着杯子里的牛奶。

她忽然发现杯子里有一个像灰尘一样的黑点，但她已经喝完了。

“要在萩市办这么一家高档的餐馆，必须要考虑到场所、地势、景观、外形等等因素，必须与周围和谐而又有独特风格才行。这样的餐馆她恐怕租不起。”

大形像对不动产很内行一般地说道。

“那倒是，租或买这么个餐馆，一般的小户人家是干不起的。”

水江也苦笑着说道。

“要在东京这个地方，小户人家连想都不敢想，而即使是在萩市，旗江这样的人也是不可能的。”

“是啊，先买下地，再请人设计，然后建造，地点不好不行，地点好了，800 万连买地都不够呢！”

“这不是开玩笑吗！”

大形笑着对水江说道。

“所以我说这件事对大神旗江来说简直就是做梦嘛。”

“完全是虚构的……”

“可如果说大神旗江在虚构一件事，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吧？可是看不出她是在演戏呀！她的的确是认真的。所以她才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个性格外向的人，我绝对不信她是在编造谎言欺骗我。也许她中了头彩？”

“那么是谁出的这笔钱呢？”

“也许大神旗江真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需要上亿日元的资金呢！现在地价看涨。能资助她的会是谁呢？”

水江也陷入了沉思。

“只有是报酬！也就是说赞助什么的。”

“上亿元的报酬？什么报酬能给她这么多的钱？”

水江惊讶地抬起头来。

“只有一点，与犯罪有关！”

大形斩钉截铁地说道。

“难道会是为别人做伪证吗？”

“我也认为，参与犯罪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从志方绫子的立场来看，她是不得不犯罪，因此，如果是她杀死了顺一先生，她就必然要找一个可靠的人为她作证。而且，也许绫子没有直接杀人，是买通了一个人呢？”

“就是说，大神旗江是杀害紫乃原顺一的同谋了？”

“对，这样一来，大神旗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从志方绫子手中得到一大笔酬金了。”

“等一下。”

水江急声说了一句。

“这是您的推测，您有确实的证据吗？这种推理，对一个人的心理来说，不是不太自然了吗？”

听到这儿，大形把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沉思般地想着天花板。

“不，大神旗江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们不能认为她有一个与正常人一样的心理。”

水江把牛奶杯子放在了桌子上，从摇椅上站了起来。

她紧紧地盯着大形。她明白大形的意思，只有这样分析，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这样的交易，大神旗江会实现自己的梦想。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水江还不能断定这个观点对不对。但是，水江的预感已和大形的断定相一致了，因为她已经感到，马上要出事了。肯定要出事！但是，究竟是什么她还不敢下结论。

终于，在过了几天后，她从大形那儿听到了新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后，她仿佛看到志方绫子的船上的火焰更大了，并且她仿佛看到了船上方的蓝蓝的天空。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美丽颜色。

也许这是通向胜利的颜色，或者说，这是驱赶走了恶魔以后的明快颜色。水江的心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阴暗的时光终于过去了！这是令人悲伤的时光。在水江的心中，现在就像当年参加小学毕业典礼时的心情一样明快。

然而，对水江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而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则又是一场悲剧。也就是说，大神旗江死了，而且是他杀。大形在电话中是这样明确地告诉她的。

这一天是12月21日星期一的中午。大形说，大神旗江死于昨天夜里。

大神旗江兴高采烈地给水江打来电话的日子是12月13日星期日。然而她仅仅高兴了一个星期就死在了别人的刀下。

大神旗江的死亡地点在山口县阿武郡阿武町大字宇田。从那儿向东走12

公里就是大神旗江的老家——须佐町！

### 第三章 开通式

1

对北御门水江来说，她不明白大神旗江为什么要去山口县的阿武町。她百思不得其解。

她认为，只有到达现场才可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但是，她既不是警察，也不是私人侦探，尽管她与杀人案沾点儿边，但也无助于这个案子的解决。水江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

然而，水江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

这是一种感情上的负责心理。毕业之后就要走向社会。如果说仅仅毕业后就一了百了，那就毫无意义了。

“我要去山口县。”

几代吃惊地看着女儿，她从一开始就反对水江的打算。

“无论如何我也想去一下嘛。”

在吃早饭时，水江一再恳求道。

“到底去干吗？”

几代一边问，一边看着正在看报的英男。

“其实，没有什么……”

水江吃完了早餐，顺手端起一杯红茶来。

“可今天都 23 号了。”

“是的。今天是星期三。”

水江说了一句。

“都快到年关了，还有什么事儿非要出门？”

“我有事嘛！”

水江撒起娇来。

“可你刚才还说没有什么事嘛！”

几代还是不松口。

“我的确没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就是想为顺一去干点什么。所以，虽说没有什么事儿，还想出去走一走。”

水江一再恳求道。

“想为顺一报仇，这种心情当母亲的明白。但是，这种时候是不合时宜的。无论如何，既然警方已经开始调查，那就不要干扰了他们的正常工作。”

“妈——！我可不是那种爱捅漏子的无赖。平时我也不爱出去访友、旅游什么的。反正对我来说，这两三天去一趟山口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水江用热切的目光盯着母亲。

“和大形先生一块儿去？”

几代似乎抵不住水江那热辣辣的目光，声音低了几度问道。

“嗯，而且也想叫上旗江……”

说完，水江煞有介事地看了一下挂历。

“叫上谁？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几代皱起了眉头。

“今天下午 2 点是旗江小姐的遗体告别式，我想和大形先生送送

她……”

水江慢慢地说着。她的目光盯着挂历上的大海。

这个月的挂历上正好是一幅波涛汹涌的冬海画面。

“这……当然了……不过，志方夫人不也要出席吗？”

几代不安地问道。

“她当然要去！和她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的人死亡，她不去不太奇怪了吗？”

水江紧紧地咬着嘴唇，愤愤地说道。

“在驹形？”

几代又问了一句。

“嗯。”

“在她姨姨家那儿吧？”

“对，她姨姨家附近的寺庙里。”

水江答道。

“万一在那儿碰上了志方夫人的话……”

几代忧心地说。

“不，不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水江果断地答道。

“可是，你不会怀疑杀死大神小姐的凶手就是志方夫人吧？”

几代又问道。

“不，我不但怀疑，并且确信她就是杀人凶手！所以我想去碰上志方夫人，看看她会有什么反应。不过，仅仅这点……”

“你这么肯定，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因为还没有听说她受到了警方的怀疑呢！”

几代说道。

“可警方已经断定是他杀了。”

“这不过是新闻界的披露，到底怎么回事儿还不能下结论嘛！”

“报纸上说旗江之死基本上与顺一之死没有关系，因此不打算合并侦查，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水江反驳道。

“这么说，警方不怀疑志方夫人了？”

“是的，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她杀害旗江的动机。”

“怎么现在杀人犯这么多呀！”

几代说完叹了一口气。

“这次志方绫子可没有‘不在现场证明’了。”

水江说到这儿，激动地手都放不稳了。

“听你这么说，抓住这个凶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几代倚在了门上问道。

“顺一的事都快2个月了。水江一直不甘心，这下可好了。”

英男也看完了报纸，一边折着报纸一边在几代的背后说道。

几代听了这话，似乎想说什么，她动了动嘴，但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

她无言地轻轻地点了点头。她还是同意了。

她同意让水江第二天去山口县的阿武町。

水江高兴极了，她马上给大形打了电话，并求他帮忙买好飞机票。

下午，她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她穿着黑色外套、黑色西服上了汽车。她要去的地点是台东区藏前三丁目的世元寺。大神旗江阿姨的家离世元寺只有500米。

大神旗江是12月20日晚上8点左右至9点左右遇害的。

尸体是第二天早上8点钟被人发现的。下午，她的尸体在位于宇部市的山口大学医学系法医教研室进行了解剖。

后来，22日，大神旗江的阿姨从那儿领回了她的遗体，在宇部市进行了火化。当天他们就带着大神旗江的骨灰回到了东京。

今天是他们决定为大神旗江举行告别仪式的日子，地点就是这家叫世元寺的寺庙。

据法医鉴定，大神旗江是被人用钝器猛击头部后，趁其昏迷时勒死的。

凶手是谁呢？

志方绫子还没有被排除有杀害大神旗江的动机。但是，这仅仅是可能。

动机是有利的证据，但对志方绫子本人来说，在这个“动机”二字的下面，如同混水一样，什么也看不清了。

在答应给大神旗江一大笔钱后，志方绫子伙同甚至可能是雇用她杀死了紫乃原顺一。为了实现从小就向往的这一梦想，大神旗江接受了志方绫子的条件，参与了杀人案。

但是，狡猾的志方绫子没有遵守诺言。大神旗江决不会坐视这几亿日元的酬金白白溜走，而且她手中还掌握着志方绫子的致命弱点。

出于这个原因，志方绫子便决定，也许是整个计划的一个部分，杀死这个知道自己一生中这么重大的秘密的大神旗江。不杀死她，志方绫子后半生都会有一种无名的威胁中度过的。

这就是她要杀死大神旗江的动机。对于志方绫子来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理由十分充分的动机了。除她之外，再没有一个人对大神旗江的死感到如此放心的了。

尤其是据说这次志方绫子的“不在现场证明”无法成立。

12月20日至21日中午，志方刚毅不在家。

12月20日是星期日，志方刚毅从星期六就住在伊豆地区的伊东温泉医院了。星期六当天在那儿进行了常规检查之后，他就住了下来，决定第三天，即21日星期一再回东京。当然这两天他也没有去“志方诊所”上班。

第三天，志方刚毅径直回到了深泽的家，到家的时间是中午。志方绫子呆在家里等候丈夫的到来。然而，出门的这两天，志方刚毅一次电话也没有打回来，因此他不能断定这两天妻子是否在家。

从12月20日的早上至21日中午，即没有人和绫子通过电话，也没有人来访过，而周围的邻居也是如此，既没有看到她出门，也没有注意到当时她是否在家中。

也就是这样，从12月20日早至21日中午这段时间，有关绫子的行踪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当然，她本人说这段时间她一直呆在家里，哪儿也没去。

她说，在这一天当中，她一直沉湎在最近的一部专门描绘一位不伦妻子的畅销书的小说中，甚至连吃饭时都不肯罢手，结果只用了这一天时间，就读完了这部长达几十万字的上下两卷本的小说。但是，虽然她能熟练地说出这部小说的内容，然而却不能做为她“不在现场证明”的证据。

接着法律上的“证人”这一概念，证明者必须是活着的人。但是，志方

绫子至今却找不到一个人来为她做证明。

志方绫子没有证人。

而她又有杀害大神旗江的动机。

是志方绫子杀死了大神旗江。

大神旗江是 12 月 20 日下午 3 点左右离开位于驹形二丁目的姨姨家的。据说当时她出门去了羽田机场。

在机场，她一定是和志方绫子见了面。两个人一块儿乘下午 4 点 45 分发出的开往山口宇部方向的“全日空”航班。

飞机于当天下午 6 点 15 分到达了山口宇部的机场。

大神旗江在宇部市租了一辆出租汽车。因为她有驾驶执照，因此可以判断是她租的车。根据记录，租车的时间是 12 月 20 日下午 6 点 30 分。

大神旗江开车，驶向山口县的日本海一侧。当时，志方绫子应当坐在车上。

大约行驶了 2 小时 30 分钟，她们又离开了日本海一侧，驶入了 191 号国道的井部田隧道附近。

这时，绫子让车停了下来。她趁大神旗江不备，用钝器猛击她的头部，并趁她昏迷之际勒死了她。然后，志方绫子将她的尸体遗弃在这儿，亲自驾车驶向岛根县。

很快，她就驶过了岛根县，191 号国道在益田市便变成了 9 号国道。

汽车在深夜行驶于日本海海岸，中途经过了浜田、江津和大田，共行驶了 140 公里。

她一定是在大田车站扔下了这辆出租汽车，因为正是在岛根县大田市的车站前发现了这辆大神旗江在山口宇部机场租的车。

绫子在大田上了下行的快车。

这是夜里 9 点 47 分发出的由米子开往博多方面的“山海”81 号列车。它到达大田时是夜里 11 点 38 分。

第二天，也就是 21 日早上 7 点 27 分，这列快车到达了博多。绫子从博多站下车后，乘出租车驶往福岡机场。

福岡的班机很多。她大概是乘上了 8 点出发的飞机，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 10 点钟到达东京，中午就可以赶回深泽自己的家中了。

因此，下午从伊豆回来的丈夫志方刚毅在家中看到自己的妻子是理所当然的了。

重要的是，志方绫子的“不在现场证明”还不能成立。

“是到世元寺吧？”

司机又问了一句。

“对。”

水江突然被司机一问，像从梦中惊醒般大声回答了一句。

出租车很快驶入江户大道，向隅田川方向驶去。一过了浅草税务署的大门，便马上可以看到前方有一幢寺庙类的建筑。由于市内空间狭小，这座寺庙似乎也是痛苦不堪地拥挤在居民楼之中，而且看上去像没有院落似的。

水江看不出这个寺庙此时有很多人，门口也不像排着许多车。

在距寺庙还有一段距离时，出租车停了下来。水江立刻意识到今天来的人很少。

她顿时产生了对大神旗江的怀念之情。她死了，然而出席她的葬礼的人

又这么少，出奇的冷清。

人们已经忘却了这个已不在人间的大神旗江了。

但是，人再少，志方绫子也是应当参加的。

水江走进了世元寺的大门，登记后便买了一束香。这时，她感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2

这是一座只有正堂和住宅的寺庙。

有一间寺櫺。寺櫺允许寺内的僧人和僧人的亲属使用。在这个寺庙里，看不出寺櫺有什么特别的。

相反，住宅的房间却十分显眼，在正堂的右侧，是新建的二层楼，外壁涂得雪白，而屋顶却涂上了红色，与寺内的其他建筑显得不那么协调。

把这些住宅的房间与正堂相连的是一个狭长的小过道。过道一侧摆放着小桌，两旁都放着布团坐垫，因此也可以做为等候做法事的人小憩的地方。

这儿已经坐了一些前来为大神旗江做法事的人。由于室外寒冷，人们不得不都挤进这个过道里来。

告别式还没有开始。正堂的祭坛已摆好了祭奠时的用具，但还没有僧人出现。四周也看不到死者的亲属。

水江慢慢地向过道里看了看，几乎没有一个她认识的人，因此她不想过去。虽然室外冷，但也只好这样了。

而且，她打算找一下刚才感到的背后的目光。但是，她很快就明白了，只有一个人从背后在看着她。

这是一个穿着丧服的女人，年龄大概在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此人个子很小，但体态丰满。虽然水江不认识她，不过她觉得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似的。

水江越看这个人越像大神旗江，虽不知什么地方像，但总有一点儿说不出的感觉。大神旗江的姨！水江的直觉对她说道。

她们两个人的目光一对上，那个女人便致礼似地冲她点了点头。水江也轻轻地还了一个礼。这时，水江与她的位置很近，但她还是朝水江走了过来。

“对不起，您就是北御门小姐吗？”

这个女人柔声地问道。

“是的，我是北御门。”

水江又低头还了一个礼答道。

“果然……那您叫水江了？”

这个女人没有笑，但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您就是大神旗江的姨姨吧？”

水江也把目光直直地盯着这个女人。

“是的。我叫林野加代子，是旗江母亲的妹妹。她生前常常得到您的帮助，实在感谢了。”

“不必不必。说到帮助，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可是，我常常听旗江讲‘北御门水江小姐如何如何’，所以，虽说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您。您可算是一位名门闺秀，不该让您来这个地方的……”

“我也是这样，凭直觉我就觉得您是旗江小姐的姨。您两位长得可真像

呀！”

水江也连忙答道。

“是啊，我也常听别人这样说。”

“所以我才很吃惊的！到了今天这一步，真是令人悲伤。希望您节哀、保重。”

“谢谢您。坦率地说，我已经累得不行了。旗江的母亲早就不在了，所以旗江对我来说就和我的女儿一样。”

“听说旗江有两个姐姐？”

“是啊。可今天，她姐姐却不来为妹妹上一支香。”

加代子无限感慨地说道。

“今天的告别式也对她姐姐家的人说了吗？”

“说了。但她两个姐姐说天太冷了。简直是人情薄如纸。我用电话通知她们的。但她们都说正好有事儿来不了。一个姐姐住在四国的高知，另一个家在山口县的下关。”

“这么说，她们都在国内，如果乘飞机当天都可以来回的……”

“所以我说她们也太无情了。实际上，旗江的母亲不在了，但她的姐姐还在，还有亲戚，这件丧事应当由她们来办的。”

“可他们不来呀！”

水江也站在加代子一边说道。

“这就是她这两个姐姐的性格呗！她们结了婚，那么丈夫和孩子就是她们生活中的大事了。对于妹妹来说，简直就是外人了。”

“旗江太可怜了。”

水江说道。

“是啊！可您就不这样，虽说和旗江认识不久，却来参加这个告别式……”

加代子感激地说道。

“不，您别这么说，这也是我应当做的，您别太介意……”

水江说道。

“还有最重要的另外一个人。”

加代子喃喃地说道。

“是谁？”

“就是旗江工作的那家人家的夫人呀！给了旗江最多帮助的那位夫人……”

加代子似乎对志方绫子很有好感。

“可她好像今天没有来呀？”

水江吃惊地说道。

“是呀！”

说着，加代子环视了一下四周。

“可这是为什么呢？”

水江问道。

“大概今天她有什么事儿吧？今天早上志方诊所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放下了一束香。我问了一下，他说当时志方绫子还在睡着呢！”

加代子说道。

“是吗？”

水江吃惊地问道。

“说是志方先生的夫人对旗江的死十分惋惜，心情沉闷。过去旗江几乎完全成了夫人的保姆了呢。”

旗江的姨姨说到这儿，水江才第一次看到她目光中的亮光。

“心情这么深重，连床都起不来了么？”

水江抬起头来，望着蓝蓝的天空。

“那个人还说，夫人除了让她带来一束香外，还把一个月旗江的工资带来了。”

林野加代子说着，低头打开了一块手绢，擦了擦眼泪。

“会不会是装病？”

水江毫不忌讳地说了一句。

“可是，那位夫人难道不知道不参加旗江的告别仪式是多么严重的事吗？”

林野加代子竟然微微一笑地说道。

“啊，是这么回事儿！”

水江一边用手把头发向后撩去一边说道。

她真想把志方绫子不来参加旗江告别仪式的真正原因对加代子讲。但是，“杀害旗江的凶手是志方绫子”这句话可是不能随便说的呀！

水江连忙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可在她内心深处却没有放弃这个念头。

因此，她认定这就是志方绫子不来的真正原因。凶手不参加被害者的葬礼，在现代社会已经不会成为唯一的证据了。相反，凶手大大方方地为死者开追悼会、守灵，倒成了现代社会新闻中的号外了。

因此，志方绫子也是看透了这一点，索性不来参加这个告别式，这样也不会给别人留下把柄。因为社会毕竟进步了，确定是否凶手，要看证据。而且，如果贸然地露面，也许在那种场合下控制不住，会露出什么马脚的。

而且，无论如何志方绫子还是害怕警方人员的。所以，她认定警方会派人参加死者的告别式，从来人中察言观色，发现可疑的人。

尤其她更要担心水江，因为她知道水江恨她，当然会利用机会寻找破绽。她还是要小心避免与水江碰面的。

从这点认识出发，也许志方绫子认为自己不出面，也不会受到别人什么非议的，更不能成为是杀人凶手的理由之一了。

对志方绫子来说，这是逃避。水江坚信这一点，而且越发坚定了。凶手，也就是她的情敌，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旗江常常来我家玩的。”

林野加代子的声音显得那么压抑。

“是的。我听说她每个星期六都去您的府上。”

水江用同情的口气说道。

“是啊。大概是这孩子不喜欢男人吧，到现在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也不会约会什么的。所以，她的周末都是在我家过的。”

加代子像是回忆往事一样，目光盯向了远处。

“可不，差不多快成您家的一员了呢！”

这时，水江又回忆起旗江在她姨家给自己打来电话时那无拘无束、热情奔放的声调来。

“旗江这个孩子很爱热闹，所以我丈夫和孩子们都非常欢迎她来呢。”

“她常常是这样。我现在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我觉得她还在我们身边一样。”

水江感慨地说道。

“是啊，我这次也老是想，人的命到底是什么呢？旗江马上就要在山口县的萩市重新开始她的新生活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说着说着，加代子的眼睛又湿润起来。

“我也听旗江在电话里对我说过这话。”

水江连忙附和着说道。

“咳，那天刚刚说过。”

“那天？是哪天？她说什么来着？”

“就是她遇害那天。”

“3天前……”

“对，12月20日，那是个星期日。旗江头天晚上又来到我家，对我说要去萩市实际了解一下市场行情什么的。临走时她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想起来，那是我们最后的一面呀！”

“是啊。那旗江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说，不过，她说了一下要住在萩市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方。噢，她说了，说星期一夜里回来。谁知，当天她就……”

“说好就住一夜？”

水江问了一句。

“是啊，她说她没有休息日……”

“听说旗江从您那儿出去时是20日下午3点左右，她是不是事先买好了飞机票？”

水江问道。

“哎呀，我忘了问了，可她也没有说呀……不过，好像她没有拿出过飞机票什么的。”

加代子低头想了一下。

“是吗？”

水江盯着加代子。

“旗江常常提起你，而且很高兴似的。”

加代子突然转了一个话题。

“什么？”

水江不由得吃了一惊，她不明白加代子的意思。

“她说，她认识了一位十分漂亮的小姐。这个小姐还在东驹形的‘美食屋’餐厅招待过她。所以，我凭着她对你的介绍，刚才一眼就认出你来了呢！”

加代子像忘记了刚才的满心悲哀一样，欢声笑语地对水江说道。

“啊？”

水江已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来和加代子交谈了。

她感到十分意外。加代子为什么突然把话题转到这儿呢？她没有料到，旗江竟然对她抱有这样的好感，以致能使她的姨姨也会忘却痛苦的。

那么说，旗江这个人还有水江意料之外的一个方面。于是，水江更希望进一步地了解旗江这个人，同时，她也产生了十分怀念旗江的感情。

按着从前的看法，水江断定，一定是旗江下手杀死了紫乃原顺一。水江

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深入核定一下自己的判断。

她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推理：

大神旗江经不住志方绫子巨额酬金的诱惑，充当了她的帮凶，杀死了紫乃原顺一。也就是说，旗江杀死了水江的未婚夫。

因此，旗江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她不得不常夸水江的人品、容貌，从而从心灵上弥补自己的“过失”。当然，她还在努力地“忘却”这件事，也想“忘却”水江这个人。也许是这个原因，她常常在别人面前不说“水江”这个名，只提“北御门”这个姓。而当她与水江面对面而坐时，内心又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

然而，旗江也常常提到水江的事情，使姨姨家的人知道有水江这么一个好友。

而当水江提出和她约会时，旗江无法拒绝，虽然她心中并不乐意，却也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当她真和水江面对面而视时，她又出人意料地冷静、沉着。

尤其是当她得知，她将要“获得”一笔巨款来实现她的梦想时，她压抑不住心头的喜悦，也暂时忘记了内疚，给水江打来了报喜的电话。按说她是不应当向她有愧疚的人主动打这个电话的。

那么，自己原先认为旗江是凶手的想法，是否与现实有些矛盾呢？水江的心中多少有了点儿动摇。

### 3

大神旗江没有预订住宿的旅馆或饭店，但说要在外边过一夜，这倒也是目前年轻人流行的一种做法。

在过去的50年代初期，日本的游览胜地或温泉的旅馆是不必预约就可以住的，因为那时的日本人大多还“沉湎”在繁重的工作之中，没有想到享受。因此，各地的旅馆常常不会“满客”。“旅游”这个词，也几乎是鲜为人知。那时连乘飞机都不必事先买票，还有的人可以买飞机的月票上下班的——

这些情况，都是水江从最近看到的过去的记事中知道的。

但是，自从进入五六十年代之后，乘飞机和住宿采用预订方式的越来越多了。

到了今天，除了有各种机会享受免费旅游者外，几乎所有的旅游者都要采用预约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这是因为外出的人多了，这样，旗江当然也不例外。

就算是打一个电话，这种预约也可以有保证。否则，到达目的地后，会有许多不便之处的。最糟的情况下，也许会住不上、走不了的。

那么，看样子旗江是没有预订住的地方——从林野加代子的话中可以得知。同时，好像她也没有事先买好机票——若买了，通常是要对周围的人说一声的。

也就是说，旅馆未预订，机票没有买，而这会儿又不是50年代，做为现代人的旗江，不会不知道这一点的。

或者说旗江为了掩饰什么。

因为至少机票是要提前订购的，看来只能是志方绫子预订。旗江的任何事情都听命于绫子。

旗江是单身去羽田机场的，而绫子会在那儿等她。机票就在绫子手中。在旗江被害之前，她肯定认为旅馆也是由绫子预订好了的。

她相信了志方绫子的谎言：已经在萩市预订好了房间，在那儿住上一夜。但是，绫子肯定是欺骗了旗江。

绫子与旗江同行——

也许绫子从始至终都控制着旗江。

“我给了你一笔巨款，你就要对我们之间的事绝对保密。如果有人知道了这件事，那我们就全完了。因此，和我一块儿去山口县的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

如果当时绫子这样要求旗江的话，那么旗江是不能不听从的。

于是，机票和旅馆都由绫子一手安排，并且旗江向外人隐瞒了她将和志方绫子一道去山口县的事实。

因此，机票也好、旅馆也好，旗江都不清楚。由于旗江对家人的欺骗，也使得她的死难辨凶手。

以上的推理，水江认为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此，可以推断出，旗江百分之百是志方绫子杀害的。

但是，绫子要杀害旗江必须有一个前提。对于这一点，如前所述，水江是这样认为的：

绫子以巨额酬金为诱饵，唆使旗江杀害了紫乃原顺一。但是，后来绫子意识到旗江有可能被人查获，或是旗江本人会坦白，便决定杀人灭口。

不过——

水江对旗江杀害了紫乃原这一想法已有了些动摇。那么，万一旗江不是凶手，那绫子也就失去了杀害旗江的动机了。

这样一来，失去了动机的杀人则很难成立。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动机呢？这是一种什么动机呢？

“还是再问一下吧。”

水江又朝加代子身边靠了靠。

“哎呀！”

加代子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好像怕告别式晚了。

“我有一件事儿，还想打扰一下……”

水江连忙说道。

“什么事，很久了吗？”

加代子问道。

“不，也就两个月前吧。”

“两个月前？也许我记不清了呢！”

加代子惊讶地说道。

“不，不会的。10月31日，是个星期六。星期六旗江当然照例回您的家的吧？”

水江问道。

“那当然了。直到她死前，这两年她哪个星期六都是在我家过的。”

加代子答道。

“那么10月31日那个星期六，旗江说是在夜里9点过一点儿，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样子离开志方家的吗？”

“10月31日？”

加代子低下头想了起来。

她不停地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前额。

“9点从世田谷的深泽出来，几点到家的呢？如果坐地铁，是花不了多长时间的。”

水江的眼睛转向了世元寺的门口。

一位穿了一件橙红色大衣的姑娘站在那儿，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尤其参加的是遗体告别式，这也过于“漂亮”了。

“她常常是10点半左右，手里提着烤鸡肉串的包回来。如果她坐出租，就在中目黑下车，如果是坐地铁，就到浅草。旗江常常这么说的……”

像回想起了什么似的，林野加代子抬起头对水江说道。

“那天也是10点半到家吗？”

水江又追问了一句。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10月31日，我记得特别清楚。”

加代子又朝前额敲了几下。

“那10月31日……”

水江心中有点儿激动。

“那天晚上，从向岛来了几个朋友，有银子。她们来我家玩儿，银子和我丈夫是童年时的朋友，现在在向岛开了一家酒馆。那天她也喝多了。听说是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顺路来我家玩儿的。”

“肯定是10月31日吗？”

水江问道。

“没错儿，绝对是。星期六，是个大安日。好日子吗，我记得银子对我丈夫这样说的。”

加代子也兴奋地说道。

“那么，那一天您也是和平常一样的时间看到旗江的吗？”

“对、对。而且，她回来后又和银子喝起酒来。我丈夫还让我也一块儿喝呢！那天可热闹呢，一直喝了两个钟头。12点左右银子才坐出租车回去的呢！”

“这么说，10月31日，旗江也是10点半回家的？”

水江一下子失望地问道。

“是的。”

“一直到12点，旗江也始终和你们在一起的吗？”

水江不甘心地又问了一句。

“当然了。”

加代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那么，这期间，她一直也没有离开家了？”

“是的。旗江还是喝酒的主力哪！哪能让她离开！”

加代子答道。

“那后来……”

“银子走后，我们就都准备睡了。我和旗江又吃了点儿东西，忽然她发现她的工资袋没有带回来，便想要再回去。我说太晚了不要打扰别人，但她不听，还是给夫人打了个电话，问清后才罢手。当时我也吓了一跳呢。”

加代子说道。

“当时打电话时快1点了吧？”

水江又问了一句。

“嗯，差不多。结果，到两点了，我和旗江才睡下。”

说到这儿，加代子又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太感谢了。”

水江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杀害紫乃原顺一的凶手是大神旗江——这本来是她坚信的一点，然而现实那么残酷：旗江并没有杀害紫乃原。

紫乃原在目黑区被害的时间，正是旗江在台东区驹形的时间，她与紫乃原顺一被害无关。

这样一来，连绫子都可以有“不在现场证明”了。

那么，是谁杀死了紫乃原呢？

另外，绫子又有什么动机要杀死旗江呢？

水江感到眼前是一层厚厚的壁垒，她的头脑里也一片混乱。

“啊，片平小姐……”

林野加代子向刚刚签完到的一位小姐喊道。

这个叫“片平”的小姐，就是穿着橙红色大衣的姑娘。这种鲜艳的颜色，使她看上去更加年轻。但是走近一看，年龄并不小，也快30岁了呢！

这个姑娘向加代子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加代子也向她还了礼。她们双方相互致礼后，加代子像突然想起来似地，把水江和这个叫“片平”的姑娘做了介绍。

“她也是山口县人，和旗江同一个护士学校毕业的，比旗江大几届。旗江还是刚到东京时，她已在妇产医院工作了。她叫片平真子……”

林野加代子向水江介绍道。

水江从旗江嘴里听说过好几次这个叫“片平真子”的名字，也常听旗江说她是前辈。

正在这时，来的人群中有点儿乱，等候在休息室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然后愣愣地朝正堂挪动着。

一个死者亲戚模样的中年妇女走过来招呼林野加代子。于是，加代子向水江打过招呼后，便和那个女人朝休息室那儿走去。

告别式按部就班地举行着。但是，在正堂里还看不见僧侣们的人影。人们通过走廊进入正堂的步子也十分缓慢。大概这种仪式不应当过于快了吧。院子里还站着十来个来客。

“您工作的妇产医院在哪儿？”

水江见加代子走后，便和片平聊了起来。

她们两个人站得近了一点，又互相不认识，因此彼此都有点窘迫。于是，水江有意地提起了话题。

“在丰岛区的南池袋，叫中丸妇产医院。”

虽然片平没有化妆，但也长得十分漂亮。

她的气质也好，也没有那么多的习惯动作，使人感到很温柔、贤惠。

“忙吗？”

水江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僵局，只好继续问下去。

“还可以吧。虽然我在医院，但也不过负责办理入院手续什么的，管着几个病床……”

片平答道。她的嘴很娇小，给人一种细腻美的感觉。

她的样子十分性感，但水江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她好像还在独身。

“那您真了不起呀！”

水江吃惊地赞叹道。

“其实，我不过是干熟了，所以病床多点儿累不着。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年轻点儿的护士也常常帮忙呢。都是像旗江小姐那样年轻的护士呢……”

“旗江小姐也在那儿干过？”

水江问道。

“是啊，最早她是在山口县的萩市开始干这行的。干得也不错呢。”

“那您最后一次见到旗江小姐是什么时候？”

“12月7日，星期一。也就是旗江小姐出事的两星期前。”

片平答道。

“你们一块儿吃饭来着？”

水江又问了一句。

“不，那时她是来我们医院的中期引产科。”

“中期引产科是你们……”

“对，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科。”

“旗江上那儿玩去了？”

水江有点奇怪地问道。

“不。”

片平笑了笑。

“她来这儿有点事，找我商量中止妊娠的事情……”

“什么？旗江怀孕了？！”

水江吃惊地看着片平。

“不，是她领着的那个女人。旗江说是她工作的那家的夫人要做。”

说完，片平就要朝正堂走去。

“旗江工作的那家的夫人？”

水江连忙追上片平。她感到呼吸都困难了。

也就是说，要想做流产的是志方绫子！绫子怀孕了。水江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说：

这就是这个悲剧的根源！

两天后，12月25日，水江和大形部长踏上了去往山口县的旅途。

上午7点钟，水江来到了机场的大厅。她和大形商量好了，坐今天从羽田机场起飞，开往山口宇部方向的班机。

不一会儿，水江就看到了这位在奉命“休养”中的警察。今天，大形穿了一件时髦的新式西服。

他系了一条紫色的领带，穿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种奇妙的色彩搭配，这和穿着外衣、梳着短发、一身黑西服、黑风衣和黑皮鞋的水江，成了鲜明的对照。

水江仅仅带了一只手提旅行包，而大形部长更简单，手里只拿了一本周刊杂志。

要让外人看起来，好像大形是父亲送女儿水江外出旅行的样子。

两个人上了7点50分起飞的飞机。直到这会儿，水江和大形还没有讨论一下这次山口县之行的问题。

对水江来说，很久没有坐飞机外出旅游了。而且，除了和全家或紫乃原之外，她从来没有和另一个男人单独外出过。

从这一点来说，水江的心里多少有些紧张。而大形部长的脸上则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水江在昨天的电话里已把在世元寺从林野加代子和片平真子口中听到的事儿全都详详细细地对大形部长说了。大概此时此刻，大形部长的头脑里还在考虑着这些事儿吧。

飞机飞上了蓝色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天空令人头晕目眩。

他们乘坐的是234人的波音767型飞机，但人员并不满，因为无论是观光还是旅游，这会儿都不是最理想的时间。

12月25日是圣诞节。马上就要迎来年末和明年年初的旅行高潮了。

现在如同暴风雨要来的前夜一样，平静异常。而交通部门和住宿部门却已开始如临大敌，早早地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了。

这时，水江突然涌出了一个念头：现在飞机上的男男女女，有几个是和自己一样为不幸的事情忙碌着呢？

“今天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大形望着窗外那广阔无垠的云海，喃喃地说道。

“可一个星期了，我们不还这样吗？”

水江想开个玩笑，可她怎么也笑不起来。

“可对有的人来说……”

大形用手摸了摸下巴，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似乎他知道水江会明白他的意思，他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这种强制性的休养，总算快结束了。从明年1月1号起，一个比鬼还厉害的刑警又要回到搜查本部去了！”

水江浑身无力地说道。

飞机停止了爬高，开始水平飞行了。由于他们的位子远离发动机，所以低声说话也不受干扰。水江最怕寂寞，她很想多说一会儿话。

“可事情解决了，我这个鬼也就失业了。”

大形苦笑着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

水江的目光落到了左手的无名指上。

水江的手上戴着一只戒指。这是镶有水江诞生石——祖母绿宝石的戒指。当然，这是紫乃原顺一送给她的。紫乃原死后，她曾经摘下过，今天是特意戴上它来的。

“恐怕不能指望明年搜查总部还能存在了。听说他们想在年内把这个案子了结了。”

大形无奈地说道。

“怎么，您也没有信心了？”

水江用右手抚摸着戒指问道。

“当然了。不过，我和他们的目的不一样，我是想通过这次山口县之行，抓住各种线索，找出真正的凶手，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悬案挂起来！”

大形认真地答道。

“抓住线索……”

大江抬起头，看着大形。

“怎么啦？”

大形的目光中充满了一种热烈的神情。

“是不是抓住志方绫子怀孕一事做为这件事的突破口？”

水江问道。

“对呀！”

大形兴奋地答道。

“难道这真的能成为重要的线索？”

“也许会的。无论如何，志方绫子的怀孕大有文章。”

“第一，先要弄清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水江抢先说道。

“如果水江小姐不想推测，也就罢了。”

大形宽容地说道。

“不，我完全想得通。不这样，怎么能彻底地调查问题呢！”

水江坚定地回答。她明白大形怕说出是紫乃原的而影响自己的情绪。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对这次调查就非常乐观了！”

大形笑了笑。

“志方夫妇之间，这么多年没有孩子，这事儿是百分之百的吧。”

“是的。在关于志方夫妇的情况资料中，我记得有这么两点。第一，志方夫妇双方没有要孩子的愿望；第二，就是有这个愿望，从他们双方的年龄上来讲，生孩子也是不可能的了。”

大形说道。

“这个问题的根据是什么呢？”

水江问道。

“第一点根据是听他们家的邻居说的，因为他们在一块聊天儿时常常说到这个话题。志方刚毅这个人特别讨厌孩子，邻居对这一点感受很深。听说哪个病人带着孩子来诊断看病，他可以马上离开，交给别的年轻大夫去处理。大家都说，像他这样的人，也不会喜欢自己的孩子的。”

大形滔滔不绝地说道。

“所以直到今天，他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嘛！”

水江点了点头也附和了一句。

“而且，他已上了年纪。听说他好像也不可能生孩子。”

“那么第二点呢？”

水江又问了一句。

“你想想，他都过了60岁了，再说，这两年他常常不在家，总是住在伊豆的伊东温泉医院。连志方绫子都怀疑他在那儿又勾上了一个情妇呢！这也是根据之二嘛。”

“怎么，他还真的有情人？”

水江吃惊地看着大形。

“是啊。绫子早就察觉到她丈夫有了外遇，但是，她既不嫉妒，也不和他大闹。”

“那么，她就和顺一混到了一块儿？”

水江说道。

“好像是双方都对对方的这种事采取了互不干涉、相互默认了的态度，而且认为公开闹和离婚都不是上策，所以也就这么着过了，都两年多了。”

“听说志方刚毅原来和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有恋情，后来不知怎么让绫子粘上了，才和绫子结了婚。现在想起来，他们的关系到了这一步田地也是情有可原的。”

“是的。当时绫子关心的是志方刚毅的财产，做为男女之间的情义，可以说在两年前就干枯了！现在他们没有孩子，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儿了。”

大形说道。

“这样一来，志方绫子和丈夫之间没有孩子，那她就必须隐瞒怀孕这件事儿了吧？”

“那当然了。如果她做了人工流产，就可以瞒过她丈夫。如果真是她和她丈夫的，她就不必偷偷摸摸的，因为志方刚毅也是大夫，完全可以找一家好的妇产医院做的。”

“这么说，绫子怀孕这件事，她对旗江说了？”

水江沉思了一会儿。

“这是件不体面的事儿，她肯定是不愿意让一个佣人知道的。但是，大神旗江是个护士，她的同学又在南池袋的妇产医院工作。她知道这些情况后，也许就对旗江说了吧？”

“为了秘密地引产，也许她们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要对绫子的丈夫保密。”

水江说道。

“是啊，如果夫妇之间没有性生活，是不应该怀孕的，然而，她却怀孕了。这就是绫子与丈夫以外的另一个男人有过肉体关系的证据。她无法否定她和腹中这个孩子的父亲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一事实。”

大形果断地说道。

“这么说，与她有不正当关系的男人，就是紫乃原顺一了？”

水江像是对自己又像是问别人地说道。她面无表情，看着窗外的浮云。

“啊，也可以这样说吧。”

大形部长似是而非地答应了一句，然后又习惯地用手摸了摸下巴。

“从目前来看，这件事其他人还不知道呢。对志方绫子来说……”

水江的手不停地抚摸着戒指，话只说了半截儿就停了下来。

即使她和紫乃原举行了婚礼，她的丈夫还会受这个女人控制的。而且事实是，早在和自己结婚之前，未婚夫就已让另一个女人怀上了他的孩子。

怀孕，这是男女相爱的结果，孩子不正是爱的结晶吗？可是，这却是水江所不愿意知道的事实，因为应当是自己怀上紫乃原的孩子，而不应当是别的女人！

只有一个原因，自己的未婚夫被绫子所勾引，和她发生了不应当发生的肉体关系，并且使绫子怀了孕。

水江和紫乃原认识后，连亲都不轻易让他亲的。紫乃原不是第一次交女朋友，因此，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水江才把紫乃原推进了绫子的怀抱。

顺一和绫子的肉体关系，水江能够理解。作为一个男人会有这样的欲望的。但是，她一想到绫子怀上了未婚夫的孩子，胸中就如同被冷风吹着似地，感到一阵阵冰凉和胸痛。

她似乎觉得连手上的这枚戒指也那么肮脏。她原本是想戴着戒指，和未

婚夫紫乃原一道儿“旅游”的，但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

“那么，这件怀孕的事情一定要做为重要的秘密，不能向外人透露。”

大形用手指轻轻地弹弹刚刚刮过的脸对水江说道。

“恐怕绫子还对紫乃原顺一讲过她怀孕的事儿。”

水江说着，慢慢地把戒指从手上脱了下来。

她连看也不再认真看一眼，就扔进了旅行手提包里。

“紫乃原顺一会是第一个知道绫子怀孕的人。从那时起，他就陷入了苦恼之中。对他来说，他当然想要解决这件事儿了。也许他低三下四地乞求绫子做人工流产呢。”

“可是，绫子她……”

“她肯定坚决拒绝，并且威胁他要把孩子生下来。”

大形一口咬定地说道。

“但她的本意并不是想要的吧？”

水江问道。

“应当是这样的。如果她怀孕的事让她丈夫知道了，这可非同小可。她当然不会生下这个孩子。这是她故做姿态罢了。”

“这个女人够歹毒的。”

水江愤愤地说道。

“所以，绫子希望能在最近的地方把人流做了，并且可以保密。”

“但紫乃原顺一却陷入了困境，他根本没有料到这个女人的打算。也许他认为绫子的目的是想通过这个办法达到和他结婚的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绫子达到了破坏你和紫乃原婚姻的目的。”

大形遗憾地说道。

“这么一来，志方绫子就可以一直独霸着紫乃原，或是他婚后还必须保持和她的情人关系。永远这样下去。”

“是的，这就是说，绫子要和紫乃原达成一个协议。”

大形说道。

“那样的话，如果我和顺一真的关系断了，她马上就会去做人工流产的了。”

水江沉重地说道。

“对，是这样的。”

“难怪那段时间里，顺一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样子，问他什么他也不说……”

水江又怀念起紫乃原来了。

“可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与紫乃原之死的关系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也就是说，绫子不是杀害紫乃原的凶手。因为大神旗江不也证明了绫子在这个问题上是无罪的吗？如果凶手是宝木三郎的话，那就与绫子怀孕没有关系了。”

随着播音员通知快要降落的指令，大形部长系好了安全带。

“又走进了迷宫了！”

水江顿时浑身无力了。

飞机徐徐下降。可以看到濑户内海和几个小岛了。

飞机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后，便要在山口宇部机场着陆了。晴空下的濑户内海一片明亮，使人感觉不到现在是冬季。

但是，风很大，从海面上的波纹和地面上摇动的树枝可以看出这一点。

飞机渐渐地降到了地面。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水江完全忘记了志方绫子和大神旗江的事儿。

当她下了飞机，上了出租汽车后，她又回想起5天前志方绫子和大神旗江的行动来。她仿佛发现了这两个人一样，两眼瞪得大大的向车外看着。

“我们本来应当直接去萩市警察署的。”

大形对水江说道。

大神旗江遇害的现场，位于山口县阿武郡阿武町大字宇田，属于萩市警察署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山口县的搜查一科也在萩市警署设立了搜查总部。

因此，如果大形部长是做为警视厅的侦查员的话，就应当先到萩市警署了。但是，目前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游客而已。

“我不想走日本海沿线……”

水江对司机说道。

“那我们走哪儿好？”

这个40岁开外的司机马上降低了车速。

“反正我们要去阿武郡的阿武町。”

大形抢过来答道。

“好，明白了。”

司机点了点头。

“到了那儿之后，去井部田的隧道。”

大形说完，悠闲地靠在了椅背上。

“什么？井部田隧道？四五天前，有一个东京来的女人被人杀死在那儿。说是老家在须佐町的护士……”

司机若无其事地高声说道。

这个司机大概也被警方调查过吧，他对这件事儿十分关心，因此，凡是有人要去那儿，都不免勾起他的话题来。

他对那件杀人案十分清楚，因为他是当地人，当然关心本地的新鲜事。尤其这种杀人案，在当地还是很少见的呢。

“走什么道儿，听您的……”

大形部长只好打岔。

汽车驶入了收费公路。虽然这是一条收费公路，但却看不见第二辆车，也没有对面来的车，好像这条道成了他们的专道了。

道路修得很漂亮，但利用率却很低。

视野越来越小了，四面几乎都是山，只有头顶上是一块蓝蓝的天。

大形和水江都感到了这种远离都市的安静的田原风光之美。

水江拼命地吸着山口县的空气，这是在东京闻不到的新鲜空气。

不仅如此，这儿山的景色也特别多。这儿没有高度超过1000米以上的山，因此是丘陵地带，有的地方像一小块平原一样。

快到沿海的地方，地势更加平坦一些。远远望去，山海相连，别有风味。

“A杀H的动机，必有先决的条件。”

水江轻声对大形说道。

大形多少迷惑不解地盯着水江的脸。他感到水江的话有些费解。

水江不希望司机听到这话，因此她才这样轻声说。已过了二三十分钟了，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时间是宝贵的，为什么任何人都不珍惜时间，尽快抓到杀人凶手呢？而且对于杀害旗江的动机，至今还不明了。

水江想用这种方式来提起问题，可是她又不愿让司机听到，所以声音很小。她说的又不是人名，而是固有名词，难怪大形一时弄不清楚了。

A 是绫子，H 是旗江，当然，数秒钟之后，大形部长一下子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他冲着水江“嘿嘿”地笑了笑。

“为了灭口，这动机还不明确吗？”

大形心领神会地低声说道。

“我在世元寺听 H 的姨说了那些情况后，才否定了 H 是 S 一案的同谋犯的。”

水江又把紫乃原说成了“S”。

“对，为了杀人灭口，隐瞒全部的杀人计划。而且，A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杀死了 H，这样解释就可以说通了。不过，H 可不是 S 命案的同谋犯呀！”

“当时，H 在驹形的姨家，一步也没有离开，还有一个叫银子的人在场。她是这家男主人童年的朋友，有她的证词。她与 H 家没有什么利益相关，因此不至于撒谎。”

水江依旧小声地说道。

“这件事情如果问一下 H 的姨父和他们家的孩子，就会更加明白了。撒谎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本人对 H 的姨姨的证词确信不疑。因此，H 的‘不在现场证明’也是可以成立的了。”

大形说道。

“那么，H 什么也不是，与杀人案毫无关系。这样一来，A 就没有必要为了灭口而杀死 H 了？”

“不，除掉 H 的 A 是绫子，S 紫乃原肯定与她有关，才遭此恶运。”

说到这儿，大形摆了摆手，让水江不要再用代号说下去了。

“是。”

水江也发现，这个司机并不知道她们所说的这几个人的名字与前几天死的东京来的姑娘一案的关系，便也直呼其名了。

“一方面，绫子有‘不在现场证明’，至少不是她直接下手杀死了紫乃原的。但紫乃原的死，如您所说，肯定和绫子有关，也许绫子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他因此受到了威胁，或者说，他害怕受到威胁。于是，他成了灭口的第一个受害者。”

“可对绫子来说，她没有什么短处呀！H 也没有受到威胁呀，而且，绫子没有必要杀死 H。”

“会不会绫子的短处我们并没有找到，在 H 手里……”

大形仍不甘心地说道。

“别的？那就与紫乃原没有关系了。”

水江不解地问道。

“是啊。”

“遭到致命的灭口，肯定掌握着重大的秘密呢！要不就是H很容易地掌握了绫子的秘密。”

水江说道。

“那就是怀孕……”

大形眼睛一亮。

“这能算是重大的秘密吗？首先，绫子对H并没有保密呀！还是H帮忙联系的妇产医院，并且一再照料她的。”

水江不同意大形的看法。

“可是，绫子有必要给H一笔钱做为保密的酬劳呀。”

大形说道。

“那这笔钱也不会太多的吧。给她几万日元的小费，H也不会因此而忘恩负义呀。”“那怎么解释呢？”

大形有点儿发愁了。

“是啊。”

水江也有同感。

“不，这件事可是非同小可，要是她丈夫知道了可不得了。所以这是个重大秘密。”

“为了不让她丈夫知道，就要偷偷地去做人工流产。”

“可H全都知道了呀！”

“这可是在她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让H知道的呀。”

“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想，做为秘密，她只让紫乃原一个人知道她有了他的孩子就够了。绫子可不希望让H知道的那么清楚。当然，作为绫子来说，为了得到她丈夫的财产，她还是怀孕的好。但这次怀的不是她丈夫的孩子，于是她便对H讲了许多关于她们夫妇关系的利害，并问H，认识不认识妇产医院的人。H答应为其保密后，便带她去了自己同学工作的妇产医院。仅仅这一点，就足够造成对绫子的威胁了。”

大形解释道。

“您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如果有一天，比方是我，一问H，绫子的孩子是谁的，有可能就会暴露出去的。”

水江说道。

“或许还有这种可能，绫子把这个孩子当成是她和她丈夫的呢。这样，就算是有一天要露马脚的话，她也可以不承认的呀。”

“照您这么说，绫子怀孕一事，与H被害无关了？”

水江真有点失望了。

“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呀。”

大形无可奈何地说道。

“那会不会是在别的方面绫子有必须封住H口的秘密呢？”

水江不甘心地说道。

“这个吗……由于我们仅仅了解绫子的一部分私人秘密，所以目前还没有更详尽的资料可查。”

说到这儿，大形部长不知想起了什么，忽然“哈哈”地大笑起来。

也许是他觉得弄了半天，他们越钻越糊涂了，太可笑了吧。但是，水江仍不死心。她认为，知道绫子怀过孕这一事实，就证明快找到洞口了，她坚

信曙光就在前头。

“对于人来说，一生中到底有多少决定自己命运的把柄呢……”

尽管水江对从旗江事件上嗅出了自己的未婚夫有可能使绫子怀上了他的孩子一事感到无比气愤，但还是有点儿眷恋之情。

出租汽车很快驶过了小郡町，进入了9号国道，向山口市驶去。远远近近的群山，各不相同，千姿百态，中国汽车车道和山阳新干线也渐渐地向南延伸过去。

这时，他们已经可以看到山口市的售花商店了。水江让车停了下来。她来到这家商店，买了一束制作精美的鲜花。对于一边做着多彩绚丽的美梦，一边又离开了人世的大神旗江，这束漂亮的鲜花正好可以陪伴着她。

水江出了花店，又回到了出租车上，并把花放在了助手席上。这个司机好几次歪过头来看这束鲜花，似乎他已察觉到，这两个人是要把这束鲜花放到井部田隧道旁的杀人现场去。

出租车继续行驶在9号国道上，这条公路一直通到京都，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山阴道”。

他们又向西走了大约25公里，便来到了一个叫“秋芳洞”的地方。这也是一处游览名胜，可惜此时游人很少。汽车又行驶了一会儿，就到了“长门峡”县立公园了。

“到了这个公园，就标志着进了阿武郡了。”

司机对他们说道。

从他们下飞机，离开山口宇部机场，已经过了1小时30分钟了。这会儿的时间是中午11点多钟。大形问水江，是不是先去吃点午饭，但水江一点饥饿感都没有。

距离大神旗江遇害的地方越来越近了。一想到这一点，水江心中的紧张感就压倒了饥饿感。比起吃饭来，水江更担心的是天气。

自从汽车驶入山间之后，蓝色的天空和日照都看不到了。云层厚了起来，北面天空的云层更是浓重，无论哪儿都阴沉沉的，周围顿时呈现出了一派冬日的寒冷景色。

在与岛根县接壤的地方，他们终于看到了一块写着“阿东町”的标志牌。在这个阿东町，9号国道与315号国道交叉而过。如果继续走9号国道，8公里后便能进入岛根县，到达津和野。

于是，汽车向左拐，向北驶入315号国道。他们可以看到右侧两个县界的群山。315号国道建在丘陵地带，其一侧是海岸线。但这儿的丘陵比一般的山略矮一点，汽车行驶在这“山”的脚下，大有被压迫之感。

这一侧的海就是日本海，沿着日本海还有另外一条国道——191号。他们走了不一会儿，便与191号国道汇合了。这个汇合处，就是须佐町。

须佐町是大神旗江的出生地。直到她的少女时代，她的父母亲都是在这儿开一家小食品店的。现在，这个须佐町仅仅留下名而已，旗江也不会再回来了。

冬日的日本海在云层下显得十分广阔。遥远的海边呈现着铅灰色。向日本海的右侧望去，便是萩市方向了。

长长的国道线上，山、海一直把汽车压在狭小的空间里。这么窄的国道，为什么不把它加宽呢？仿佛会车都很困难的。

水江不由得抬头向窗外望去，头顶的山崖如刀劈斧凿一般；而大海一侧又像是悬崖。好险的公路呀！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令人头晕目眩、险象丛生的公路实在太少见了。新建的公路再也没有这么糟糕的了。

快到隧道的时候，国道忽然一下子变得宽阔起来，地面上也有了不少装饰，如警告牌、护栏。公路穿过的隧道也算比较笔直的。

大概是再在半山中修建像刚才那样的公路太不安全了吧，前方的隧道越来越多，国道 191 号便开始进入“隧道群”中了。

须佐隧道

大刈隧道

小刈隧道

惣乡隧道

宇田隧道

井部田隧道

田部隧道

尽管须佐至阿武间总共才 14 公里的距离，但就有这么多条隧道。

每个隧道口的外部都装饰精美，仿佛是一件近代艺术品一样，而且哪条隧道都很长。

在这些隧道的外边，仍然依稀可辨过去的旧路，不过已加装了护栏，这样还是可以走车的。

但是，对于现代交通工具来说，那已不是可利用的公路了。如果还能说是一条“道”，那也就仅仅是一条“道”而已，绝不能与今天的公路相提并论。

由于那条旧路狭窄而危险，如今已经无车可走，只有乐意求寻静谧的男女情人，才有心专走那样的道呢。

在那条旧路上，到处可见被遗弃的一次性饭盒。大概那是人们来这儿游览、怀旧时扔下的吧。这种地方的荒凉程度，可利用之处也就是用于拍摄电影、电视剧的杀人现场了。

“在田部隧道拍摄一部电影时，车子从悬崖上摔了下来呢。”

司机对他们说道。

“不过，我们不要紧，不会出事的。但这些隧道太僻静了，所以听说这儿经常发生杀人事件。”

这个司机看样子对这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

“这次在井部田隧道外边的旧道上，就又有有一个须佐町的女人被杀了。关于这件事儿，是萩市一家经营不动产的人发现后打来电话报警的。”

司机又看了一眼放在助手席上的鲜花后说道。

“您好像知道的很多呀！”

大形也开始正面和这个司机交谈上了。

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他认为也许会问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来。

“很多倒不敢说……”

这个司机像是卖个关子似地，话只说了一半。

果然，大形向他恳求道：

“如果您还知道点儿什么，就对我们说一说吧。”

“两位客人想知道在井部田隧道被害的女人的事吧？”

这个司机卖弄般地问了一句。

“对，对，您猜中了！”

大形讨好似地说道。

“也不和她是什么亲戚……”

“不，不是。光是认识。这不，过了5天才来送花的。”

“如果光是认识，那我也没有必要说那么详细了嘛。”

这个司机又来了一句。

“别，别！”

大形急忙说道。

“其实，也不光仅仅认识。她虽然死了，但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奇怪的谜。比方说，这个旗江说要在萩市买地什么的。”

“怎么，旗江，她叫大神旗江吗？”

这个司机惊讶地问道。

“是的。她是这儿的人吗？”

大形又问道。

“是的，但是在萩市郊外。”

“是呀！”

“是萩市的阿武町的郊外。”

司机答道。

“那您对这个萩市也十分了解了？”

大形又问了一句。

“可不，光小学、中学同学我就有40多个呢！现在全在这一带工作。大神旗江找过的那个经营不动产的人，也就是那个报案人，也是我中学的同学呢。听说死了的旗江就是找他问过买地的事儿。”

“那么，请您务必详细介绍一下这些情况好吗？”

大形恳求道。

“其实，也没有那么详细。我那个同学也没有见到旗江，他们不过是在电话里商量过这些事儿。因为价钱不太合适……”

“那旗江都和哪些人见过面？”

大形又连忙问道。

“嗯，好像见过。这一带人不少都说过这件事儿，大神旗江最近回来过两次吧。”

“您那位同学始终没有见过旗江吗？”

“我说你是在问我情报吗？”

这个司机有点儿不高兴地问了一句。

“您怎么说都行，反正您知道的我都想知道呗。”

大形仍不死心地问。

“好吧。”

“那么，您那位同学也多少和这个案子沾点儿边了？”

“可不，多少也沾上了一点。不过，我听说这个旗江不光是问了地，而

且还想买几间房子，说要开个什么买卖。要临街的 3000 多平方米呢！”

“这么多，这个买卖不小哇！”

大形吃惊地问。

“可不是，我那个同学也感到惊讶，答应她具体来谈谈。”

“后来……”

“后来，这个叫旗江的人说，资金没有问题，她有赞助人。”

“赞助人？”

“是啊，后来又深问了一些，才知道旗江的赞助人是她干活那家的老板。”

“噢。”

大形点了点头。

“不过，听旗江说那个老板是个女的。”

这个司机又补充了一句。

“噢？”

“我就听说了这些，别的吗……”

司机说到这儿摇了摇头。

“就这些了。”

大形说着看了看水江。

大形的意思很明白，这个“女老板”除了志方绫子之外，不会是别人了。

在萩市开一家高级餐厅，是旗江梦寐以求的理想。想必志方绫子把帮她实现这个梦想做为诱饵了，并答应她提供一笔资金。这个人，肯定是绫子！

那么，这个绫子必有重大的秘密被旗江掌握了！

而这个秘密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因为这个秘密，绫子和旗江达成了妥协。

也就是说，绫子答应出资，帮助旗江在萩市开一家餐厅。

但是，这不过是纸上谈兵，并没有实际走到这一步。绫子根本就没有打算出这笔钱。她从一开始就欺骗了旗江。

她利用旗江的急功近利和对她的信任，决定杀她灭口。也就是说，在制定帮助旗江开餐馆的“计划”时，她就定下了杀死旗江的计划。

水江认为，上述推理是准确的。

那句“老板是个女的”就证实了这一点。

不过，旗江究竟掌握了绫子的什么秘密，这一点还不清楚。

绫子的秘密是什么呢——

这一点，似乎成了堵在公路上的一个障碍物。如果穿过这个障碍物，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就像这 191 号国道一样，打通了一条通向前方的隧道。

绫子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旗江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呢？

这两点，成为通向成功的障碍。一旦找到了这个秘密，就如同打穿了两条隧道一样，视野顿时开阔起来。

实际上，这时汽车已通过了 5 个隧道了。这时已经可以看到下一个隧道口了。

这个隧道口，是一个倒三角形的水泥大门，两边都是用巨大的石块垒制而成的。

在隧道口的上方，镶着“井部田隧道”5 个大字。191 号国道被隧道中间

的黄线一分为二，并有一标志，指示汽车靠右驶入隧道。

另外有一条旧道，从 191 号国道向隧道的右侧分了出去。

那是一条过去的公路。

出租车没有进隧道，而是驶入了这条旧道。

虽然这是一条十分陈旧而破落了的公路，但这段路并不十分狭窄。它没有中间分道线，但并排起码可以容下两辆卡车。

尽管这条公路上的柏油已不那么新鲜，而且似乎伤痕累累，但路面干净，只有从公路两侧的枯树丛中吹上来的枯叶和枯草。

铁制的护栏已经锈迹斑斑了，但面向大海一侧的断崖边却没有安装护栏。这一侧长了一些松树，还有一些人工安装的石碑，它们被当作了护栏。

靠里一侧的山崖上长满了树木和灌木丛，但没有路，人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仔细看，就可以发现其中隐约可见有一条羊肠小道，大概是过去常有游人上去登高望海吧。

出租车在这儿停了下来。

由于不是大形或水江让停的车，因此司机只是踩了刹车，并没有熄火。

从这儿看去，右侧视野十分宽阔，只有松树和石护栏挡着。

在道路的左侧，摆放着两个茶碗。似乎那儿就是大神旗江遇害的地方。司机小心翼翼地把车停在了这儿。

水江和大形明白了，马上打开左右车门下了车。刚一下车，他们便感到从海面上刮过来的风又冷又硬。海、天有点儿“嗡嗡”作响，连旁边的松树枝也在海风中瑟瑟发抖，发出类似哀鸣的声音。

水江朝那两个茶碗走过去。一只茶碗里放着水，另一只里放着些土，上面插着香，旁边还有几枝早就枯萎了的不知名的小花。

水江走过去，把手中的鲜花放在茶碗旁边。海风一吹，鲜花的包装纸马上被吹开了。水江和大形闭目伫立，双手合十。站在他们身后的司机也像他们一样，肃穆伫立。

“在这个地方被强盗杀害了，真不走运呀！”

司机愤愤地说道。

“是强盗杀人吗？”

大形突然问道。

“我想是的吧。”

“为什么这么断定？”

大形又问了一句。

“因为从死者身上没有找到一分钱呀！连她租的汽车在大田车站找到时，车里的钱包里也没有钱呀！搜查总部都认为是强盗抢劫杀人的呢！上个月这儿还发生过一次抢劫未遂的事情呢！……”

司机争辩道。

“什么抢劫未遂？”

“一个年轻姑娘，开了一辆汽车，开到萩市南的 262 号国道，路边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要求搭车。结果他趁姑娘不备，用藏着的榔头向她猛击，但幸亏姑娘有警惕，身手好，才逃了！”

“可旗江小姐运气不好，或是没有警惕性吧。”

大形叹了一口气说道。

“最近女孩子胆子越来越大，哪儿也敢去，好像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坏

人！”

司机一边说着，一边用力踢开脚边的一块小石头。

水江穿过马路，来到石碑护栏边上站着。海风很冷，她不由得立起了衣领。她的披肩发挡住了脸，她也不拢一下，好像头发也可以御寒似的。

“这儿 12 月到 3 月是天气最坏的季节。整个日本海看上去阴森荒凉”——水江想起当时在东驹形吃清水炖鸡时旗江说过的话。果然她说的是事实。

这会儿的日本海，果然名不虚传。黑天昏日下的海面，显得更加荒凉，令人生畏。

就连脚下海水拍打在岩石上溅起的水花，水江也感到白森森的，全然没有夏日里海滨的浪漫情趣。

这就是没有太阳光照射的大自然给人一种厌恶感。水江面对着大海，嘴里不停地呼唤着旗江的名字，同时又在质问着旗江：

你手中掌握了那个女人的什么秘密？

## 7

告别了井部田隧道后，他们又上车，沿着 191 号国道返回了萩市。到达萩市的这 25 公里路段，一直是沿着海岸线的。

无遮无盖，公路与大海紧紧相连。海面上吹来的强风，使公路上雾气濛濛。虽然这会儿不是雨天，但水气很大，因此汽车不停地用刮雨器擦着前方玻璃。

尽管海面上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岛屿，但也只能给人们增加寂寞感。连北长门海岸的国定公园也没有多少迷人的色彩，如同这铅灰色的海面一样令人不快。

过了松本川，便进到了萩市大街了。整个大街十分宁静，给人一种安详的感觉。由于这个市太小了，因此不但没有来修学的学生，游客也十分稀少。

虽然说是不到旅游季节，但由于这儿人口少，所以想必在旅游旺季人也不会太多。

萩市最大的地区叫堀内，这是指北起菊滨，南至指月桥一带。大形和水江的车也到了终点站。在过去，堀内有官府武士的建筑。现在在过去的城墙遗址上种满了柚子树，而柚子又叫做“萩”，因此萩市就是柚子的城市了。

而现在的萩市，为了旅游事业的发展，也仿照过去古代武士的住宅修建了不少建筑，还有一家叫做“北门公馆”的旅馆。

对大形来说，他更喜欢这种风格的旅馆，因此他预定了这家旅馆。由于这次不是公务出差，因此他可以奢侈一回了。

由于有水江，他特意订了一间纯日本风格的房间。但是，水江一进房间，还没有来得及看看，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电话机。这是她从井部田隧道一返回时就产生的一个想法。

电话是打到东京丰岛区的南池袋中丸妇产医院。水江的心情异常激动，她坚信在中丸医院可以了解到重要的情况。

这也是她的直觉。但对水江来说，这不啻是天神给予的启示。不，说是天神的启示，倒不如说是大神旗江发来的启示。

当时，水江站在那条旧道上，向旗江发出了询问，请她回答。那时，水江突然感到海声风声都没有了，传来一阵阵隐约的人的声音。

那是大神旗江被害前一个星期的星期日，当时她那压抑不住内心激动的语气，水江仍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声音在说：“那天旗江打来电话，就是要告诉你关于绫子的事呀！”听到这“话”后，水江的脑子里“唰”地一下闪过了一道电光。

水江明白了，这是旗江在向她发出信息，她要水江为她复仇，她掌握着的绫子的秘密，只能由水江去挖掘了。

水江的记忆很快就复苏了。她记起来，当时打电话时，水江问过旗江：

“什么？有什么好事儿？你声音太大了，吵得我听不清。什么事儿这么高兴？我猜对了吧？”

而旗江是这样回答的：

“是的。对……夫人到昨天为止，一个星期身体都不好。不过，今天开始好起来，尤其今天可以外出散步了。”

根据在世元寺里听片平真子的介绍，绫子请旗江帮忙找一家熟悉的妇产医院，时间是12月7日，而当天绫子就去做了人工流产手术。

从那时算起一个星期里绫子身体都不好，那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过了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2月13日，旗江便打来了这个令她十分兴奋的电话，对水江说了上述那番话。

才过几天，她就可以散步了，而且绫子居然会这样酬谢旗江。不过也好，问题是当时旗江除了急急忙忙地向她报告这个消息外，也许还有什么话要说，比方说为什么绫子这一个星期都不好。

当时旗江没有说。

也许当时她非常想说。

也许她陶醉在喜悦之中忘记说了。

旗江是胜者。

绫子是败者。

怎样决定胜负的呢？胜负是不一样的。在绫子流产后的第一天，就决定了她成为败者。

另一点，在旗江和绫子到中丸妇产医院去之前，她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平静的。

绫子想怀上丈夫的孩子，但不幸她属于高龄产妇，不宜怀孕。她以这个为理由，请旗江带她去一家妇产医院。

旗江当时相信了她的话，并带她去了中丸妇产医院。那时，旗江并没有掌握绫子的把柄。

因为那时绫子还没有泄露出这个秘密。

但是，事后事情发生了转变。

旗江偶尔成了胜者，并且达成了一笔交易：由绫子为她提供一笔巨款。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绫子的重大秘密就被人发现了，而发现人就是旗江。从此，旗江便掌握了决定绫子命运的秘密。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生了这种转变的呢？难道是在中丸的妇产科？

“我是中丸妇产医院。”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水江问对方，12月25日，医院是不是休息日？她谎说根据计算，自己的分娩是新年，也许年内就要生，因此问一下。

因为一到年底，妇产科就特别忙，水江打算问好后再约片平真子。

果然，对方说因到年底，病人多，不会有休息日了。于是，水江便对她讲：

“麻烦您帮忙叫一下片平真子小姐。”

说完，她的心情更加紧张了。

“请稍等一下。”

对方十分温柔地答道。

对方没有说片平休息不在。但是，等了好长时间，对方一直没有人来接电话。

“喂，您好，我是片平。您是哪一位，让您久等了。”

片平那依旧柔和的声音再次传入到水江的耳中。

“喂，喂，百忙之中真不好意思。我是前天在世元寺和您见过面的北御门。”

听着片平的声音，水江脑中又浮现出她的样子来。

“啊……”

片平好像措手不及地大声“啊”了一下。

“我知道您很忙，就简单几句……”

水江仿佛片平在面前一样，冲着话筒低头行礼。

“就几句？问什么呀？”

片平反问道。

“我现在刚到萩市。”

“是山口县的萩市？”

“对。今天到的。”

“哇，我好久没有回去了。可您到那儿干吗？为大神旗江的事儿吗？……”

“是啊，我想搞清杀害她的事实真相。”

“了解到什么了吗？”

片平又问。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再确认一下。12月7日发生了什么，这与这件案子有重大关系。”

“12月7日……”

片平不解地说道。

“就是志方绫子去您那儿做人工流产的日子。”

水江急切地说道。

“啊，当时……12月7日，是个星期一呀！”

“当时在你们医院发生什么事儿了没有？”

水江问道。

“发生什么事儿？……”

“或是志方绫子说了什么，或是旗江有了什么奇怪的变化。”

“嗯……这一下子我想不起来。”

“别急，您认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志方绫子和旗江之间发生过什么没有？”

“这个吗，志方夫人是7日上午11点开车和旗江一块儿来的。”

“后来呢？”

水江不停地追问。

“送进病房后，护士们就离开了，只有我和旗江在。”

“噢。”

“我观察了一会儿，便对旗江说不要紧的。然后我也就走了。”

“嗯。”

“后来……后来又怎么啦？”

“求求您，再想想。”

水江央求道。

“对、对。15分钟后，我去病房，给志方夫人送药。”

“那……”

“可什么事儿也没有哇！我又呆了五六分钟就出来了。下午5点左右，她们就回家了呀！还是我送她们走的呢！”

“就这些？”

水江失望地问道。

“可不，也就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也许没有什么用处，实在对不起，帮不了您什么忙了。”

“不，是我麻烦您了！我还想再问一件事。”

“请吧！”

“您第二次进病房，也就是给志方夫人送药时，看到志方夫人或旗江有什么异常吗？”

“嗯——噢，大神旗江默默地坐在椅子上，志方夫人躺在床上说着胡话。”

“胡话？！”

水江惊讶地问了一句。

“由于麻醉后还没有完全清醒，意识处于朦胧状态。我们常常见到这种人。来做人流的有些是与别人私通，做完手术后由于罪恶感沉重，常常会在说胡话中说出什么来呢。这也是下意识的一种反应吧。”

“说什么了呢？”

“也就是说什么求神宽恕，请孩子宽恕，下次一定生下来。多了，但都是心里话，没有在梦中说谎的吧？”

“对了！片平小姐！”

水江尖叫起来，她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

片平也十分惊讶。

“由于麻醉，还没有完全清醒时，她会说走了嘴的。这时，她当然会吐露真情的。对不对？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旗江听到了什么！”

水江双手颤抖起来。

“难道当时志方夫人说出了什么重要的秘密？”

片平紧张地问道。

“对，肯定是。那您当时听到志方夫人说了什么没有？”

水江感到一阵眩晕。

“是的。我记得当时志方夫人是哭着说的，我只记住了两句。”

片平的口气也紧张起来。

“哪两句，请告诉我。”

水江央求道。她连忙坐下，找出了纸和笔来。

“一句是说‘阿顺的孩子，阿顺，是你的孩子呀！’还有一句是什么‘阿顺，是我害了你！’我听不懂。”

片平说完后，便等着水江回答。

“片平小姐，我从内心感谢您！太感谢了！！”

水江几乎是哭泣着说道。

“阿顺的孩子，阿顺，是你的孩子呀！”

“阿顺，是我害了你！”

水江透过眼泪看着纸上记下的这两句话。

她感到有了一片晴空，就像今天走过的那些隧道一样，不仅有入口，而且还有了出口。

她仿佛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等到了隧道开通的那一时刻。

## 第四章 告别式

### 1

身穿和服的女服务员拿来一张有颜色的纸和一支圆珠笔，要求她填上年月日和自己的名字。水江不解其意。

水江只知道，住在日本式的旅馆里，只有名人才用有颜色的纸签名登记，但水江并不是什么名人。

“这是我个人的请求，为了留念，请您签个名吧。”

这个年龄不到 30 岁的服务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有什么可纪念的？我又不是名人。”

水江还动了真的，反复摇着头说道。

“刚才我在柜台看到了登记本，我吃了一惊。您不是姓北御门吗？又住在了我们‘北门公馆’。”

这个服务员答道。

“这、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吗？有什么可奇怪的？”

水江仍不解地问道。她多少觉得这事儿有点儿滑稽。

但是，她马上明白了，“北御门”这个姓极少，又有古代风味，加之都有个“北”和“门”字，也许店家或这个服务员觉得很有意义，便要求她这样。于是，她便为这个服务员签了名。

签完名，水江请这个服务员把大形叫过来。

不一会儿，有人敲门，大形走了进来。

他还没有脱去风衣。

“出去走走吧？”

大形劝道。

于是，水江马上明白了大形为什么还穿着风衣了。

他们来到离所住旅馆不远的一家 鱼馆。这儿的出租车司机很多，好像他们都爱在这儿吃饭。

水江只吃了几个 鱼卷儿，但马上就觉得很饱了。

这会儿还不到下午 2 点，还去哪儿呢？

水江问道：

“我们还去哪儿？”

“去指月公园看看吧。从这儿去，还不算那么远……”

大形看着窗外说道。

这儿还有过去城墙的痕迹，但都种上了果树。

“好。”

水江也站了起来。

她必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对大形讲，这也是她希望外出散散步的目的之一。

他们走出了 鱼馆。

从这儿到指月公园的入口处有 300 多米。他们当然是步行着去了。他们顺着堀内护城河慢慢地走着，不一会儿就看到指月公园的大门了。

“好像你知道了什么吧？看你满面春风的样子。”

大形盯着水江问道。

“是呀，看出什么啦？”

水江故意卖个关子。

“我听管理人员讲，你一进屋就打了那么长时间的电话，肯定有了重大收获。”

大形又习惯地抚摸着下巴。

“我想告诉你，才让你来我房间的。我坚信这件案子与绫子做人工流产有关，于是给片平小姐打了电话。”

说着，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那张纸片。

“这是中丸妇产医院的护士说的。”

大形深深地点了一下头。

“这么说，案情有了重大进展。”

“是不是说，事件的解决也快了？”

水江问道。

大形部长没有作声，他又低下头仔细看了一遍。

他们走过了指月小桥。小桥建在堀内的护城河上。过去的萩城已被海水淹没，如今在指月公园里按过去遗迹的样子重新建筑了一座萩城。

城墙全部用石块儿垒成，据说共计 36 万块儿。城内还建有一座叫志都岐山的神社。整个城的面积有 6 万多平方米。

水江慢慢地走着，她详细地把片平真子的话对大形交待着。寒风中，她不停地发抖，但由于得到了这么一个极有价值的情报，她几乎都忘却了寒冷。

这会儿，人影稀少，天色越发漆黑了。年末，人们更多地是呆在家里，哪儿也不愿去了。就连公园内人员最集中的、有茶室招待的花江茶亭都见不着一个人影。

“由此说来，这就是绫子杀害旗江的理由。这动机再明确不过了。”

说完之后，水江站着不动了。

从这儿向指月山走去，有一条据说是 99 道弯儿的小路。虽说这山只有海拔 420 米高，但上山的路却不平坦。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吧，大凡来访萩城旧址的人都不爱上指月山。人们都在城中的平坦处转转就回去了。

“她是听到了绫子还没有清醒时的梦话？”

大形边问边迈开了大步。

好像他打算登上指月山。但他又一想，不能把水江一个人留在山下，又马上折回身来。

这时，山脚下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绫子这个人不爱唠叨，平时嘴也很严，可没料想做了这个手术暴露了她自己。”

水江也发现自己呼出的气已成白色的了。

“由于麻醉了，她也无法控制自己。不管怎么说，这是够可怕的了。”

大形也感到了寒冷。他把双手插进风衣口袋里，身子弯得像只猫一样。

“当时，旗江听到了这些，肯定大吃一惊。”

“那当然，但这并不是她的过错。她在护理着病人，而志方夫人在昏迷中说了实话，正好让她听到了。”

“她说的‘阿顺’，就是‘顺一’了吧？即使是旗江，她也肯定马上就

会明白这个‘顺’就是指紫乃原顺一的。”

“我可以想象出她听到这个孩子是紫乃原的的时候她那吃惊的样子。”

水江陷入了回忆之中。

“也许当时绫子说了好几遍呢。”

“也许吧。”

“也许她还会在睡梦中说出‘紫乃原顺一’的全名的……”

“如果她反复多次，就更有意义了。这样一来，旗江就会知道，夫人与别的男人有着这种不正当关系。”

“而且，旗江还对医院撒了谎呢！”

“不管怎么样，听到这个秘密时，旗江一定是非常紧张的。”

“但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绫子是在昏迷中说出来的。”

“一旦失去了意识，人就会变得坦诚，就会从一种人所不知的罪恶感中解放出来。这种谢罪的梦话也很多吧？”

“是的。”

“所以，志方夫人一方面是痛恨自己不能为自己所爱的人生一个孩子，另一方面怀念死去的紫乃原，也许在心中正在为他祈祷呢吧！”

“不伦与杀人。绫子一下子泄露了两个重大秘密。这对她来说，难道还不是重大的把柄？为了堵住旗江的嘴，也许她会出几亿日元的。不过，这也太便宜了。”

“当她知道了这件事时，也许绫子夫人会气疯了的。但她只有走妥协这条路。”

“但旗江没有料到的是，绫子欺骗了她，并由此导致了她的死亡。”

“而实际问题是，当时旗江只想到志方夫人出三四亿日元并不困难。”

“但她同时忘了，真正有钱的不是夫人而是她丈夫……。”

“是啊，听说志方刚毅有几十亿日元，但归根到底，那都不是绫子所能自由支配的呀！”

“不过，如果志方夫人不答应这个条件，旗江就会去什么地方告发她的。这样一来，绫子也就完蛋了！”

“万事皆休。在这种情况下，志方夫人只好反击了，也就是决定除去这个眼中钉。人一死，还能提出什么条件？！”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志方夫人的计划，是把旗江骗到井部田隧道附近，杀死旗江！”

“对。”

大形用力地点了点头。

“大形先生，我认为咱们的分析是对的。只有一点……”

水江想了一下说道。

“什么？”

大形问。

“有些弄不明白。”

“你说说看。”

“志方夫人坦白了，说是她害死了紫乃原。由于她当时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因此不可能是在说谎。”

“对，不是说谎。”

“可是，这话有些矛盾。”

“矛盾……”

“对。你想，志方夫人说是她害死了紫乃原，但在这个问题上，经调查，她的‘不在现场证明’是成立的呀！”

“对！”

水江情不自禁地尖叫了一声。

“我也注意到了志方夫人说这句话的措词。她说是她害了紫乃原，却不是说她‘杀了’紫乃原呀。这两种说法上还是有点区别的吧？”

大形回过头去看着水江。

水江没有回答。她也和大形想得一样，因此她用不着表态。志方绫子没有作案时间，她不是杀害紫乃原的凶手。但是，她却明明白白地说是她害死了紫乃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似乎快要到隧道的出口了，还差这几米，但却不能前进了。虽然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隧道出口的光亮了，但又被一块玻璃挡上了。对此，即使是生气也没有办法。

水江继续走起来，她超过了大形。

大形部长也跟在了她的后边。

水江是在朝山顶上走去。狭窄的山道弯弯曲曲，像是几个“之”字形组成的。两个人默默地走着。

他们渐渐地来到了山顶上。从这儿向下望去，除了南面，其余三面都是海，视野十分开阔。如果在夜间向日本海看去，会更加显得阴森，令人不快。

海面上翻动着白色的浪花。水江站在山顶上，发觉身上和肩膀上有了一点点雪花。

## 2

在指月山的山顶上，有一处叫诘丸的寺庙。那儿石墙、土沿和残留着刀斧凿过的痕迹的巨石，构成一个永远沉睡着的古老世界。

像古代皇宫的围墙一样，在这座寺庙的石墙上还可以看到不少用来安装火炮和弓箭发射用的洞口。此时，覆盖着山顶的树丛上，已薄薄地盖上了一层雪花。

从树丛空隙中，可以看到菊滨和城中的大街小巷。但是，无论如何却看不清那令人生畏的日本海。

指月山的北麓伸入到了日本海中，因此，站在山顶上应该是可以看到海的。但是，也许因为下雪，也许因为水江此时的憎恶心情，她看不清大海的真实方位了。

由于指月山的一部分伸入到了日本海中，因此它的这种特殊地理环境使其成为易守难攻的城堡，天然的屏障。如果站在伸入到大海中的那部分山上，日本海会显得更加凄惨的吧。

因为在山上站了一会儿，刚才爬山时产生的热力已荡然无存了。但她和大形部长仍然伫立在雪中。

他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盯着日本海，大概是在怜悯大海那荒凉的景象，心中不免多少有点同情的样子。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全然不是这样。

当然，他们都在思考着志方绫子失口说出的那些话，那是对她有着决定

性意义的证据。

“阿顺的孩子，阿顺，是你的孩子呀！”

“阿顺，是我害了你！”

在这两句话中，前句的意思十分简单。这话就如同明说了一样，说这个孩子是紫乃原顺一和志方绫子发生肉体关系而产生的。而且，由于她不得不做人工流产，她从内心感到了悔恨。

但是，后一句话的意思就不那么清楚了。这句话似乎说志方绫子与杀害紫乃原顺一之事有关，但是不是她直接下的手，似乎没有交待清楚。

“其中‘害了你’的措词，使人感到很不明确。”

这两句至少说明，绫子没有撒谎。在半昏迷状态中是不会伪装的，但她又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是我杀了你”。

是我杀了你。

是我害了你。

虽然这两句话在大意上是一样的，但在语气、态度和责任上还是多少有点细微的差别的。

绫子为什么选择后一种说法？这其中有什么秘密？

“喂——”

大形部长突然叫了一声。

“‘杀’和‘害’是不一样的……”

水江抬头看了一眼大形。

随着说话而吐出的气息是那样的洁白。

“‘杀’这个词，是专指具体地害死人的意思呀！”

也许大形部长因为发现了这一新大陆而感到激动吧，他立起了风衣衣领，全身缩成了一团。

“是啊！”

水江似乎也听到了自己胸中“咚咚”地剧烈跳动声。

“把杀意转成了具体行动，这是具体的杀人。如果是她杀死了紫乃原，她应当说‘是我杀了你’！”

也许是过于寒冷了吧，大形竟然用脚不停地敲打着地面。

“这么说，‘害’一词的含意……”

水江看着大形，后半截话无须说完了。她也仿佛被大形感染了一样，双膝瑟瑟发抖。

“对，‘害’这一概念并不仅仅限于具体地杀死了人。例如，由于过失而致使对方死亡，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用‘是我害了你’这种说法的。”

大形部长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颊。

他不停地摩擦，力图使脸温暖起来。

“是啊，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呀！”

水江附和地说了一句。

“可以肯定，不是志方绫子直接下手杀死了紫乃原的。因此，她没有说‘是我杀了你’，对不对？”

大形的口吻更加坚定了。

从刚才的分析中，他更加自信了。

“会不会是这样：绫子雇了另一名杀手，杀死了紫乃原。”

水江问道。

“不，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干杀人这事儿可不是能随便就找到帮手的。大神旗江也有‘不在现场证明’，她也不是同案犯，所以，不太好找到那个杀手了。”

“可是，没有凶手，紫乃原他……”

水江焦急地问道。

“是的，目前看来，同案犯的可能性不太大……”

“您的意思是说，绫子没有雇用任何人杀死紫乃原？”

水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形。

“是的，到现在为止，还是绫子仅仅有杀意而已，而一个人杀死了紫乃原后，她强烈地感觉到，是自己杀死了他。”

“大形先生认为绫子仅仅是有杀意而已？”

“是的，当我来到这个山顶时，我就这样认为了。”

“绫子仅仅是有杀意而没有杀人，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

水江有些愤怒了。

“可是，我劝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再从头来……”

“从头来？”

“对。”

“这是什么意思？”

“志方绫子不具备杀死紫乃原先生的动机。”

“可事到如今，您还这样认为吗？”

“是啊，请你仔细想一想，绫子有这样的动机吗？”

“我不明白！”

水江恼怒地说道。

“好，我来说一下。如果说到志方绫子杀害紫乃原的动机，也就是男女间的爱憎的转变。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且具有着相当大的暧昧和漠然，没有具体的性质。”

大形不慌不忙地说道。

“但是，人世间男女由爱转变到恨，并产生杀人动机的事并不少见。”

水江不甘示弱地反驳道。

“是的。不过，志方绫子与紫乃原之间的爱并不具备这样的性质。”

“绫子想阻止紫乃原和我的婚姻，她逼迫紫乃原取消和我结婚的打算，但是遭到了紫乃原的拒绝。由此，志方绫子会威胁紫乃原，并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动手杀死他的！”

“因此，两个人会发生争执，进而由爱转化成憎恨，最终导致杀死紫乃原。”

大形部长替水江说道。

“是啊！这不就是杀人动机嘛！”

“对是对，但这种说法中有许多的矛盾。”

“什么矛盾？”

水江盯着大形问道。

“第一，志方绫子本人没有杀害紫乃原。如果是一时冲动而决意杀害久爱不成的恋人，是不会不亲自动手杀死紫乃原的。但是，要雇用另一个人来杀他，那就成了蓄意谋杀了。”

“如果志方绫子的仇恨一直未消，她当然可以冷静地想一想，用什么方法除去负心于她的人比较安全呀。”

“不，你说的不对。如果是当时志方绫子受到刺激，一气之下杀死了紫乃原倒还可以理解，但如果是像你说，她冷静之后想了又想的话，那她当然也要想一想杀死紫乃原究竟会有什么好处了。这一点不是与第一点矛盾吗？”

“这并不矛盾，好处就是可以去除她心头之恨……”

水江说道。

“不，憎恨也好，愤怒也好，这些都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比起这些来，志方绫子对紫乃原还是有感情的。你大概注意到志方绫子已经怀孕了这件事吧？因此，比起憎恨和愤怒来，他俩之间更多的还是有爱。杀死她爱着的紫乃原，这不是太牵强附会了吗？因此我认为她是不会杀死紫乃原的。”

“可是，如果紫乃原不死，他与我结婚后，志方绫子不更加气愤吗？”

水江反驳道。

“这就是第三个矛盾点：站在他们俩人的立场上来看，可能要得出一个更加相反的结论来。由我看来，得不到就采取报复行为，甚至杀人，这不像是志方绫子的做法。”

“嗯……”

“如果说由于受到了这种无法结合的苦恼的压力，想要追求一种平衡或平静，那倒也许是紫乃原顺一呢。从一般的规律来看，在这种威胁的压力之下，为什么不会是紫乃原顺一为了解除这种压力，去杀死威胁者呢？因此，如果从根本上来讲，凶手应当是紫乃原，是他去杀死志方绫子才对。”

“这……”

水江有些糊涂了。

“还有第四个矛盾：志方绫子会在怀上了紫乃原的孩子的状态下去威胁他吗？”

“我认为顺一肯定受到了威胁！我看出了他那些天里明显的苦恼和无奈。”

“因此，对志方绫子来说，她与紫乃原的深厚感情是她无法下手的一大弱点。如果一旦她杀死了紫乃原，她就要考虑，万一警方查到了她是凶手，那么她想占有她丈夫财产的计划也就全完了。紫乃原是独身，志方绫子是有夫之妇，情况明显地不利于她，当然她最容易受到威胁。”

“听您这么一说，我认为也有几分道理……”

水江不由地点了点头。

她不得不折服于大形的主张，以致她都认为自己无法反驳了。

“是啊，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志方绫子会如何如何，忘记了紫乃原的举动，这不也是太矛盾了嘛！”

大形进一步说了一句话，开始朝山下走去。

大概大形再也无法忍受山顶上的寒冷了。水江也有同感，于是也朝山下走去。

“难道结论就是志方绫子没有杀害顺一的动机？”

水江觉得自己的功夫全白费了。

“对啊。对绫子来说，她没有杀害紫乃原的动机。因此，我说志方绫子从根本上没有杀死他的意思。所以我认为，志方绫子既不是直接的杀人凶手，

也没有雇另一个人杀害紫乃原。这就是结论。”

大形部长断言道。

大形没有糊涂。他的思路如同行驶在轨道上的列车一样，始终朝着既定的隧道出口行驶着。

“那么，我还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人杀死了顺一呢？难道是宝木三郎？”

水江问道。

“不，也不是宝木三郎。如果宝木三郎是杀人凶手，那志方绫子就不说是自己害了紫乃原了。”

大形一口就否定了。

“可我们又回到了志方绫子的话上了，她清清楚楚地说，是她害了顺一呀。”

水江急切地问道。

“但是，她并没有杀死紫乃原。于是，这话便引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大形卖了一个关子。

“什么意思？”

“是她间接地逼死了紫乃原。”

“间接地？……”

水江又一次吃惊了。

“对。比方说，一个人被车撞了，从很高的一个地方摔下来死了，死于摔伤，而并非是撞伤。”

“这是什么意思？”

“有杀人企图，但不是直接杀人。在法律上是这样解释的。而且，志方绫子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是她杀死了紫乃原的。但是，她希望紫乃原以死来结束和你的婚姻，他果然死了。这个原因在志方绫子。这样说来，志方绫子所说‘是我害了你’，就并非是奇怪的了。”

大形部长说道。

“这不奇怪。不过，我希望您再说明白一点。”

水江恳求道。

“也就是说，志方绫子把紫乃原逼到了自杀的绝路上。他是自杀！当然，这还是我个人的推断。”

大形部长盯着水江说道。

在这一瞬间，水江看到了大形部长那十分恐怖的目光和严峻的表情。

“自杀！！……”

水江几乎尖叫起来。

水江停下了脚步。她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到处都没有积雪了，但萩市却一片白雾茫茫。水江感到她离这个城市越来越远了。

她与大形部长离得也越来越远了。

此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说一句话，直到走向旅馆，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沉默。进了旅馆，两个人扯起了别的话题。

也许水江力图避开紫乃原自杀这个观点，因为这个结论如果成立，那么

对她的打击太大了。直到现在，任何人都没能推翻他是被杀这个结论。

警方也断定这是一起杀人事件，并为此设立了搜查总部。新闻报道和社会舆论也都不怀疑这是一件杀人事件。“会不会是一起自杀事件”，却从来没有人探讨过。

这就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实况。除此之外，没有人还会考虑其他的原因。就连水江至今也还是把紫乃原之死当成杀人案去认识和处理的。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料到，今天会有“自杀”这一观点冒出来。

水江感到困惑、惊讶，头脑里一片混乱。在她看来，这件事始终是那个女人一手策划，并且是她杀害了自己的未婚夫的。

当她冷静下来，仔细想了一下大形部长的话时，又不得不承认他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和推理是合乎逻辑的。她几乎找不出反驳的证据，因此水江不打算反对。

即使她想反对也做不到。她不能采取无理取闹的态度，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尤其她认为大形的推理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她只是感到应当用心整理一下思绪。但是，她需要时间。也许过一段时间她也会走到大形部长作出判断的思路上来的。

水江决定从吃晚饭的6点半开始就哪儿也不去了，饭也端回房间来吃。在这之前，她想先洗个澡。大形部长也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水江进了浴室。这是一间带化妆台的全新的浴室。在宽大而浴水满满的浴池内，水江把浴帽戴在头上，裸身沉入了水中。望着水中自己那白如凝脂的玉体，她感到十分安心。

但是，她的思绪马上又转入到紫乃原的自杀论上来了。她闭上眼睛，脑子不停地飞转着，意识逐渐集中到了一点上。

首先是紫乃原死亡现场。

他死在大洋游泳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但这个地点当然不会是他的本意，会不会是被谁绑架到那儿的呢？当然，也并不排除是有人骗他去的。还有，打算自杀的紫乃原，也可能是一个人走去的。

接着就是凶器雕刻刀。

如果说那把刀不是紫乃原有意带去的，那就是什么人带去的。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一定是什么人杀死他的，当然这刀也就应当成为凶器了。

但是，这把刀与紫乃原并非没有关系。它是志方绫子送给他的。因此，这把刀就是他本人所有的了。

因此，只能这样认为，是紫乃原自己把刀带到那儿去的。这样一来，这把刀就不能说是杀人凶器了。

于是，也就可以解释成：紫乃原拿了属于自己的刀，自杀了。

再一点就是那把刀的去向。

如果这把刀不在现场，当然可以认为是凶手做案后带走了它。但是，如果是紫乃原自己“使用”的，那就不可能把它“带走”或是隐蔽到什么地方。

如果的确是凶手所为，他会在杀死紫乃原后把做案工具带走，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是，这把刀却是在现场发现的。它沉入了游泳池池底，也许是在水中离开了紫乃原的手沉入池底的。

刀上只查出了绫子和紫乃原的指纹。当然，作为礼品，绫子的手纹印在上面是肯定的。而且，绫子有“不在现场证明”，她没有到过游泳池。

剩下的指纹就是紫乃原本人的了。也就是说，是他本人握过这把刀。

再接下来就是他的死因。

紫乃原无中毒反应，死因系失血过多导致全身衰竭而死。这一点，是由于刺伤所致。

如果有全身多处刺伤，或自己够不到的背部有刺伤，是谋杀绝对无疑。

然而，全身共有的三处刺伤，均在身体正前面。左胸两处，不深，也没有刺中心脏。

致命一刀在颈部的颈动脉三角处。刀刺中了此处，并刺断了颈动脉。左胸和颈动脉处，均是自己可以刺到的部位。

可以说，自杀论能成立了。而且，左胸的两处刺伤，可以称之为自杀者所特有的“犹豫不决状态下的自伤”。

最后一点，紫乃原的尸体浮出了水面。

关于这一点，搜查总部从一开始就解释是凶手行凶后将死者推入水中的，但没有人认为紫乃原是刺中颈动脉三角时同时落入水中的。

他这样做的目的会不会是要确保自己必死无疑？会不会是他还想在水江家人面前坦白什么？这样做，会因他不会游泳而很快浮出水面的。

紫乃原是个大夫，他准确地切断了颈动脉。但是，他担心万一失败，便又采取了投河自尽的方式，这就是“双保险”的方式吧？

而且，由于他切断颈动脉和落水是同一时间，因此那把刀子也就沉入了池底。

切断颈动脉，加之溺水，这两种方法，任何一种都可致他于死地。紫乃原肯定希望此“事”能百分之百地“成功”。平时他就特别注重实际。

除此之外，还找不到否定自杀论的证据。水江越想越感到自杀的可能性更大了。最后，她坦率地承认：大形部长的推理是正确的。

只是还留下了一个疑点。

这就是紫乃原自杀的原因。

从他死亡的方式来看，他并不是想了好多天才自杀的。这几天他一直呆在医院里，没有任何人看到他有异常举动。

而且还有人发现，他这几天都在积极准备原定的在他死的第二天要使用的有关输血研究的各种材料。一个下决心要死的人，是不会准备第二天要用的材料的。

到了深夜，紫乃原在回深泽公寓的车上和宝木三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这个原因怎么会导导致他自杀呢？

这个证据，从绫子穿着结婚礼服让他拍了许多照片的情景也可以得到证明，马上要死的人，哪有这种闲情雅趣？

根据绫子的说明，11点30分左右，紫乃原说有事要马上出去一下。也许是从那以后，突然发生了令他不得不死的事件。

紫乃原并没有留下一纸遗书。

因此，只能考虑当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他不得不死的事情，由于受到了这个事件的打击，使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但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水江从水中站了起来。

什么事情会使他走上绝路呢？

水江擦了擦身上的水珠，穿上了一件桃红色的连衣裙。

她向服务台打了电话，请他们把饭端到房间里来。同时她也给大形打了电话。

大形来了。他和水江面对面坐在桌子旁。

桌子上摆满了饭菜，相当高档的饭菜，连食器都是高级用品。

但唯独没有酒，水江不能喝，大形肝脏不好。

于是，他们要了一些饮料，用它代酒，畅饮起来。

“关于自杀论，我也仔细考虑过了，与大形先生没有异议。”

水江开门见山地说道。

从指月山下来的中途大形部长说出自己的观点后，水江还是第一次涉及到这个问题。

“是吗？”

大形部长认真地点了一下头。

“是的。看来证实这个结论只是时间问题了吧？”

水江又说了一句，她夹过来一片生鱼片。

“这个结论……”

“不，我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自杀的原因。”

水江冷冷地说道。她停止了夹菜，直盯盯地看着一碗煎茶汤。

“嗯。”

大形部长又习惯地摸着自己的下巴。

好像他已经料到水江要说什么了。

“我不明白顺一突然要走上绝路的原因。”

水江又重复了一遍。

“这当然了。因为警方自从设置了搜查总部以来，还没有找一条自杀的原因呢。”

“现在怎么办？大形先生找到自杀的线索了吗？”

水江问道。

“找到了。”

“那么，自杀的原因是……”

“不，具体的还没有找到。但是，我发现了这个线索。”

“那请您讲一讲吧。”

“是那天的11点以后。”

“地点是在他的公寓601室？”

“对。”

“那儿有志方绫子吗？”

“我认为应当是他们两个人。”

“绫子穿着结婚礼服，紫乃原为她照像？”

“对。但这时还充满了和平的气氛。问题是在那之后。”

“后来突然发生什么事了？”

“大概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吧。后来就发生了什么事。”

“您有什么根据？”

“就是那两句话嘛！”

“是……”

“对，志方绫子在半昏迷状态中说走了嘴的话。‘是我害了你’，等于是说‘我把阿顺逼死了’。因此她把紫乃原的死看成是自己的责任而感到强烈的内疚。是她造成了紫乃原自杀的原因。”

“这么说，顺一他……”

“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紫乃原气急败坏，跑出了公寓。”

“他跑出公寓的时候，就打算自杀了吗？”

“对。”

“这个证据……”

“当时他不是把公寓里的那把刀带出去了吗？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就打算死了。”

“啊……”

水江想说一句“原来是这样”，但她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

大形并不是仅凭个人想象而说出这些话来的。他是根据各种事实的合乎逻辑的组合判断的。水江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专家。

“紫乃原跑出公寓后没想立即就死，证明只有一个，那就是电话！”

大形为自己满满地盛了一碗汤，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 4

志方绫子证实，紫乃原离开公寓 601 室是在当天晚上 11 点 30 分左右。

他离开公寓后，肯定在大街上游荡着。那时，他便已打算去死了，为此他随身带着那把刀。

但他并不是在等着某个时间才去自杀，而是在犹豫、踌躇，这是一般自杀者的共同心理活动特点。

多少花费了一些时间，他才下定决心自杀的。要告别这个人世，他多少还是有些留恋的。

也许他在一边考虑着自杀场所，一边在大街上游荡。或者他一直躲在一处人们不容易发现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着。

因此，时间过了一个小时。这种事情是一定要花时间的。他渐渐地下定了决心，这时，紫乃原也醒悟了一些事情。

于是，在大约凌晨零点 40 分左右，他突然想起，应当给住在群马县高崎市的养父母打个电话。那时，在他的头脑里一定浮现出了他们的面容。

与世长辞之前，他想再听一下养母的声音。这么多年来，养母如同亲生母亲一般，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

他拨通了电话。

来接电话的是养母铃香。电话中，紫乃原和铃香是这样交谈的。

——有什么事儿吗？

“不，没有什么……”

——这会儿你在哪儿呢？是在深泽的公寓吗？

“不，我在外边呢！”

——外边？什么地方？

“……（长时间的沉默）”

——说话呀！不知道在哪儿吗？

“我在散步途中呢。”

——什么？大半夜的散什么步呀？

“噢，我偶尔也出来一下，换换心情。”

——你这个人好怪呀！有什么事儿就快点说说吧。

“嗯——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打个电话。”

——顺一呀，又喝多了？

“我想喝醉，可就是喝不醉。如果醉了，不就再也醒不了了吗？”

——醒不了了？这是什么意思？

“不，没有什么意思。”

——那你干吗打这个电话来？

“想在这会儿听一下妈妈的声音。这么晚了，实在对不起。”

——好了，可以挂电话了吗？

“嗯，就这么着吧，您好好休息吧！再见！”

然后，紫乃原挂上了电话。

目前重新看一下这个内容，确实符合一个要去死的人的话。所谓“没有什么事儿”和“偶尔也出来一下，换换心情”，全是紫乃原在说谎。

而他那句“如果醉了，不就再也醒不了了吗”，才真正泄露了他内心的话。另外，那句“想在这会儿听一下妈妈的声音”，也暗示了他即将永离母亲而去的心理。

而且，在说了“您好好休息吧”后，又特意加上了一句“再见”，肯定是紫乃原对万分感谢的母亲的最后别言。

他在挂断了电话之后，直接走向了死亡地点。大概他打电话的地方离大洋游泳俱乐部不太远。因此，当他打完这个电话后，他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俱乐部的低矮的草丛屏障。

紫乃原并不是迷失了方向。他可能想到了一个死亡的“好”地点。

他翻越了草墙，来到了游泳池边上。他取出了匕首。

他对准自己的心脏，连续刺了两刀，但因腕力不足，刀口不深，虽然剧痛，但并未触及心脏。

为了割断颈动脉，他又把刀指向了自己的颈动脉三角，同时，他跌入池中。

至此，紫乃原自杀完结。

“终于明白了。”

水江泪水涟涟。

在她的头脑中，浮现出紫乃原给他母亲打电话时的情景。他没有给水江打电话。他不感到后悔。

在与今生告别时，他想听一听母亲的声音，这是当然的了。但水江不能容忍的就是在紫乃原给他的母亲打完电话后便走上了死亡之路。

“那么，在那天晚上的 11 点多，在他的公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时，大形也全无了食欲，他随手拿起了一杯饮料。

“那天晚上，紫乃原 10 点多钟才回到公寓的。”

水江毫无口感地喝着煎茶，语气中流露出哀伤。

“志方绫子用电话确认了紫乃原回来之后，才去了公寓的。”

大形部长背靠在椅子上说道。

“那后来的一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紫乃原为她拍了几张照片。这个过程应当是1个小时左右，即从紫乃原回到公寓后算起。”

“那就是11点了。”

“对。然后他们俩人便发生了争吵。”

大形部长自信地说道。

“怎么，您是推测，还是真听到了？”

水江有些不信地盯着大形。

“我是打个比方。难道他们不会发生十分激烈的争吵吗？”

“比方说……”

“对，和你以前说过的那样，志方绫子为紫乃原和你的婚姻出了难题。”

“就是说一定要和我分手，不允许我和紫乃原结婚……”

“是的。她可以这样威胁紫乃原，她要破坏和你的婚姻。”

“这个……”

“怎么啦？”

大形看着水江问道。

“她会不会对紫乃原说，她已经怀孕了？”

水江问道。

“我想极有可能的。”

“她会威胁说，如果和我结婚，那么她宁可和现在的丈夫离婚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是的，而且她会以此为要挟，直逼紫乃原明确表态。”

大形肯定地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使顺一做出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

“什么无法挽回的决定？”

这回是大形问水江。

“就是顺一在电话里对他母亲说的，他要告别这个世界。”

“但单凭志方绫子几句话就能把他逼到这份儿上吗？”

大形问道。

“为什么不能？”

“紫乃原并不会认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嘛！他绝不会简单地就屈服于这种要挟的。”

“但对绫子来说，怀孕对她可是致命的一击呀！”

“对。至于她和紫乃原通奸，这在法律上是不会构成犯罪的，因此紫乃原多少还是有退路的。”

“这么说，她手里还有对紫乃原有更大威胁的证据？是别人不知道，但对紫乃原来说相当不利的……”

“嗯，我也这样认为。”

大形轻轻地点了点头。

他似乎已经吃完了，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眼睛不再盯着桌子上了。

“但我绝对不知道紫乃原还有什么把柄握在绫子手中。”

说到这儿，水江的双肩不觉一震。

她几乎屏住了呼吸。她在内心深处哭泣着。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由于她没有料到会有人把电话打到这儿，因此

她吓了一跳。

水江伸手取过了话筒。

“喂……”

一个女人的声音传入到她的耳中。

她听出这是母亲几代的声音。白天她一到达这儿，就给家里打了电话，并告诉了家中这个旅馆的名称和电话号码。

“妈，怎么啦？”

水江多少有点不快地问道。

是不是她在确认自己会对家人撒谎呢？但是她想错了。

“啊，是水江呀。刚刚志方夫人打过电话来了。”

“志方绫子……！”

水江惊讶地重复了一遍，并快速地扫了大形一眼。

“她问我你住在萩市的什么旅馆。”

“她知道我来这儿了？”

水江问道。

“是呀。”

“那您对她说了？”

“我没有办法，我不会骗人。”

“那……后来呢？”

“她道了谢后就挂了电话。”

“她想干什么？”

“我想她一会儿就会给你们打去电话的吧。”

“不对，我觉得有点不好……”

“怎么，我不应当对她说实话吗？那你们可要多加小心……”

几代的声音里流露出了不安。

“好了，就到这儿吧！”

说完，水江放下了听筒。

“志方绫子怎么啦？”

大形连忙问道。

“也许不一会儿她会打来电话的。”

水江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

“她怎么知道我们来萩市的？”

大形自言自语地说道。

“也许她还知道我和您一块儿来的……”

“不，也许她不知道。”

“嗯。”

水江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然而她毕竟是知道了你来这儿了。”

“能告诉绫子这些情况的，只有一个人！”

“谁？”

大形问道。

“片平真子。”

“就是那个中丸妇产医院的护士？”

“对。因为我对她说过，为了弄清大神旗江的死亡真相，我到了萩市”

的……”

“除此之外就没有对别的人讲过吧？”

“嗯，还有我母亲。”

“那肯定是片平了！”

“可为什么片平要特意把我来萩市的事儿对志方绫子说呢？我不相信她会被绫子收买，或她对绫子极有好感。”

“重要的是她对她说这件事。也许她就喜欢打这种小报告。而且，绫子曾是她的病人，她会认为有关绫子的事情不告诉绫子本人有点儿于心不忍呢，甚至她还会出于帮助绫子减轻罪行而这样干的呢！”

“绫子听到这个信息，恐怕吓得不轻呢。她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水江想像着说道。

“不仅吃惊，而且还会很狼狈的。所以绫子要立刻和你联系的。”

“那她给我打电话的目的……”

“无非是侦探，或是挑战呗！”

大形部长站了起来，又从冰箱里取出一听新的果汁来。

“也许不光打个电话，还会要求见面呢。”

说到这儿，水江马上住了口。

因为电话铃响了。

## 5

水江盯着电话机。

肯定是志方绫子来的。就因为这个，所以水江才没有马上去拿电话听筒。她为了平静一下，做了一个深呼吸。

志方绫子的目的是什么？

是侦察、试探，还是对质、挑战？水江想着刚才大形说的话，心里更加紧张了，就如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电话铃还在响着。

水江看了一眼大形。大形部长用力地点了点头，示意水江快点儿接。于是，水江拿起了听筒。

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勇气。水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起了听筒。她无言地把听筒贴在了耳朵上。

“喂，是北御门水江小姐吗？”

好像很近，声音特别清楚。

对方是个女的，虽然声音很低，但水江绝不会忘记志方绫子的声音。

“是我。”

水江干巴巴地回答道。

此时，她感到自己成了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似的。与其说这是冷静，倒不如说是为了更慎重。

“是水江小姐吗？”

志方绫子的声音也不像平时那么高了。

好像她十分疲劳，虽然听上去话中含笑，但不知为什么，水江感到一阵恐怖。

“是的。”

一想到自己正在和一个杀人犯交谈，水江就感到心中不是滋味。

“在萩市调查的怎么样了？大神旗江被杀事件……”

志方绫子的话更加阴险了。

“您是从片平真子那儿打听到我在这儿的吗？”

水江说完，又看了一眼大形。

大形部长手端着果汁，坐在了电话机边。

“嗯，是的。”

“我也从片平真子那儿听到了有关夫人的重要事情。”

“是吗？”

“不过，我想……”

“好了，不要在电话里说了。我很想马上见到你。”

志方绫子打断了水江的话。

“见面？干什么？”

水江故意不解地问道。

“和你谈谈。”

“没有必要吧？”

“好了，明天吧？”

“什么？明天？”

“对，明天。”

“可我在萩市还有事儿哪。”

“那好吧，我们在离萩市不远的地方谈一谈。我明天就坐飞机去你那儿。”

“在什么地方？”

“在日御碕。”

“日御碕？”

“不认识吗？”

“不认识。”

“就是出云那个地方的日御碕呀！坐火车走山阴本线，就可以到达出云市，然后你坐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那个地方。”

“是吗？”

“到日御碕的灯台附近，有一家叫‘银海’的旅馆，我住在那儿。明天下午3点，我等你来。”

“下午3点等我……”

“答应了？”

“嗯。”

“关于这事儿，我不想再通知你了，请你务必遵守我们的约定……”

“好，说定了。”

水江单调地重复了一遍。

“好，那我们明天日御碕见。”

说完，志方绫子好像叹了一口气。

“打扰了。”

水江马上挂了电话。

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水江像全身僵硬着一样，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她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捂在胸口上。

她一边擦着冷汗，一边把电话内容对大形部长说了。大形部长听罢也表情严肃起来。但他对水江答应和志方绫子见面好像十分满意。

“她连旅馆的名字都知道，看来绫子对出云的日御碕很熟悉了。不过，为什么她一定要在那儿呢？”

大形回到座位上，打开了那瓶果汁。

“绫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挑战、对证还是投降？”

水江也感到迷惑不解。她取出一张时刻表在桌子上打开。

“我认为志方绫子是不会来侦察的，因为事情都到了这地步了。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看清了她是杀害大神旗江的凶手了。”

大形部长注意地听着，同时把筷子朝火锅里伸去。

火锅下边的固体燃料已经用完了，因此火锅已不太烫了。

“这么说，她来讲和？”

水江没有回答，她翻动着时刻表。

“按她的性格来说，她是绝不会轻易向你投降的。如果要讲和，她早就在东京向警方自首了，干吗来找你？”

大形又补充了一句。

“也不会是和你对证来的。现在对证还有什么意义？”

“剩下的可就只有挑战了！”

“对，我想多半是来挑战的。”

“她会怎么个挑战法？”

大形盯着水江问道。

“把我骗到出云的某个地方，然后杀死我，因为我一死，她就可以得到一条生路了。”

水江气愤地说道。

“不。”

大形部长笑了笑。

“我想这个绫子现在还没有这个胆子。第一，她并没有特别说明要你一个人去日御碕的，尤其是如果像你所说，她已经发觉自己有了杀人凶手之嫌疑后，知道你是会加倍警惕的。起码的防范之一，就是你要和另外一个人一块儿去。志方绫子当然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那么我就不必忧心遇害了？”

水江问道。

“对，你不用忧心。至少我会保护你的。”

像是为了让水江放心一样，大形冲她笑了笑。

“是啊，一名警察和我形影不离呀。”

水江也笑了笑。

从时刻表上看，从东京起飞的航班有一班是 11 点 15 分的，到达出云的时间是下午 1 点 20 分。志方绫子肯定会坐这次航班来。

这样一来，水江和大形就必须乘坐由东萩站开出的 11 点 29 分的特快列车，下午 2 点 20 分便可到达出云市。

志方绫子从出云机场，水江和大形从出云市站，分别驶向日御碕。在日御碕这个舞台上，将会演出一幕什么样的话剧来呢？明天，将会迎来自己人生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的。

水江这样想着。由于兴奋，她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凌晨 1 点多钟时她才

入睡。

早上6点钟，水江一下子醒了。她一看表，情绪马上又低落了。

这天夜里，她睡得非常不好，老是处于半睡眠半清醒的状态。她在睡梦中还在想着，要给高崎的铃香打个电话。

有这个必要吗？水江醒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关紫乃原顺一的详细情况，最想知道的就是铃香了。

如同大形部长所说，在铃香身上，有着紫乃原的影子；而在紫乃原身上，又有着铃香的痕迹。如果说紫乃原在生前还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么铃香是最重要的知情人。

如果问一问她，也许会知道点儿什么。水江在梦中就决定要问一问铃香。因此，“快点儿给铃香打个电话”这个信息，把水江从梦中惊醒了。

她起来后先洗了个澡。这时的时间刚6点30分。

再也不能等待了。如果铃香早晨出了门可就太晚了。于是，她连忙坐在了电话机旁。

这个时间医院还没有开门。于是，她把电话打到了家里。

“您好，这里是紫乃原家。”

一个年轻的用人接的电话。水江也认识这个人。

“这么早真对不起。我是东京的水江。夫人起床了吗？”

水江这会儿只能称铃香为“夫人”了。

过去，水江早就叫她“妈”了，但今后永远不能再叫她“妈”了。

“请稍等一下。”

说完，对方放下电话去叫人了。

“哎呀是水江呀，早想见见你了，麻烦你打来电话。这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还好吗？我一直想见一下你的父母，好好说一下这件事。这些天来，我整日精神不好，真想见一下你呀！不过，我还没有从这件事儿中恢复过来，没有情绪，也怕影响你。不过，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心情就好多了呀！我现在连一步都懒得出去，整天坐在佛龕前，为顺一祈祷。我好寂寞呀！真的，我现在在什么心思都没有。不过，今天太好了，一大早接到了你的电话……”

铃香拿起电话，滔滔不绝地说道。

尽管水江听到的是铃香那高昂的语调，但只有她能听出来，这里面包含了多少辛酸和苦闷。

“实在对不起，这么早就打拢您……”

水江也被铃香的话感染了，她一再克制着，要自己冷静下来。

“这算什么呀，我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哪！真的，我和以前一样，很想再见一见你的。今年春天的事儿让我太难忘记了！可现在真没办法呀！当时大家在一起是多么的开心和幸福呀！水江小姐，你现在怎么样了？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也希望你能好起来。啊，好了，我不应该提这件事。它对你太残酷了！”

铃香说到这儿，竟然出现了哭腔。

水江没有插嘴的空儿，她决定让铃香不停地说下去。如果不让她说完，水江是问不出什么来的。

过了一会儿，铃香停止了哭泣，又恢复了正常。但她又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铃香才不那么兴奋了，情绪也平静了不少，不时还发出了类似儿童一般的笑声。

“这么早打来电话，一定有事儿吧？”

这时铃香仿佛才意识到自己说的时间太长了。

“啊，是、是这样的。我听说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想把这件事儿对夫人说一下，不知道您是否惊讶……”

水江担心这件事儿会给铃香带来一次新的打击。

“不，不要紧。我全都恢复了，不会再有什么惊讶的了。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铃香又像重新站起来的巨人一样，口吻坚定地说道。

“真的不要紧吗？”

水江又问了一句，然后她闭上了眼睛，仿佛下定了决心似的。

“嗯，没有问题！”

铃香又提高了声音。

“那就对不起了。是这样的：顺一先生不是他杀，而是自杀。”

水江闭着眼睛说道，她似乎不愿“看”到铃香吃惊的样子似的。

“是吗？”

果然，正像铃香自己说的那样，她的语气还算比较平稳。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顺一为什么要自杀。”

“是吗，已经确定是自杀了？”

铃香追问了一句。

“是的……”

水江又重复了一遍。

“老实说，我和我丈夫也说过好几次，都认为顺一是自杀的呢。”

“这是为什么？难道您二位有了什么线索了吗？”

“是的。”

铃香答道。

“求求您了，能不能对我说一说？”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直到今天，知道这件事儿的只有四个人：我、我丈夫、顺一和志方先生。当然还有几个人，但都已经作古了。不过，顺一已经死了，水江你也不是外人了，这件事儿也失去了时效的意义了，我就先简单对你说一下吧！”

铃香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了。

“好，求求您了。”

这次，水江从“攻势”变成了“守势”，她热切地请求道。

然而，当她听完后，只剩下哭的份儿了。

## 6

大形和水江从旅馆出来，乘出租汽车驶向了东萩车站。

他们两个人的表情都很沉闷，一路上也几乎不开口说话。

今天早晨吃饭时，水江很快就把电话中铃香说的内容对大形讲了。铃香的话使他们陷入了绝望之中。

这些事情就像使他们再次堕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界一样，深感绝望、恐怖。他们也感到人世间有那么多的无奈，而人又是那么无情。尤其是志方绫子这种女人的冷酷无情，尤如火上浇油一般，更使水江怒不可遏。

他们在东萩车站上了 11 点 19 分发出的特快列车。这是一条始于博多、终于米子的山阴本线。列车不是绿色的豪华车体，而是一列普通特快列车。

水江和大形的胸中都充满了无限的感慨，如同寻找发泄处一样，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在凝视着窗外。

列车沿着日本海行驶着。在阴暗天空的笼罩下，大海似乎也在向他们隐瞒着什么，呈现出铅灰色来。

列车依次在益田、浜田、江津、大田市各站停过。在大田市的站前，警方曾找到了志方绫子杀害大神旗江后扔下的租用汽车。

然后，志方绫子从大田市车站乘夜行列车去了博多方向。

水江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眺望着大田市站内的情景。这会儿是 13 点 57 分了。在 30 多分钟之前，绫子应当下了到达出云机场的班机了。

与志方绫子的距离愈缩短，水江的心情愈加紧张。

这不是一种不安感，因为有大形部长与自己同行，而且，早饭后大形部长对她讲了，“这件事情该结束了。”

大田市的下一个停车站是出云站，预计下午 2 点 29 分到达。

列车准点到达了出云站。水江和大形下了火车。同他们一块儿下车的旅客出乎意料地多。

但这么多旅客，并不都是来以出云大神社为中心形成的旅游胜地观光的游客。今天是 12 月 26 日，大部分人都在忙于应付过年而四处忙碌着。

时间很紧了。他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嘱咐司机尽快到达目的地。

车子向西北驶去，不久便到了出云大神社。这会儿的大神社周围，人已经不少了。听司机介绍，明天正好是“御饮井”节。

他们驶过了大神社，再向西北驶去。

岛根半岛的西端与日本海相望。车道左侧的一片白沙与青松的岸滩，叫稻佐滩。它的前方就是日御碕海岸线。

他们很快到达了日御碕。

在灯台附近，果然有一家十分显眼的“银海”旅馆。大形和水江进去后，对服务员讲，他们是来见一位叫志方绫子的客人的。于是，服务员马上把他们向里边领去。仿佛一直在等他们似的，一位女士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这个女人就是绫子。好像她已无心梳妆打扮了，但仍不失往日尊贵的样子，黑色的衣服，黑色的皮毛大衣，黑色的手提包，连长筒袜都是黑色的。志方绫子扫视着大形和水江。他们相互之间免除了寒暄，大家都沉默着。

双方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敌意，各自的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把双方罩在了一一起的大网。

过了一会儿，志方绫子慢慢地穿上了黑色的靴子。好像她打算在旅馆外面谈话。

三个人来到了旅馆外边。像是带路似地，志方绫子一个人走在前面。大形和水江跟在她的后边。

他们向日御碕灯台走去。

在日御碕的尽头，有一座高达 25 米左右的巨大岩石。在这块岩石上，有一座石砌的、据说是日本最高的灯台，看上去有 40 多米高。

来到灯台后，志方绫子交了三人份儿的参观费，参观的时间可一直到下午 4 点。三个人慢慢地拾阶而上，不一会儿来到了最顶部的瞭望台上。

水江来到台子的顶部，双手扶着栏杆。她向下一看，不禁浑身颤抖起来。

她没有料到这儿是这么高而且险峻。但向前方眺望却好多了，是一望无际的日本海。

在今天厚厚的云层下面，日本海显得那么荒凉而凄惨。虽然由于风停了，天并不算太冷，但看着那毫无生气的日本海也会令人不寒而栗的。也许大海也因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而感到悲哀吧。

“带一个同伴来是为防止不测的吧……”

志方绫子终于开口了。

由于台子上再没有别人，因此不必担心让外人听到，她的声音并不低，但却和昨天晚上的声音一样，阴沉而冷酷。

“他暂时被搜查总部解除了职务，是在休养中的。我想没有猜错吧？”

见水江没有回答，志方绫子盯着大海又说了一句。

她的话好像是在开玩笑，但却让人笑不起来。对绫子来说，她没有料到这辈子会和刑警这么频繁地在一起。

水江这时才感到，绫子似乎并不打算杀死自己，无论是否有人跟着。于是，她打算和绫子稍稍离开大形一点儿。

“好吧，说说你认为的真相吧。”

志方绫子毫无表情地说道。

这是一张连心也冻住了的女人的脸。

“说吧。”

大形也冲水江示意了一下。

“对，快说吧！”

志方绫子似乎胸有成竹地又说了一句。

她依旧是那副宁死不倒的表情。

“是你杀死了大神旗江！”

水江一字一顿地说道。

大形也紧紧地盯着绫子。

“我承认。”

绫子爽快地答了一句。

水江倒一下子愣了。

“是吗？”

大形代替水江看着绫子追问了一句。

“旗江太傻了。她这个人为了达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有相当强烈的占有欲。对这种人，任何时候都不能手软的！”

“在你做人工流产手术还没有完全清醒的时候，你无意中泄露了一个重大秘密，就是承认了腹中的胎儿是紫乃原顺一的孩子。第二，紫乃原顺一之死，与你有关。大神旗江知道了这两个秘密后，便向夫人索要巨额酬金作为保密的代价。”

“不错。不过，旗江的要求也过于高了。我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杀死她。我打算在我尽可能的范围内支付她一笔酬金做为报答的。”

“多少？”

大形问道。

“我有手饰、宝石，这都是我丈夫不知道的私房钱，大约有5千万日元吧。”

绫子看着大形答道。

“旗江没有要？”

这回是水江在问。

“旗江不屑一顾，她笑我出手不大方。她要3亿日元！”

“这太过分了嘛！”

“如果我丈夫活着，我是无法弄到这么一大笔财产的。我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这当然了。”

大形说道。

“趁人之危，提出这么苛刻的条件，是极不人道的人所干的。为了防卫，我除了消灭她之外，别无选择。所以，我把旗江骗到井部田的隧道附近杀死了她。”

志方绫子仍然毫无表情地述说着。

“你制造了一个抢劫独行女人的杀人事件？”

大形问道。

“是的。”

“这么说，大神旗江也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啦？因为她也犯了‘恫吓’和‘敲诈’罪，并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要挟你。但即使是这样，她也没有犯死罪。从夫人您的口中说出‘极不人道’这个词儿，您不觉得太奇怪了吗？”

大形盯着绫子问道。

“是吗？”

绫子反问了一句。

“不但如此，而且您所述说的大神旗江如何趁您之危，采用卑鄙的手段，向您敲诈勒索，不是正和您的所做所为很相似吗？”

大形又追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夫人为了达到目的，不也是不择手段的吗？不也是利用别人之危趁机向紫乃原顺一先生要挟的吗？为此，紫乃原顺一不才走上了自杀这条绝路的吗？”

大形紧紧追问。

“不！不！我从心里还是爱他的！！”

绫子突然声嘶力竭地反驳道。

“难道有人会逼死自己心爱的人吗？！”

大形的声音也提高了几度。

“不！不！顺一是我，我们已经有了孩子！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时光，这是他和任何女人都无法得到的爱。而且，我也绝对不允许别的女人把顺一从我身边夺走。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允许自己失去顺一！”

绫子拼命地辩解着。

“这么说，你就可以脚踩两只船，既不与你丈夫离婚，又不允许紫乃原与别人结婚！你想用这种状况来维护自己的私利！”

“不管你们说什么，我是爱顺一的！”

“不，夫人不是爱紫乃原，而是失去紫乃原后自己的私欲无法满足。于是，当你看到紫乃原将真的要离开你时，便逼他去死。”

“我怎么逼他死了？你们要说清楚！”

志方绫子反守为攻。

“夫人与紫乃原这种不伦关系暴露，或是你怀孕的事情传到水江的耳朵里。紫乃原害怕这件事情毁掉自己，而夫人正是抓住了他的这个弱点，要紫乃原屈服于你。由于紫乃原不愿解除和水江的婚约，你就用怀孕了这一武器威胁他。”

大形严厉地说道。

“是武器吗？”

“对，这是一种类似毒瓦斯一样的极不人道的武器！用他人出生的秘密做为武器迫使他人就范，难道还不是极不人道的吗？！”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绫子多少有了点儿惊讶的神态。

“今天早上，水江给高崎的紫乃原铃香打过电话了。”

“什么？！”

“我们知道紫乃原顺一是大造和铃香的养子，他们过了 40 岁还没有孩子，便抱养了一个当时还不满周岁的儿子。”

“不，其实早在顺一还没有出生时，他们就决定抱一个养子了。也就是说，还在顺一在亲生母亲肚子里时，他就成了紫乃原大造和铃香的儿子了。”

水江也补充道。

“因此，在户口本上，顺一便成了紫乃原夫妇的亲生儿子。除了十分亲近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这家的养子。于是，他便在这种亲情之中度过了十几年。这一切本不会有人知道的。”

“顺一的生父是一个 22 岁的青年人，母亲则是一个 16 岁的少女。他们毫无生活能力，也无法公开结婚。因此，如果这个孩子真生下来了，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难题。这时，紫乃原夫妇想要孩子的事情被他们知道了，于是，也就达成了那个决定。”

“从那时起，这个还在腹中的胎儿就与他的生父和生母断绝了亲情关系。这对男女是生活在群马县桐生市的人，男的叫池内昭次郎，女的叫玉野美千代。当时，负责这个交易的人就是在大造医院里工作的志方刚毅。”

“可是，这些事情在顺一上中学一年级的的时候就知道了呀！”

“是的，说出这个秘密的人是铃香的婆婆，也就是顺一的奶奶。她完全把这个秘密对顺一说了。”

“大造夫妇知道这件事情后，怒不可遏。”

大形补充道。

“然而，今天，顺一的这个奶奶和其他知情人都已故去了。目前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顺一外，就是大造、铃香和志方刚毅了。但是，不幸的是后来又有一个人，就是夫人你！”

大形接着说道。

“是的。”

绫子语气低了许多。

“夫人是从志方刚毅那儿知道的吧？”

“是的。我和志方刚毅一起生活了近 10 年，这种事儿还能不说吗？”

“共有 5 个人。但是，令这 5 个人吃惊的是 10 月 5 日后的两三天中的一条新闻。”

“什么新闻？”

绫子反问了一句。

“从10月5日那天，电视台播放了有关池内昭次郎的事情。”

说着，大形耐不住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只香烟叼在了嘴上。

“这是一个利用亲生女儿之命换取一亿日元人寿保险金的魔鬼父亲。他为了钱，竟然雇人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畜生池内昭次郎’，‘畜生池内昭次郎’，在新闻界中都是这样提到他的名字的。”

水江愤愤地说道。

这时，志方绫子依旧十分冷静，毫无表情变化地听着这些。

“从这一时刻开始，一个卑鄙的威胁紫乃原顺一的阴谋便开始了。”

大形部长点着了香烟。

为了镇静自己，他深深吸了一口。从他口中飞出的烟雾，一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 7

今天早上铃香在电话中说的情况，就像是晴天霹雳，使水江悲痛欲绝。开始她并不相信，但此时终于相信了，人世间果然存在着这种残酷的现实。她痛感只要活着，就无法避免开这种残酷的现实。

池内沼次郎这个名字极少有重名的。新闻节目中报道了他的经历。

他是住在群馬县桐生市的一户开当铺人家的二儿子。他和15年前病死的妻子美千代生有3个女儿。被杀死的弓子是他的三女儿。

在16岁时，玉野美千代生下了紫乃原顺一，后来，她成了池内昭次郎的妻子。

这绝不是万分之一的巧合了。千真万确，池内昭次郎就是顺一的生父。

紫乃原顺一也看到了这条新闻。为此，他打过好几次电话，问养父母，并还特意去了一趟高崎。但大造和铃香都断然否认，说这就是一种巧合。

这件事对顺一来说，好像看到了一只雾中的牲畜一样，令人望而生畏。水江也无法容忍这一事实。于是，在新闻界对池内昭次郎案件全面报道后的第二天傍晚，水江在与顺一见面时谈起了此事。

但在那时，紫乃原顺一忧心忡忡，心不在焉，毫无生气。

而在今天，听了铃香的话后，水江才明白了当时紫乃原为什么是那副样子了。他肯定是在忧心着那再也无法回来的过去。

大造和铃香认为顺一完全会相信他们的话，尤其是池内昭次郎这个畜生已在雾中消失了，今后顺一就是他们自己的儿子了。

但是，还有人在背后打紫乃原顺一的主意，这个人就是志方绫子！她利用消失在雾中了的池内昭次郎做为武器，迫使紫乃原顺一就范，成为她手中的玩物。

“太过分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就是畜生！！魔鬼！！”

紧紧盯着绫子的水江，眼睛中因饱含泪水而熠熠发光。

似乎绫子也感受到了这目光的刺激，也冷冷地回敬了水江一眼。

“10月31日的夜里11点左右，在深泽的公寓601室、紫乃原顺一的房间里，穿着结婚礼服的夫人终于照完像了。由于顺一不得不和你一起照了像，他认为这便意味着你和他双方之间的关系也该结束了吧！”

大形部长说道。

“好像你就在一边看到了似的！”

志方绫子眯起了眼睛，像不认识似地，仔细地打量着大形。

“夫人当然不会同意这一点。你不停地摇着头，‘NO、NO’，你绝对不允许顺一与别的女人结婚的。然而，顺一什么都答应你了，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于是你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大形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专用装烟灰的小包，把烟头儿扔了进去。

“是的。”

志方绫子像是回忆似地想了想后又点了点头。

“夫人首先打出一张王牌：如果怀孕这事儿一旦暴露，你们就全部完蛋。但顺一拼命抵抗，他甚至可以说，即使你丈夫知道了也不怕。于是，你们两个人都大动肝火，越吵越凶。”

“是的。”

绫子的口气又低沉了。

“于是，夫人便打出了第二张王牌，你认为足以使顺一屈服的王牌：如果他不顺从，就将顺一与池内昭次郎的事情告诉水江的全家，这样一来……”

“太妙了，完全是这样的。”

“这是你手中最强有力的一张王牌。不过，这并不是一亮就可以使对方马上屈服的王牌，也可能是一张使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牌。”

“是的，谁知它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也许是心中产生了后悔，志方绫子低下了头。

“当你把池内昭次郎的事儿一下子端出，顺一也一下子蒙了，因为这是他一生中的耻辱，是他绝对不希望别人知道、提起的事情！”

大形又叼起了第二支香烟，但他却没有点着。

水江盯着那只香烟在大形的两唇之间跃动。刚才这些推理，大形可从没有对她讲过呀！她认真地听着。

“是的，当时我说了这话之后，顺一现出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疯狂的表情。”

在志方绫子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上，苍白的嘴唇在颤抖着。

“顺一顿时狂乱起来，这是从未有过的疯狂举动。但是，这还并不是导致他走上绝路的真正原因！”

“好，那你把顺一到自杀这段儿的事情说一下吧！”

绫子无力地要求道。

“那当然了。如果说不清这一段，就不成为‘推理’了！”

大形胸有成竹地说道。

“那请接着讲吧！”

“顺一的这种狂乱状态，是你那番话激怒的结果，被激怒的人会反击的。于是，便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是的。”

“顺一已没有了退路和进路，他只有对你的愤怒和憎恨。他疯狂地把你推倒在床上，勒住了你的脖子，他打算杀死你。”

大形说道。

“不错，当时我的确感到了顺一的杀意，我也认为我完了。”

绫子说道。

“不一会儿，你就一动不动地瘫在了床上，也就是昏了过去。这一下可把顺一吓坏了。他当然认为他因用力过猛，已把你勒死了。”

“是的，不过，我当时是昏了过去……不过，他是大夫，应当知道……”

“是的。但当时事发突然，也许他忽略了这一点。如果第三者在场，则可能会发现这一现实的。他知道，这都是他在一气之下干的，而且，在这种状况下，他已很难使自己理智了。因为大夫也毕竟是人，在这种状态下，很难说他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此时此刻，他会十分震惊，‘我杀死了人’这一概念会牢牢地扎在他的头脑中的。”

“是的，对他来说，我是志方刚毅的妻子，而志方刚毅又是对他有恩的人。我想，那时他想只好一死了事了。”

“此时此刻，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双亲和水江的面容，他感到自己毁掉了自己的一生。这时，他只一个心眼儿地去想死，用死来解脱这一切烦恼。这种心境，往往一言难尽。于是，他拿起匕首，冲了出去。”

“我想他用我送他的那把匕首自杀，也许是对我的忏悔吧。”

绫子说道。

“从他出去到死的一小时内，他一直在街头徘徊。他痛下决心后，给高崎的母亲打过告别的电话，便到了大洋游泳俱乐部自杀了。”

“这些情况我不知道。大约在凌晨 12 点 45 分左右我才醒了过来。我看房间里没有了顺一，想他一定是为了清醒一下出去了。正在这时，旗江打来了电话，这时我的意识才完全清楚了。我想若在这儿等，也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于是便离开了公寓，回自己家了。”

绫子说道。

“第二天，夫人知道顺一自杀的消息后，为了隐瞒他的死与自己有关，便编造了一个当时你一步也没离开自己的家，不，是一直在 601 室睡着了的谎话，并谎说当时顺一接了一个和什么人见面的电话。”

大形继续推理道。

“我走了！”

突然，绫子一转身，从瞭望台向下奔去。

“其实，夫人太自私了！你完全以个人为中心，力图保全自己而不顾别人！”

大形部长似乎想让她听到更多的话，冲着她的背影更加激烈地说道。

三个人又向下走去了。他们走出了灯台。

他们背对着日御碕灯台，志方绫子慢慢地走着。也许是天色更昏暗了吧，看上去志方绫子更加难看了。

“这儿是大神社警察署的管辖区，我们一块儿去那儿吧。”

大形部长说着靠近了绫子。

“顺一已经不在人世了，人工流产后我的身体一直恢复不过来，我的心身像全都毁灭了似的。我是打算死才来这儿的。你就成全了我吧。”

志方绫子站在原地不动了。

她没有笑容，表情十分庄重，看上去她说的是心里话。

“我早就明白了，而且你是想拉着水江一块儿跳进大海的。”

听到这话，绫子回头看了一眼水江。

水江的脸上充满了一种胜利者的神情。

水江默默地看着绫子。

“10 月份在福冈市召开过一次消化系统的学术会议。”

志方绫子像一个天真少女一样，饶有兴味地看着头顶上那铅灰色的天

空。

水江知道这次会议，她点了点头。

“闭会之前，我去了福冈。在福冈我和顺一一块儿去了一个地方幽会。”

志方绫子紧紧地把那个黑色的手提包抱在胸前。

水江无言地看着她。

“我们去的地方就是这儿。从博多乘坐山阴本线的列车。知道我们一到这儿就干什么了吗？”

绫子问道。

水江摇了摇头。

“我们去大神社拜了姻缘神。”

志方绫子第一次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

她笑得是那么满足，那么幸福。

水江依旧默默无语。

“然后，在旅馆住了一夜。”

说着，她用手指了一下刚才出来的“银海”旅馆。

“那天晚上，我和顺一第一次相爱，而且，第一次就有了爱的结晶，我怀上了他的孩子。”

志方绫子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是吗？”

水江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因此，这儿是我和顺一相爱的地方。我就想把你水江叫到永远消失了的、而我依旧爱的顺一和我相爱的这块土地上来和你说这些话。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的心愿也了结了。再见了，水江，我和我的告别式也结束了。”

绫子冲水江挥了挥手，然后转过了身去。

大形部长和志方绫子并肩向警察署走去。水江像在送行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到这两个人的身影一直消失在昏暗的天色之中。

她突然把头转向了大海。

她心中的愤怒已无影无踪了。

嫉妒的感觉也完全没有了。

她对志方绫子及其丈夫，紫乃原顺一及其双亲，大神旗江，以及自己和自己全家，没有任何的悲伤之情。

冬季的日本海，是阴暗深重的大海。如果有风，海面上会翻出白色的浪花的。这样一来，日御碕的灯台会借助它发射出46万堪的亮度来的。

她在想，为什么古代人会造出这种灯台来的呢？那时的科学并不发达。

然而，胸中无限空虚、头脑一片空白的北御门水江，在灯台下显得那么孤独、凄凉。

